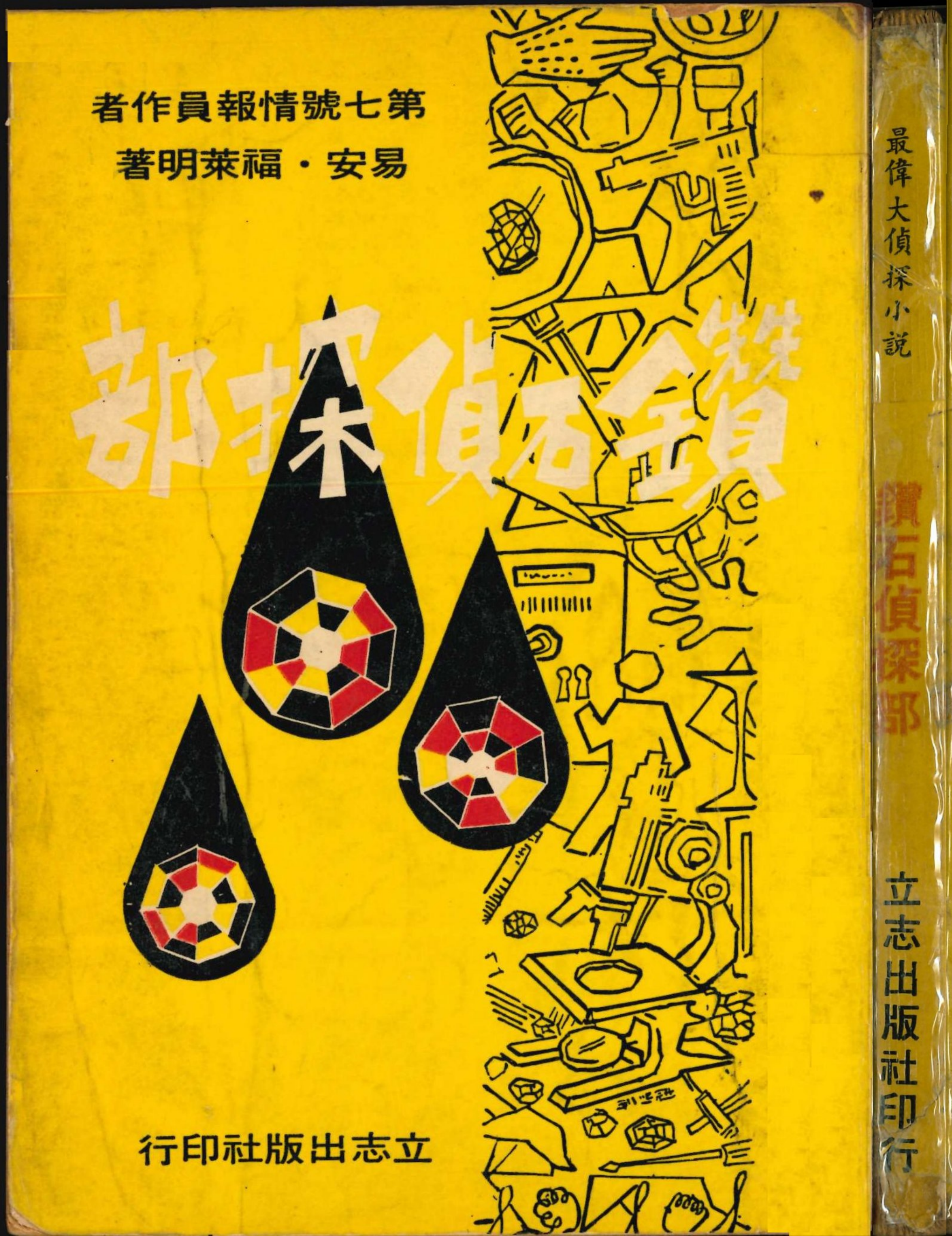

第七號情報員作者
易安·福萊明著
鑽石偵探部
立志出版社印行



最偉大偵探小說

鑽石偵探部

立志出版社印行

特價新台幣
10.00

書名：鑽石偵探部
譯者：李祥亭
發行人：周玉銘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永康街四一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號
郵撥：三三一三號
印刷者：立志印刷廠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四六一號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三月再版

定價台幣廿四元 港幣三元

最偉大偵探小說

鑽石偵探部

易安‧富萊明著

李祥亭譯

立志出版社印行

目次

序

鑽石是最珍貴的飾物，它那誘人的光澤，燦爛的色彩，一向在吾人的心目中，佔看最重要的一席。一位美麗的婦女，如是缺少了某項鑽石的裝飾，總難免給人一種「美中不足」之感，相反的，她若是適當的掛上一條綴有鑽石的項鍊，或是戴上一只鑲有鑽石的指環，將會增添她無限的高雅與美麗。

因此，在各階層的婦女中，無不以配戴鑽石爲榮。由於鑽石的價值懸殊，形色各異，於是無形中對配戴的人，也就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效果：譬如同是一塊鑽石，有的人戴起來顯得雍容華貴，有的人變得脫俗高雅，有的人呈現嫵媚，有的人顯示奢侈，有的人更加嬌艷，但也有的淫氣襲人……

這一來，社會問題隨之而生：如謀殺，搶窃，乃至艷聞醜事，無不皆由鑽石直接或間接引起，電影與小說以其作主題者，更是枚不勝擧。

世界上沒有再比鑽石更貴重的石頭了，不但女人對它視爲不可缺少的飾物，而且男人更是對它貪得無厭，有的人則是不擇手段，絞盡腦汁，以達到歸爲已有爲目的，而且是多多益善。尤甚者，如能採取一種不法的手段獲得，以乎更感到增加了它的本身價值。是的，這是人的一種心理變態，但更較適當的一個說法，倒不如稱之爲「鑽石的魔力」。

本書是依據世界最大的數座鑽石礦場爲背景而寫，對其中的人、事、地、物，皆有事實根

。該場之一位於非洲的坡里塔拉亞，每年的鑽石出產，總價超過兩千八百萬美元。

一九五七年四月，易安・富萊明會見了該場的秘密負責人約翰・布萊茲，爲了蒐集更詳盡的有關資料，曾遠赴蘇俄的魔京，並自約翰尼斯堡，到自由城，復從法國的花都抵達比利時的安烏普與貝拉特。

約翰・布萊茲會將其主持該場三年內最機密的資料，以及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相告。從這個眞實的故事之中，你可以獲得你從來沒有所說過的各種新鮮、高明、大膽以及犯罪技術的方法與新聞。特別是你將對傑曼這個人留下一個畢生難忘的印象。

英國泰晤士報對本書的評論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偉大的偵探故事。」

法國巴黎日報對本書的評論爲：「情節的動人，故事的緊張，使人透不過氣。」

伯明罕工人報對本書的評論爲：「這確是富萊明的精心結晶，比之『金手指』，『哈林巨霸』，『恐怖黨』，『金槍人』等所有作品，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前言

對南非聯邦族魯蘭的聖特露西亞河口風光，是我老早就嚮往的地方。那兒是垂釣、玩牌與看落日的最好所在，假如你在那兒有三五天的假期，保證供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獲。非洲女郎的開明與熱情，除了供你應接不暇之外，再者就是眞的給你一種「賓至如歸」之感。

一天，我剛剛鎖上約翰尼斯堡我的家門，準備四百五十哩海岸旅程的時候，突然接到一位郵差送來的一封電報。本來我不打算馬上就拆的，可是稍一留意，發現是易安・富萊明打來的，當時就立即引起了我的好奇：這位老兄同我打什麼交道呢？又怎麼會這樣湊巧，在我動身前往族魯蘭的當兒送來這封電報呢？

他在電報中問我，於最近數日之內，在什麼地方與什麼時間可以在電話中同我談談。我當時回答他的是：「族魯蘭聖特露西亞旅社的任何一個黃昏」。這就是我們認識的開始。

未幾，我收到了他的一張字條，這張富萊明的親筆，迄今我還妥善的保存着，視爲一件最珍貴的紀念品。在那張小紙條上，他這樣的寫着：

非常歡迎！我住五十二號房間。在你抵達時，打個電話給我，我們要好好的乾一杯。太好太好了。

易安・富萊明

我頂喜歡他的不拘小節的作風，同他在一起時，你會發覺他沒有一點兒臭架子，可是，正因爲如此，他也會使對方無法擺出臭架子，與他談話，好比順水行舟；輕快，舒適。

我們經常在倫敦，聖特露西亞與摩洛哥的城之間用電話或電報閒聊，可是在亂扯一陣之後，總是離不了一個原則；那就是他向我提出若干有關鑽石方面的問題。

當然我曉得他的目的，當然在可能範圍之內，我也不會吝嗇。因此，我盡可能的，零零碎碎的，把我所見所聞，以及我日記上的記載，都一起給了他，作爲本書的主要骨幹。所以，這部書應該說是一部眞實的報導。

爲此，我們曾在丹吉爾舉行過一次非正式的會議，時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初。當時礦場安全負責人比西。司里脫爵士業經退休。他曾主動向我保證過，如果有需要他的時候，他會隨時回來的。

在司里脫退休之後，於東堡尼渡假時，曾收到前英國大使，現任倫敦礦產統一委員會主席李勃爵士的私函。表示包括奧班邁爵士在內，大家都對他極感興趣，並謂如果他肯幫忙的話，將會支最高級的薪金。

對於此種誘惑性的邀請，當然是使人一想就會曉得與鑽石場直接間接有關。另一個最大的原因，是傳聞司里脫有其他的打算，所以奧班尼決心以先發制人的手段，建立一個組織，以對抗與競爭之。（當然另外還有目標）

對於此種問題，又有誰不感興趣呢？比西爵士立即飛赴來兹堡，當時奧班邁爵士正在該地渡假。在相見之初，比西對奧班邁的儀表與果斷大感意外。使他尤爲不解的，是不知道爲什麽這位爵士的自傳迄今還沒有着筆的道理。

奧班邁—這位全世界的鑽石大王，遠在一九零二年即已從事鑽石的買賣，因此，在這方面的行情，他瞭解的很多，特別是他收藏的各地名貴鑽石更是爲人側目。

相談之下，結果極爲圓滿。因此奧班邁爵士商請比西作一次長途旅行，探討各地的行情趨勢，作一詳細報告，供作參考。

在比西應允之後，於一九五四年的三月間，同着另外二人一起離開英國。於六個星期的時間裡，他走遍了阿克拉、安庫塔、牙格買、里歐維賴、沙克巴、貝王卡、族魯班、多都、伊麗莎白維爾、拉沙土、薩拉木、華地、魯賽卡、沙利斯堡、普里土瑞亞以及約翰尼斯堡等地。

當我聞悉這段旅程之後，萬分驚訝。在六週的時間內，對一位六十六歲的老人而言，如沒有特別健康的身體，是決不容易辦到的。因此，無形中使我產生一種歉意—我不應該接受他退休的申請的。

在其六個星期的旅行中，根據他對我的描述，那些他見到過的礦場與鑽石，確實是使人眼花繚亂的。單就那些小如豌豆，大似胡桃的各型各色的鑽石，其數目之多，簡直構成了天文數字。而且差不多的礦場，都是如此。

他曾半開玩笑的說：當一個人三天沒有吃飯的時候，他就會瞭解强盜之何以會做强盜了。相同的，在看到那一堆堆的寶石時，也就很容易連想到何以搶刼，謀殺等案件，在礦場中會那樣多的原因了。

每一座鑽石礦場的消耗（浪費）都是驚人的，此種消耗是專指明偷與暗竊，非法買賣與違禁開採等等而言。例如說：一座礦場每年可以正當的收入一百萬元，而在上項的消耗數字，却要比正當的收入超過百倍以上。

針對此次的旅行觀察所得，比西爵士會擬定了一個完善的計劃，並且獲得多方面的讚美。當他回到倫敦之後，首先同我研究，並要求我試辦：這就是三年之後，我在丹吉爾會見易安・富萊明的原因。

在丹吉爾的那段日子裡，我好像服了一劑苦藥之後，又喝了一杯可可，所有的問題都不是當時所料想到的。在「國際鑽石安全組」裡工作，並不是開玩笑的。除了負責安全的事項之外，還要注意鑽石的出路：調查它是不是去了歐洲？去了中東？還是流入了鐵幕？首先在安全上就是困難重重的，其他的也是一樣。

困難的情況繼續加重，後來我們採取了一項不得已的方法；那就是購買私梟的非法贓物。黑市交易場包括了賴比瑞亞、洛利西亞等地的是非之地。不過，後來檢討的結果，此項辦法得不償失。

一九五三年九月，南非聯邦最高法院院長克拉沙先生，曾非正式的宣佈過：就檔案得知，所有的鑽石竊犯，可以分爲兩類：一種是專門的，一種是被騙的。可是治安機關對於這兩種人物，實有「野火燒不盡」之感。

鑽石私梟們的組織龐大，他們大部份均與鐵幕的商人有勾結，因此，時常依仗共黨的幕後支持，打擊鑽石公司，有的時候甚至純粹立於挨打的地位，一點也抬不起頭來。所以唯一的對策，是要自由世界的各方支持，不然，市場的混亂情形，就一時不易平息了，縱令治安單位使出吃奶的力量，恐怕也難達到理想的效果。

若干年前，西拉良市的政府當局，曾下定決心肅淸鑽石私梟，並要求英法等歐洲國家政府給予協助，結果在一年的時間裡，不但毫無成績，反而愈弄愈糟，每月的走私額，亦由八萬英鎊增至二十萬英鎊。

好了，閒話說得已經不少了，讀者們還在急着要看正文呢！現在讓我最後在本書的前面再作兩點綜合性的贅言：

一、易安・富萊明先生，能運用他的那枝妙筆，把這個故事寫出來，確實是難得的，它不但對全世界愛好偵探小說者是一大佳音，尤其對身爲「國際鑽石安全組」一份子的我—約翰・布萊玆—比西爵士，以及鑽石公司來說，更是一件光榮與有錢難買的事情。

二、我本身的工作做的並不理想，也就是說，當前的非洲鑽石私梟羣，其活動之烈，依然有

增無減，而他們究竟是如何從事不法，在本文中，各位自可一睹他們的嘴臉。

最後本人要聲明的一點，就是：爲了某種關係，在我同易安・富萊明先生述說我曉得的情形時，曾獲得作者的同意，對若干人的名字，是採用冒牌的。這並不是我向惡勢力低頭，而是站在礦場生意的立場上，我必須有此顧慮。

約翰・布萊茲・

第一章　布萊茲這個人

當電話鈴聲響的時候，我正在回味着一則智利的笑話，寫一封來自墨西哥城的回信。時爲一九五七年的四月。風和日麗，是四季中最美麗的一段日子。

打電話來的是一位朋友，他的聲音有點失常——應該說是有些神秘。

「你還記得比西・司里脫這個人嗎？聽說最近他將有資料供給你。此人對你所寫的書極感興趣，尤以對鑽石方面的偵探故事爲最。据說你的所有作品，他沒有一部是放過的，而且每部書甚至要看五遍以上。在世界上可能他要算你最忠實的一位讀者了。

「在翻來覆去看過你所有的偵探作品後，使他產生了一種感想：他認爲你有足足有餘的能力與把握寫好一個他的故事：他所身歷其境的一個活生生的眞實故事。

「爲了能做到充分的合作起見，他老早即已開始準備資料，計劃把有關的全部事物都告訴你：特別是事情發生的詳細時間與地點，以及有關人員的背景等等。此外，並坿有若干有價値的人、地、物的照片。

「在不久之後，對於這個故事，我已經聽到了一部份：啊！緊張，刺激而吓人：吓死了人！

「此人現在工作很忙，但儘管如此；他仍然希望找出時間來見見你，不過地點的問題値得研究，因爲他的意思是在非洲，而非倫敦。至於在非洲的什麼地方，我當時沒有記得十分清楚——

彷彿是在摩洛哥的丹吉爾。現在的問題在你了，怎麽樣？你能不能抽閒呢？」

對於比西・司里脫爵士其人，我過去曾經聽說過，也瞭解一些，特別是在他的職務方面，爲了治安的問題，確實費過不少力。我知道在鑽石界中負責治安工作，是一件非常辣手的事，尤其是他身爲這方面的總負責人，更絕非一位智力勇氣不够的人所能勝任者，不然，腦袋將時時有搬家的可能，甚至死後的屍體，都會被私梟丟到萬丈深谷裡去。

在比西爵士宣佈退休之後，我聽說他被比爾斯羅致了去。任務當然是有關鑽石礦場方面的工作了。自那時開始，近數年來，他的相片就一直不斷的在各報刊上出現；有的報導他的過去，有的描述他的現在，也有的談論他的未來。

据悉，邇來礦場方面的空氣十分緊張，鑽石損失的數量，已經大得驚人，單就走私出場的而論，每年就要失去一千萬鎊以上。這是一個令人關心的數字。

因此，在我接到那個電話之後，極感興趣，果眞那位假名字的偵探能供給我所有寶貴資料的話，那簡直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了。至於我已經準備好了的假期與旅行，是用不着考慮的：我會全部犧牲。

不過我現在尙有一兩個問題。就以上所言，這些關係如果牽涉到比爾斯身上，會給他帶來好運嗎？我的看法未必。

其次，就這種情況而論，是不是另外還有更具秘密性與價值的資料呢？對於這個問題，我不

敢輕易回答。不過我的那位朋友倒認爲是不會的。我的朋友都是好人，都靠得住，不然，我也不會把他們視爲朋友。所以當時在電話中，我毅然而肯定的對他說：「我去！」

在我決定前往之後，我的朋友立即把那個人的名字告訴我。他就是約翰・布萊茲—他的一個別號字—很多的別號之一。另外又告訴了我他的電話號碼，以及族魯蘭的有關風俗人情等等。

一個星期之後，一位來自蘇格蘭場的朋友，走來和我見面，這位朋友是我所有的朋友之中最溫和的一位，他是專爲送信來的。另外還有一位來自比利時安烏普的小矮個子男人，他手中持着一封有關布萊茲的海底電報，無形中我們三個人就構成了一次非正式的小型會議。會議內容，恕我暫時保密。

當時我曾打電話給他，可是接電話的人對我說他出去給白犀牛拍照去了——拍一些怪誕難得的野外鏡頭。

不久，我即乘着法國航空公司的班機，抵達丹吉爾的伊爾美薩大旅社。在那兒，我耐心的等待着，一直到五月十三日，才算眞正的與他—約翰・布萊茲—連絡上。

對於布萊茲的初步瞭解，我最先知道的是：他是財團公共學校畢業的，並讀完了牛津大學。後來到國庫律師辦公室去服務。當戰爭爆發時，他加入了鄉團隊服務，階級是一名普通列兵。

由於他工作認眞，且具有軍事方面的頭腦，對於各種工作表現極其突出，致而在軍中的活動一帆風順，最後升到中校的官階，並且在戰場上，有過輝煌的戰果，成爲一位最優秀的校級幹部

。

大戰結束之後，他轉入到礦場的治安機關工作，並曾偵破舉世聞名的弗卡斯鑽石竊案。贏了一致的讚佩。(按該案是於一九五一年秋，發生於坡里塔拉亞鑽石礦場外十五英里的寒谷道上，當時有五個私梟冒充該礦場礦工，把一名眞礦工名叫喬亞凡的挖土手擊成半死，身上塞滿了鑽石，丟在一輛汽車中，並以毯子蒙上，假裝墜石被擊重傷，送外求醫。事爲他所探悉，單人獨車將私梟生擒而歸。雖然在那次他的左臂也中了一彈，但他依然圓滿的達成了那次保護礦場的任務。事後調查，該批鑽賊全是來自鐵幕之內。包括蘇俄與保加利亞等四個國家的國際强盜。他們都是由其各地大使舘等外交機關，辦理接送工作，並奉共酋的指示與支持。据悉那次截獲的鑽石數量，價値在二十萬五千英鎊之上。

爲了進一步的瞭解國際私梟的動向與組織情形，他曾深入虎穴—打入共黨窃盜集團之內。當然是一項極其危險的工作，只要稍露馬脚，即時就要丟命，在這種戰戰兢兢的生活中，他過了半年，做過無數次的通風報信工作，也間接爲礦場做到了保護的責任。

一九五四年，他又被重金調回，與比西·司里脫合作幫助鑽石的經營工作。

自此之後，在三年的時間內，布萊茲幾乎走遍了整個非洲與歐洲。而且威名就此遠揚，諸如貝拉特，丹吉爾，安烏普，巴黎，柏林，乃於至魔都莫斯科等地，提起約翰·布萊茲的名字，凡是鑽石圈內，沒有一個不曉得的。

可是，儘管他智勇双全，仍然有好幾次險些在陰溝裡駛翻了船，其中最危險的一次，是在他從共黨窃盜集團回來之後一個半月的一個晚上，三個大漢把他圍困在一座車棚中，他們個個手執鐵尺，向他一步步的逼進，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機智的約翰·布萊茲，在赤手空拳之情形下，竟能在擊倒一個大漢之後，生擒兩個，造成以寡敵衆的輝煌戰果。

寫到這裡，讀者們一定想知道他如何脫險與擊倒一個大漢的方法，好的，筆者樂意奉告各位：當大漢們開始向他逼進時，手無寸鐵的布萊茲在「人窮技生」的情形下，即迅速的蹲下身子，抓了兩把沙土，由於是在夜晚，視線不清，致使大漢們誤以爲他是取了兩塊石頭，因此不敢冒險攻上。

當他們三人逼進至三步左右的距離時，布萊茲閃電般的把手中沙子向着其中的一個撒了過去，並當即隨着撒出之勢，猛跨一步，舉拳擊在對方的鼻子上，使其昏迷倒地。當其他二人上前時，正好左手中的沙子撒出，因此兩個人的在同時間裡，双双停止了下來，閉上了眼睛，蹲下了身體。布萊茲檢起那個被他擊昏大漢的鐵尺，輕而易舉的將那個睜不開眼睛的大漢制服。

布萊茲確實是一個忙人，好不容易才等到他來。那一次的會面，是在米查市我的房間內。

看上去，他的年齡約有四十五歲左右，他穿着一身英國料子的淡藍色西裝上衣，淺綠色的粗呢料大衣，鐵灰色長褲，深綠色汗衫，白絲質襯衣，綴黑色領結。就以上的那一身裝束，乍一看去，使人相信他至多不過只有二十四歲的年紀。

一般說來，他並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可是在普通的眼光中，仍然不失爲「一表人才」，够得上「男子氣」。

他精明，伶俐，有幽默感。黑色的頭髮，已有一部份變成了灰白。他的眼睛像有點青板石的顏色，看起東西來，眼球微微的向右上角翻動着。不曉得是他的習慣，還是故意那樣的。

他笑起來很和藹，聲音在遲疑中充滿着鎮靜。謙遜是他的最大優點，再加上一些英國式的保守幽默，因此談起話來，不會使對方感到乏味。

在談話中，除了可以很容易的發現他的謙遜、和藹與幽默之外，再者，就是算他異於一般人的愼重了。這於我們談話時可以獲得證明。每次在我向他提出問題，或是在他說話時，我不懂，中途插嘴的時候，於他回答我之前，一定要再把我的問題重復一遍，證明確實他沒有聽錯之後，再行回答。

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他始終參考着他的日記本，像是一位準備上講台的教授，也像是一位做實驗的科學家—他的頭向前微傾着，右肩略略擡起，不斷以手指翻閱着那本日記：時兒翻過來，時兒翻回去。

他是一位典型的英國「無名英雄」，在初次交談之後，我發覺我越來越喜歡與他聊天了。

那天當他抵達的時候，他顯得很疲倦的樣子，那證明他經過了一段長途而辛苦的旅程，可是，也頗使我感覺不安，因爲在我想，我妨碍了他的休息了，他應該首先恢復一下疲勞才對。

他有點害羞的樣子，這是令我極感意外的。對於丹吉爾的環境，他似乎仍然有點不太安然。因此，在我們碰頭的那一個星期之內，他曾一再堅持我們約會的時間與地點，不能太保守與公開了。

在他的表情上，我可以看得出來，也許是他出生入死的日子過得過多了的關係，因此，他好像在處處爲着安全着想。沒有一個適當的時間與地點，他就無法在他的那本亂七八糟的日記中，有系統的說出他經歷的眞實的故事，也不能安心找出事情發生的眞正時間與地點。

我們所採取的方式是這樣的：在他述說的時候，我在一旁筆記，除非有特別的疑問，我不中途插嘴，待記完一段之後，再交由他過目，以免錯誤。一直到他述說完畢，我們都是採用這種方法的。雖然比較麻煩些，但是由於他的熱心，再加上我的耐心，所以我們始終保持着愉快的心情。自然進行的也分外順利。

布萊茲的生活很有規律。他甚少抽烟，也甚少喝酒，更不賭博。在他的生活環境來說，能養成這種好習慣，的確是太不容易了。當我們初次見面時，交談了一陣之後，他好像興起了無限感慨，緩緩的站身起來，走至窗前，先是痴望着聞名的伊爾美隆花園，園內的玫瑰，秋樹與紫藤。繼而微仰面孔，越過花園，把目光停留在一片建築物上—這兒就是卡斯巴—背影反射出無限的混亂與茫然。

我立即意識到他一定有些難言之隱，或是有着極多傷感之事。因此，我依然靜坐在那兒，沒

有打叉。

良久，他緩緩的轉過身來，躊躇了一下，接着坐下來又繼續了他的故事。至於他是否刪去了什麼，他沒有說，我也沒有問。下面就是我問他提出的幾個問題，他的回答，我的筆記：

「一九五四年某一天的早上，我的老上司——他剛剛退休不久——邀我到他的俱樂部中去吃飯，席間，他問我是不是願意放棄軍事情報的工作，加入鑽石界來服務。薪水全在比爾斯處支領，保證是最高級的待遇。

「當時我沒有馬上答覆，原因是我需要衡量一下自己。其實，對每天千篇一律的例行公事生活，我確是早已厭倦的了，可是，繼而一想，不管怎樣說，一個人的一生中，以年齡而論，三十餘歲，或是四十出頭的人，畢竟是變換工作環境最理想的階段：因爲太年輕了，缺乏足够的工作經驗，過年邁了，又不會受人歡迎。

「比西．司里脫在各方面的表現均極優良，做事如此，做人亦然。這是我直接間接自奧班邁與比爾斯處聽說的。其他的人也都是如此說法。

「我有好幾天的夜裡沒有睡着覺。我左思右想，再三的考慮着這個問題。稍微有一點頭腦的人，都會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絕不可與街頭指揮交通的警察同日而語。那是戰場，實實在在的戰場。

「可是，怪就怪在這裡，當我反覆的從薪水的多少，工作的時間，份量的輕重，一直考慮到

動槍用刀時，它居然越發使我產生了興趣。在我答應了下來之後，於一九五四年的八月，我乘船到了約翰尼斯堡。

「請原諒我不能告訴你這個鑽石故事中的若干內幕新聞，因爲它牽涉到一些私人生活的問題，以及某些友好的名譽問題，站在道德上，我必須作有限度的保留，這是不得已的事情。不過你盡可以放心的，我所告訴你的故事，絕對都是眞實可靠的。」

「在你到任之後，相信對你們貿易的總値與市場一定是曉得的了？」

布萊茲聳聳肩膀，然後說道：「一年總在一千萬鎊以上。」他頓了一頓，又接着說：「是年，據一位在經理部門的同事稱，單獨銷往南非各國的，就價值一千萬鎊。

「但是鑽石也給服務人員帶來了生活上的享受，如電燈的設置，以及汽車的代步等等，這都是過去所沒有的。

「另外，爲了買賣的方便，他們又建立了一個組織，其名爲『鑽石企業公司』，此一組織之成立，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除去加强了原有的礦場業務之外，並發展了若干新的鑽石礦址。」

布萊茲又翻動了一頁他手中的筆記。「他們發現第一座礦場是在一九〇二年，也就是這個時候與在這座礦場中，著名的鑽石礦柯里納以及其他的名貴鑽石礦正式問世。繼而於一九〇八年，在西南非洲一帶發現了沖積礦源，一九一六年在剛果又發現了深層礦源，一九一六年在普陀岩發現了安古拉礦源，一九一九年在金海岸發現了工業用的鑽石礦源，一九二六年在里坦堡發現了紅

鑽石礦源，一九二七年在南曼庫蘭地發現藍色的鑽石礦源以及一九三〇年在溪拉里尼發現了最大的一處礦源等等。而其中最著名的威廉遜礦場，是於一九四〇年在坦干伊克發現的。

「在這些礦源相繼出現之後，會經一度發生了礦工荒，鑽石公司與比爾斯更是被弄得手忙脚亂，在日夜輪班開採的情況下，浪費的鑽石無法數計。大部份已經開採出來的各種成品，都是先行運往倫敦鑽石公司，然後轉售世界各地。」

布萊茲又翻動了一頁筆記。「當然，以上我所說的，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大部份而已，還有若干我準備追記尙未寫上去者。」他非常誠意的說。「整個的西南非洲聯邦礦石公司，幾乎全爲比爾斯一人所掌握，此外，在德國境內的約翰尼斯堡礦場，亦與比爾斯有關。

「在銷路方面，用於女人裝飾上之名貴品，遠比不上用於工業上者。前者銷路較好的只是在法、英與美各國家，而且都是正當的交易，懸殊不大，但後者却大爲不然，由於在若干的工業機器上，對它不可缺少，致而往往行成搶購的現象。

「就以美國、蘇俄、日本、英國、德國與其他鐵幕內的若干國家來說吧！他們就是拚命的搶購，有的甚至預先付款。此種情形，十餘年來，一向如此，只是外界甚少知道而已。

「在各方搶購之下，於是黑市的情形出現了，而構成黑市的原因，一方面是供不應求，另方面是私梟的從中取利。這一來，無形中影響了治安，結果吃虧的還是礦場。

「每一個鑽石竊賊與私梟，都有幾手絕招，跑、藏、鬪、騎馬、開車、操舟等的功夫，樣樣

高明，使人防不勝防，再加上若干以堂堂外交人員的身份掩護，因此更感棘手。

「會使你感到意外的，在那些竊賊之中，時兒出現一兩位女性，她們有的女扮男裝，有的單槍匹馬，穿着入時，以名門閨秀的身份出現於礦場。聲名參觀，或是訂購，但目的則是順手牽羊。

「她們眼明手快，只要陪伴的人員稍一大意，一顆鑽石立即會人不知鬼不覺的送入特製的褲袋之中。此種褲袋垂於小腹之下方，除非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證明她確實偷了，否則就不好意思加以檢查。如果她發現有人對她懷疑時，她會自動把衣袋翻過來，並送給你幾句風涼話。

「她們個個藝高膽大，利用男人的弱點，以姿色先將陪伴的人吸引住，參觀一陣之後，停在她準備動手的目標附近，然後同男人閒聊，秋波頻送，豆腐奉贈，人非草木，就在你稍一大意之瞬間，她已成功的得手了，於是同你握個手，來聲「謝謝，歡迎來玩」，即行離去。

「陪伴這種參觀的艷賊，除了老闆之外，能做到『絕對負責』者不多，據我所知道的，有下列的幾種情形與原因：

「一種是不注意，正以爲參觀者與他是一見如故呢！待那位小姐給他留下一個假的姓名與地址絕塵而去之後，他才發現在鑽石盤中的樣品，短少了一顆。唯一的補救辦法，是與治安人員打商量，謊報搶竊，編造故事蒙騙老闆，當然這中間得要給治安人員一些好處，但不管何種好處，羊毛出在牛身上，倒霉的總是礦場的老闆。

「一種是獵艷：此法爲陪伴的人，故意讓參觀的女客人偷竊，然後將她捉住，當場聲言送警，實際却送入了旅館，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對於這種『床上的懲罰』，本來在她就不當作一回事，失風一次，並無虧損，下次再來。

「另一種是合作；在合作之中，又分爲兩項，一項是言明以肉體交換，一項是賍物被帶出場後朋分。在以上的三種情形來說，以這一種較多，老闆也最傷腦筋。對於這種女客人，絕大多數是來自蘇俄與保加利亞等共黨國家。」

說到這裡，布萊茲微笑着搖了搖頭，現出無限感慨的樣子。我沒有插嘴，也沒有作何表示，只是低着頭筆記他述說的資料。布萊茲又翻了一頁筆記，停頓了一下，接着說道：

「機器上所用的鑽石，我剛才已經說過了，一向是供不應求。有時候偶爾剩餘一些二流貨色，也是被置於易銷品之列。

「鑽石公司每月至少要掌握一個定量的是類鑽石，以應付各方的搶購，每一個定量的總價，約爲三百萬鎊，或三百萬鎊以上。此爲光明正大的交易，其他利用種種不法手段者，尙無法數計，也沒有辦法數計；其原因爲：一方面鑽石的產量太多，再方面是不法之徒的技術高明：眞是能做到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步。

「對於機器用的鑽石，鑽石公司也有安排，他們在出場之後，經過整理與加工的手續，即行運往安烏普、貝魯特，或是其他的地方。並趁機在各地尋求別類鑽石的市場。在以上的這些地區

，他們也收購私貨。爲防擾亂市場，雖然明明曉得百分之百的私貨均爲他們場內的產品，但也照買不誤：說起來，這眞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

「由於這種行業利潤太大，致而難免引起很多國家的嫉忌，其中尤以鐵幕國家爲最。因此他們想盡辦法偷竊、搶奪、擾亂、破壞、祈求混水摸魚。可是儘管如此，他們並發揮不了太大的作用；在外人看來，他們的私梟，或是男女竊盜每月每年弄走的爲數不少，但比起總產量來，仍然是微乎其微。

「方才我曾談到這是一宗大買賣的問題，現在我可以再行加以說明，就以一九五三年而論，於我正式到任之前，單就合法的經營數字，即已達到了六億英鎊的紀錄，迄今來說，恐怕早已超了七億英鎊以上。其他黑市以及流入鐵幕之內者尙不在此限。

「比爾斯爲了『開源節流』政策，曾動了不少的腦筋，希望能在正當的銷售上增加，黑市上減少，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得的效果，總是不能達到理想。」

「所以，現在我才明白，世界上的事情，能盡如人意者，確實太少太少了。就當前來說，該地鑽石私梟，據我最近所得的消息，他們的購價，不管是從鑽石竊盜，或是歐洲某些官員手中轉購者，單以藍、白二色的貨色而論，從一九二九年每克拉的七十馬克，已漲到當前每克拉二百三十馬克。

「這也正是何以是項買賣如此熱門的原因。我們還清楚的記得比西司里脫爵士曾在我面前說

的一句話；那是一個問題，他向奧班邁爵士提出的；該問題爲：『你到底還能讓我怎樣做法呢？『從這一句話中，就不難想像這個行業的一斑了。』

我取過一支香煙給他，並爲他以火柴燒上，他向我點領示意，然後啜了一口咖啡，接着把視線又移到他手中的筆記本上。首先聳了聳肩膀，繼而接道：

「現在聽說似乎比以前更難辦了；那些組織龐大的走私集團與竊盜們，不但人數衆多，而且裝備優良，除了普通的馬匹、汽車之外，還有快艇與小型飛機以及直升飛機，槍枝更不必說了，手槍、步槍都有………」

「這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可是，我不太明白，這些人總得有一個立足點的，就以飛機而論！是從何處飛來？又飛往何地呢？」

布萊茲取過一幅要圖來，並隨手拔出一枝鉛筆。在那幅要圖上，清晰的劃着若干條縱橫的直線，每條直線的兩端都運接着兩個地名。在那些地名中，包括莫斯科、安烏普、柏林、巴黎、達克、自由城、貝魯特、安哥拉、魯賽卡、約翰尼斯堡等等。內中也有一些較細的線，那是紅筆劃的。

「當我們抵達約翰尼斯堡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建立通訊網、情報網，在世界各重要城市設立機構。最初，還談不上什麽收獲，漸漸的，那些機構發生了作用。」

此時布萊茲突然吃吃的笑了起來。「門外漢辦這種秘密性的工作，畢竟是外行，當我們的若

干機構剛算有點效果之後不久，消息全被外界探悉了，」他說着取過一幅剪報來。「瞧瞧吧！我們自己的人還有沒完全摸清的資料，報上已經刊出了！」

「一點不錯的，約翰尼斯堡是我們的大本營，其他的分支機構分設於克巴里、自由城、安烏普、巴黎、倫敦………。」

「倫敦？」

「是的，」他解釋道：「倫敦是主要的轉運站，也是最大的銷售市場，大部份的產品，都是先運到倫敦，透過公司組織，銷往世界各地，所以它對整個世界市場而言，有着極大的影響。」

「我曉得。」

布萊茲又接着道：「除了以上各地的分支機構外，比西司里脫與我等若干人，又另外組織了六個活動小組。對於這六個小組構成份子的名字，我得要求你不要把他們寫出來，因爲這是一張秘密的名單，我們曾經擔保過，在任何情形之下也不准洩露的。

「不過，我可以這樣告訴你，這六個小組的人員，全部都是英國人，個個都是有着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者，而且他們沒有一個壞人：品格高尚，忠於職守。

「對於以上的那些機構與小組，我們給它起了不太高明的名字：管它叫『國際鑽石安全組』，簡爲『I・D・S・O』在這個組織之中，我們特地請了一位小姐，她的條件，在各方面都算得上頂呱呱的。她專門負責着我們的有關紀錄與報告，以及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包括通訊、聯

絡與補給等等任務。

「我們經常身上都要攜帶武器的，原因是我們不能束手就擒，在若干情況之下，它不但可以自衛、捕盜，最大的用處，是它的嚇阻作用，它可以制壓下不少數要發生的事情。但是，儘管如此，我們都極少用它，除非萬不得已的時候。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規則與密碼，電報如此，信件如此，有線電話也是如此。除非我們內部的人員洩露之外，外面的人是不容易探悉的。不但如此，而且我們還不時的更換，就同軍中的口令一樣。

「我們曾用了大量金錢，買得當地有關機關的合作。當然，英國外交機構以及國外的屬地警察，是一定會協助比西司里脫的了，這與國家本身的利益有關。

「在南非一帶，大部份的鑽石罪犯，皆與『南非警察局鑽石偵探部』有聯絡，他們有辦法阻止，可是事實上，他們也有頗多的困難，此種困難，是一言難盡的。

「比如說吧！如果光是爲了錢，這事情並不難辦，而有的時候，是受了共黨國家的壓力。好在我們還可以採取其他的辦法，以私人的關係，向他們交涉、探聽、早作預防措施。

「這樣沒做多久，大概從一九五四年尾，到今年春的樣子。在這段期間，爲了探聽各種情報，確實化了不少的冤枉錢。」

第二章　土狼、巨蛇、魯魯洞

夜裡，我躺在床上，回憶着布萊茲所講述的一切，我有些不解，爲什麼他竟然連極爲神秘的，應該保留的也告訴了我。

一般而論，凡是幹他們那一行的，對於有關方面的保密，是必須具有相當修養的，這是責任問題，不管現在離職與否，都有代爲保密的責任，主要的是他原來服務的單位，現在還存在着。

想着，想着，不禁越發使我感到他待人的坦誠，與故事的眞實可貴了，這對我未來寫這部書時，不啻是注射了一針强心劑。我決定要好好的把握住它的生動，寫出它的眞實與最珍貴的部份。

一部好的偵探小說，必須有生動的開始，生動的結束，與生動的過程，這還不算，其生動的程度，應該步步加深，成爲一個倒過來的金字塔形，如果結尾能出人意外，更屬錦上添花。

經過一夜的休息之後，來自布萊茲故事中的緊張已漸消失；他那種述說時的表情，也已不再使我像當時那樣的感覺有些透不過氣了。

他不反對我們第二次，第三次的見面，可是他都强調下次碰頭的地址必須變更，他說：「只要是我在丹吉爾，只要是我有空閒的時間。我是樂意與你談談的，不過地點的問題，我們最好能變動一下，不然——不然－我應該怎麼說－哦！不然，太單調了！」

這一次的約會，是在一家咖啡館裡，這家咖啡館的名字爲「大巴黎咖啡室」。地方確實是不小的，也正由於它的房間太寬敞了，致而顯得有些冷清清的—生意冷清清的，空氣也冷清清的。使人無形中產生一種「落葉」之感。

我們選在靠近內側門旁邊的一個角落的位置，要了兩杯蘋果汁，又要了兩杯熱咖啡。

首先我問他，關於昨天所說的內容，會不會有事後的顧慮，以及是否日後會遭受到有關方面的反對。

布萊茲聽到我向他提出的問題後，發表了一大片他的看法，同昨天一樣，他的看法，對我來說，不但坦白，而且熱誠。

他說，關於鑽石走私的各種情報發表，對任何人都沒有損害的：首先，在礦場來說吧，他們可以多曉得一些走私，竊盜的方法，而針對那些方法，採取預防的措施。因此，這等於是場方不支薪金的顧問，自然他們不會反對，而且絕對會表示歡迎。

對於私梟與一些竊盜而論，也有好處。這又是如何解釋呢？在布萊茲未告訴我之前，我也是同各位一樣的莫明其妙。

他說，不法之徒，做案的方法是經常變更的，不但變更，而且他們不斷的研究出若干新的花樣來，使場方失了窃之後，還不知道是如何被偷的。

如此一來，原本就花樣百出的盜竊方法，再加上新創造出來的妙技，絕招，就難免使治安人

員應接不暇，防不勝防，以及無所適從了。

國際礦石安全組破了不少的窃案，也確實發揮了很大的嚇阻作用，可是，對不法之徒而言，能做到一網打盡的地步，恐怕在短時間之內，還只能算是一個希望而已。儘管是南非以及其他各地的武裝警察們也協助他們不少，但距理想的程度，至「夜不閉戶」的時期，尙有一段非常遙遠的路程。

布萊茲的觀點，無形中使我堅强了不少，既然他能毅然的如此說出，而且沒有一點兒不妥的顧慮，當然他有他的把握，而在我來說，提筆前後，自然也用不着有什麼畏首畏尾的了：那就是：他能怎樣說，我就能怎樣寫。

過了一陣之後，我已完全瞭解了布萊茲的立場，於是我們轉變了話題。首先我向他請教，那些鑽石私梟以及所有的不法之徒，過去都是些什麼類型的人物，出身是什麼？

「哦！你是說那些傢伙的出身是吧？」布萊茲笑着說：「那可就一言難盡了。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包羅萬象。地痞流氓固然有之，但政府官員亦有之。爲共黨利用者有之，見財眼紅者有之。受環境所迫者也有之。產生一種莫明其妙的心理作用者亦有之。

「舉例來說吧，有一位地方政府的官員，據調查，平時工作成績極佳，過去亦沒有過犯罪的紀錄。爲了贏得他在巴黎一位女友的歡心，他誇下了海口，要在一週之內，籌措五萬英鎊作爲結婚與退休金。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他獨自一個人潛入了礦場，尚未進門即被發覺。經詰問結果，始獲悉原來是爲了女友的問題，場方因念及他是初犯，而且出發點情有可憫，不但沒有送辦，反而答應支持他完成終身大事。事後那位官員悔恨得痛哭流涕。

「場方有一項異常大方的獎勵規定；那就是如果有一段時間平平安安的沒有偷竊事件發生的話，則工作人員，都可獲得一份極滿意的獎勵：此項獎勵，方式別緻，而且可以使你終生致富。」

布萊茲微微的點了點頭。停了片刻，强調着說道：「最引人的資料，請你認眞的記下來—」

他何以如此强調這一點的原因，我當時有兩種下意識的想法：一個是他在那種方法上獲得了恩惠：一個是他上了大當。但是爲恐打斷他的話題，我一直沒有插嘴。只是點了點頭，兩眼注視在我速記的紙筆上。

他繼續說道：「如果有一段時間平安無事，場方會規定一個時間，撥出一部份鑽石，置於一處沒有警衛的地方，凡是場內的人員，皆可隨便去取。但有一項規定，取的時候，不準放入衣袋中，也不準携帶其他可以裝置的東西，更不準明目張膽的叫別人看出來，不然，場門口的警衛查出，立即收回。

「差不多的人，都會有滿意的收獲。在這種情形之下，苦了兩種人，一種是貪心不足的人，在「多多益善」的心理下，取得特別多，影響了走路，看到警衛時再一緊張，結果一顆顆的全都

失落在路上，又不便蹲身檢取，最後一無所獲。

「另一種是『別出心裁』的人！他自以爲聰明，抓了一把塞入肛門之中，結果引起了許多毛病。

「最普通的人多是含在口中，或是置於腋下，但此二處，均不能藏得太多，太多了，別人會一目了然。也有的時候，利用膠布把腋下粘起，走起路了，即可以勉强的自由擺動手臂，但亦不能放得太多。

「較爲聰明的辦法，是藏在頭髮中，如果頭髮蓄得很多，很長，把宅弄亂了，再利用有粘性的東西，可以安全的帶出普通大小的二十顆以上，而且不防碍行動。

「此種辦法，固然理想，但對當地的黑人却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原因是他們的頭髮多是捲屈着的，根本就生長不長。不過，一般說來，他們的口較大，可以稍作補救。

「可是，此種獎勵的機會並不太多，原因很簡單，礦場內外，極少有一天安寧之日，一年之內，能有一連三（五）天風平波靜的時間不多。」

布萊茲一口氣說出了以上的一段資料之後，稍微躊躇了一下，然後，閉上手中的筆記本，以手指着窗外說：

「那兒就是克斯巴，在過去曾出過不少新聞。警察在這個城市裡，很負責任，他們隨時有權檢查外地人，如果發現身份稍有疑問時，就會把他帶去查問。不過，有一點好處，只要你

肯花錢，差不多的事情都可以辦得通，甚至連安全都能够買到。

「記得若干年前，遠自南美來的一位商人，當他抵達克斯巴涎街時，發現被兩個人跟踪，於是他立即走往警察機關，要求保護，當時值勤的一位警察告訴他道：『外國朋友，我很抱歉，雖然我很願意幫助你，可是我們的同事們都下班了，我本人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過，既然你是遠道而來的客人，這兒又沒有親友，因此我願意替你想想辦法，請我的同事們爲你的安全加班。你可以出一點津貼嗎？』

「那位商人爲了自身的安全，儘管是心裡極不情願，也只有勉强答應了。是晚，在他所住的旅舍房間門前，有三個警察輪流爲他守夜。白天也有治安人員隨在他的背後，每天的津貼是一百英鎊。」

布萊茲停頓了一下，然後以一種懷疑的表情道：「我很奇怪發生過的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個人的名字叫鐵木·巴提遜，至於這是不是他眞正的名字，就沒有人知道了。」

「發生了什麽事情呢？」

「巴提遜是一位探礦專家，專門在世界各地探尋各種礦源，此人出身政府官員，受聘爲比爾斯工作。對於他從事是項工作的歷史，據傳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不過我所要說的，只是我到職之前不久的事情。

「比爾斯指派他去西南非洲的統一礦場工作。」他說着取出一幅海岸道路圖，鋪在桌上，並

以鉛筆指示着說：

「從這兒你可以看出南非各礦場與西海岸的關係位置。在距離上說，大概均在兩百英里左右。在橘河的河口處，有一城鎮，其名爲奧拉傑蒙，這兒距著名的亞歷山大港不遠。可以說是一個龍蟠虎踞之地，各形各色的江湖人物，巨盜、私梟、賭徒、富商，以及來自世界各大洲的風塵美女，乃至在野的政客，被放逐的皇室貴族等等，應有盡有。以幹你這一行的人來說，這種地方，不妨在便中前往走走，吸收一點寶貴的資料。

「從這兒到海岸之處，是一座聞名世界的礦場。自橘河口到荻亞堡礦場約一百八十英里的範圍之內，均屬統一礦場所有。附近有一小港，其名爲拉地。上了海岸，即爲一塊數千英畝的沙漠，連接沙漠的東邊，是一片起伏的山崗，這兒都是富可治國的鑽石寶庫，誰也弄不清它倒底含量多少。

「我並不是說該海岸一帶到處都是鑽石，也不是說該處的產品舉世無双了，而是說這兒礦源確實豐富，而且品質在普通一般之上。

「現在你總該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以整個非洲而言，能符合以上較多與較好條件的礦場，並不多見，甚至可以說是根本就沒有。固然產量更多的也有，但貨色不好，低級，不値錢，而上等貨色的特級品，又是那麽的稀少，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兒的開採，經營與經濟價值，無形中就抬高了起來。

「此外，我還要告訴你的，另外還有一處更爲古老與豐富的礦場：那是在橘河口的水中。據傳說，此一海底鑽石礦場，遠在百年之前，即已有人以潛水之土法開採，他們以日本採珠女郎的方法，潛入水中用刀挖取，但由於各種因素的限制，收獲不多。

「自從五十年前，採用潛水工具開採之後，雖然收穫量增加了不少，但是依然有限。

「據一位曾在此地下過水的礦工告訴我說，橘河口的水底土質，受大西洋强大海流的影響，水底時常變化，由於水深只有七十英尺，正好首當海流之要衝，因此，好不容易今天找到了一點礦苗，過了一夕之後，明日又被海沙掩沒。要想挖出一處礦口，極爲困難，而且至多只能保持十一個多小時。

「這兒的產品要比岸上的優良得很多，藍色，如海水一樣。光澤亦極鮮明，爲當前市場上售價最高的一種。

「在一九五四年我到那兒去的時候，橘河口附近海底的不算，單就沿海一帶，每個月就有五萬五千克拉的生產。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可是自去年開始，更爲可觀，已超過了八萬克拉，而且每月的平均產量，就徘徊在那個數量前後。

「如以五萬克拉而論，即等於比爾斯在南非所有礦場出產的總和，『統一礦場』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組織。它除負責開採，經營之外，並有探測的組織，特別是對黑、白二色鑽石礦源的尋找與鑑定。

「這兒的黑色鑽石多爲『奧谷賓絲』種，運輸它們的工具，大半是用汽車，穿過漫長的沙漠，逕達城市。有的時候也用飛機，這都是情況緊張，或有大批强盜的情況時用之。其次就是用船了。

「單身人在這兒是很危險的，特別是隻身穿越沙漠地帶更屬可怕。土匪與强盜，不但要搶去你身上所有的東西，而且要奪去你的生命，他們是不講一點理由的。

「另外還有一種危險，那就是土狼，此種土狼呈紅褐色，日夜成群伏臥於沙丘之上，一群至少有三十隻以上，要是單身人碰上牠們，那是很少有活命機會的，即便有槍，牠們也不在乎。

「記得有一次—大概在一九五六年的四月—一部運輸汽車拋錨了，車上連司機一起共有五人，他們每人都有一枝長槍。結果被一群爲數六十餘隻的土狼圍住，牠們由遠而近，繞着汽車打圈子，並不時的發出一種哭泣般的聲音，令人不寒而顫。

「最初對牠們射擊時，還可以嚇退牠們，或暫時阻止牠們前進，但後來牠們就一點不在乎了，同美國西部電影片中的印地安人一樣：叫着，跑着，不顧生死。在這種被圍攻的情況下，五人全都躲在車上，支持了將近三個小時，後來始被一隊爲數十餘匹的騎馬工人把牠們嚇退。那次他們共計擊斃了土狼二十八隻。所幸的，當時天還沒有黑，不然，他們五人恐怕均要成爲土狼的夜點了。

「好了，土狼的故事不談了，現在繼續正題。在我到這兒不久，比爾斯的權成地質學家查理

斯•哈賴，另外還有一群他的探測人員，其中包括我們的好友鐵木•巴提遜，在離海岸不遠的一處死谷中，發現數十座洞穴，那些洞穴，都是數百年前沙漠土狼的避寒之地，內中有一處較大的，我們後來給它起了個名字—「魯魯洞」。它的由來，過一會你就會明白的。

「這個洞穴的形狀爲一條彎絲瓜形，長長的斜向而下，長度約有兩百英尺，洞口直徑有八英尺左右，裡面黑色一片，入內數英尺，即陰氣沉沉，涼氣襲人。

「靈感告訴我們，這個洞裡一定藏有名貴的礦石，可是，靈感也告訴我們，這座洞內一定是藏龍臥虎之地。最初，經大家研判的結果，認爲不會有人藏匿在裡面，因爲那種彎彎曲曲的洞穴，不適於人類的生活，而且也沒有人類生活的蛛絲馬跡。

「其次，我們判定，洞內也不會有土狼、虎、豹鱷魚等的兇猛野獸，是項判斷是根據洞口附近沒有新的以上的動物的足跡，亦沒有食過其他動物的骨骸與羽毛。

「於是我們七八個人，由魯魯領頭，進入洞中。魯魯是當地人，身體很健康，才十九歲，他是我們的司機，大家都很喜歡他。

「我們都帶着槍，魯魯手裡端着一只手電筒，手電筒是大號的，可以照亮三十餘英尺的距離。我們前進的速度很慢。「進入洞口十餘英尺之後，洞穴漸向左轉，過了數英尺，又下沉沉地上顯得潮濕，穴壁上有很多的蜘蛛網，有陳舊破斷了的，也有新織好的，蜘蛛很大，灰褐色，在牠們停在網中央的時候，伸長着腿脚，活像一隻小螃蟹。

「蜘蛛網的面積都差不多有桌面大小，每一條網絲均似粗線一樣。魯魯告訴我們，這種蜘蛛不咬人，只是牠的新結的網弄在皮膚上會有些發癢。

「魯魯除了手執電筒在前開路外，並負責爲我清除蜘蛛網的工作，因此我們的速度更慢了。我們談着，笑着，表面上是懷着一種好玩的心情，像在探險，但心裡老是有着一種說不出來的膽怯，總覺得在突然之間，會有一個鬼怪，或是一個持槍的强盜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再不然有人把洞口閉塞了。

「我們又左右轉了好幾個彎兒，估計此時距洞口已有一百英尺的樣子。在魯魯正準備清除一面擋路的大蜘蛛網時，一不小心，竟然被一塊突出的石頭滑跌了一交，他手中的電筒熄滅了。

「當時大家都吓了一跳。」說到這裡，布萊茲笑了笑，啜了一口咖啡，又抹了抹嘴角，接着說道：

「你不要弄錯了，把我們吓了一跳的，並不是魯魯的跌倒，而是魯魯跌倒後電筒熄滅的瞬間，所引起的一陣『簌簌』的聲响與襲襲自我們頭頂，身側掠過的涼風。

「待魯魯爬起身來，重新按亮電筒時，我們才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一群約數百隻之多的大蝙蝠，自前面撲來，向着洞口衝去。

「巨大的蝙蝠，每隻足有烏鴉般大小，大約有一兩分鐘的時間，才全部飛出。牠們沒有敵意，也沒有任何叫聲。

「我們又前進了一段，此時脚下濕氣更甚，洞壁之上不時的有水滲出來。而且微微的帶有一股腥味。這種腥味是難以形容的，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嗅到過的。

「在魯魯電筒照射在前方時，我偶爾回顧一下，結果證實了我們的第一個判斷；這個洞穴中，確實藏有寶貴的礦石：因爲在洞底與洞壁之上，到處是閃爍的亮光，其數之多，其光亮之强，足可與夏日子夜天空的繁星相比。我當即把這個發現告訴大家，大夥兒高興得直叫。

「又繼續前進了一陣，估計此時距洞口已有一百五六十英呎的距離了。在方才所嗅到的那種腥味，已經較前更濃。有好幾位同伴認爲是腐屍—是野獸，或人類死在這兒的屍體。因此不少人都取出手帕來，將鼻子掩上。但我並沒有，因爲我知道，也經驗過，腐屍的氣味不會發腥，尤其不會像那種難以形容的發腥。

「但不久，不幸的事件發生了。在手電筒光線所能達到的一塊突出的洞石下面，此時發出了一陣，一陣的嗞嗞響聲，距我們大約有不到三十英尺的樣子。雖然聲音不大，可是我們都聽得很清楚。於是我們都不約而同的站住了。」

「魯魯的膽子很大，他毫不在乎，一馬當先，左手執着電筒，右手握着手槍，繼續彎着身子向前逼近。」

「此時洞的直徑已較前略小，而且洞壁參差不齊，很多奇形怪狀的石塊，自四週伸出來，脚下的洞底，更是凹凸不平，一不小心，不是跌倒，就是碰疼了脚。」

「可憐的魯魯，此時仍還不知道災星就要臨頭了！他帶頭前行，我們隨後，因爲要彎着身子走，再加上躲避怪石，因此我們的速度很慢。我又回頭望了望，發現那些寶石的亮光，較前更多更亮了，但經過的洞口，却是漆黑一片，較之於沒有月亮的晚上黑得更多。」

「魯魯邊走邊說着：『這種聲音很怪，我過去從來沒有聽到過；像是在放氣。』我們大家都沒有作聲。他行了幾步，又接道：『我知道了！可能是地在喘氣，因爲我們現在已經距離地平線很遠了』。」

「一位夥伴接過去說：『要是地能够喘氣，那麼地就能够吸氣。這種喘吸氣的力量，必定奇大無比，可是我們怎麼感覺不到地動呢？』」「我們都沒說什麼，只是眼睛注視着發出聲響的那個方向。」

「嗞嗞之聲更大了，腥味也更濃了。就在這個當兒，於我們前面二十呎左右那塊突出的巨石下面，伸出來一條青灰色的物體，高高的斜向上方舉着，又漸漸落下來，頂端並有兩盞閃閃發光的東西。這時我們都看清楚了！我們也曉得太遲了—我們正立在一條巨蛇的面前。」

「我們本能的立在原地，又不約而同的向後倒退，可是脚下感覺奇滑，身子也感覺笨重了許多，覺得前面不時的有一種力量在牽引着我們。但我們仍然十分理智，大家都拔出了槍，準備着射擊之姿勢。」

「『魯魯，快退回來！』是一位同伴的叫喊。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好滑！好滑啊！快來拉我一下！我，我，我是怎麽搞的……』以上是魯魯最後的呼喚！我們在電筒的光亮之下，看着他緩緩的，脚步未動的向前移動着，先是立着，後來他跌倒了，但身體却不停的前進。」

「我們眼看着他一步步的走上了死亡，被吸進了蛇口。本來我們有足够的火力，可以把那條巨蛇殺死—至少是把牠射傷，可是我們深恐傷及魯魯，大家誰也不敢開槍。」

「魯魯完了，在最後他手中的那隻電筒無力的劃了一個弧形之後，也不再亮了。」

「洞內漆黑一片，前後都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可怕，雖然左右仍然有寶石的爍爍發光，但當時看起來，是那樣的微弱與不稀奇。」

「當魯魯遇難之後，大夥心裡雖然都難免有些膽怯，可是這種膽怯却被一種人類愛的憤怒征服了。在不幸的事情未發生之初，大家都爭着恨不得馬上退出洞口，可是失去了魯魯之後，我們的膽子却都壯大了起來。」

「大夥兒彎着腰兒立在原地，沒有一個爭着先跑出去。在黑暗中，在沉默中，在悲憤之餘，當時大家提出了兩個意見：一個是集中火力向巨蛇的臥身之處『盲目』射擊，為人類除害，替魯魯報仇。一個是立即出洞，取來適當的武器與工具，再行對牠處置。」

「對於前一個意見，雖然可減一時之恨，但有甚多顧慮：首先，我們還存着萬一的希望；希望魯魯被牠咬傷，或是食去腿臂，仍可保留生命。其次，洞中都是石頭，在黑暗之中，無準確目

標的射擊，容易發生跳彈的情形，每一個人都有危險。所以最後我們決定還是先行出洞，然後盡快的轉回拯救與除害。」

「出洞比進去時還要困難百倍，因為週圍都是黑暗的。雖有幾只吸烟用的打火機，可是並不能發生什麼作用，特別是對脚下沒有什麼幫助。我們手牽着手，列成一隊，向前摸索。沒有一個人的膝頭，腿脚沒受傷的。然而，儘管是血流如注，也沒有誰嚷着疼痛。」

布萊玆說到這裡，深沉的出了一口氣。在這一口氣中，我產生了無限的感觸；首先的一個是：人確實是為財而生的，也是為財而死的。

我沒有接腔，也沒有表示疑問。但為表示對魯魯的惋惜，我不得不深深的鎖着眉頭。這是人類的悲哀，也是人之常情。

「大家好不容易出了洞後，個個筋疲力竭，皮開肉爛，幾乎連上車的力氣都沒有了。」

「回至奧蘭吉馬地後，忽忽的醫治了一下各人的傷口，又準備了四把火炬，叉、鈎炸藥，燃燒彈照明彈與若干枚手榴彈，另外各人又買了一套皮質的衣服穿上，即行登車趕返卡邁斯灣。」

「當時的時間正是下午十時三十分了，但這都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在洞中是沒有晝夜之分的：白天也是夜晚，夜晚更是夜晚。」

「這次來的，除了魯魯之外，仍為全班人馬，車抵洞口之後，大家下車；我們的計劃是：首先投擲照明彈，是項任務由鐵木．巴提遜負責。如果魯魯還有萬一生存的希望，第一步將其設法

拖出，然後再行除害。否則，連魯魯的屍體也找不到，就行以炸藥，炸彈猛轟。當時由於大家都懷着一腔復仇的怒火，誰也沒想到，如果利用炸藥可能會引起洞坍同歸於盡的危險，現在回想起來，才曉得當時太過衝動了。」

「入洞之後，巴提遜等四人所持之火把導前，我等三人隨後，另用兩只手電筒在前探路，大家手中各握槍、彈，精神非常緊張，隨時準備開火。」

「也許是我們行進的速度加快了，好像這一次的路程比初次短了許多。腥味依舊，這證明那條怪物還在原處，兩隻手電筒一齊向前方照着，再加上四隻火炬，致使洞中數十英尺之內，一目了然，如同白晝。」

「當我們行抵約距魯魯遇難之處四十呎前後時，那種刺耳與令人汗毛直豎的聲音又起，但聽起來似乎比上一次的微弱了。大家放慢了脚步，準備出隨時戰鬥的姿勢。」

「我們又前進了十餘英呎，此時已經接近上次所至之處。在兩隻手電筒的照射下，已可以看得出那傢伙又緩緩的昂起了頭，嗞嗞的聲音，仍然很小，但是牠身體的其他部份，却是無法看到。」

「此時地質學家查理斯・哈賴先生，提議了三項緊急動議：第一、在投擲過照明彈後，大家盡速把身體靠向山洞的左右兩壁，俾免巨蛇見光生懼，疾衝洞外時，把人撞傷。第二，在投擲炸彈時，應採集中火力方式，一舉將牠擊斃。不然，火力分散，說不定傷不了牠的一點皮毛。第三

，所有人員區分兩組：第一組在前排，四人，三人擲燃燒彈，一人擲手榴彈。第二組三人，在後排，專擲手榴彈。在第一組的炸彈出手之後，立即蹲身，以便第二組的炸彈投擲。第二組的炸彈出手之後，隨即拖起前排的人員後退，伏臥洞壁之處，免得彈片傷人。火把携回一隻，其餘置於原地，以阻巨蛇之逃出。」

「決議之後，首先發難的是鐵木・巴提遜，他以異常熟練的手法與技巧，在手電筒的照射下，投出一枚照明彈，隨着一聲悶響，立即光芒四射，龐大的怪物，立呈眼前；牠盤伏於一塊石頭的側下方，青灰色的一團，好像一條水牛。」

「巨蛇的頭高高的昂着，搖着，嗞嗞之聲不絕，分不出牠是在憤怒，抑是在恐慌。可是，大夥兒集中視力觀察了一陣，並沒有發現魯魯的一點踪跡，於是我們立即決定了應採取的步驟。」

「七枚炸彈幾乎是同時爆炸的。因此威力相當强大，轟然巨響，再加雜着墜石與碎石飛片擊壁之聲，歷久未停。」

「我們於炸彈擲出之後，迅速而安全的退入一處轉彎的後方，伏在地上，約於爆炸之後一分鐘左右，各種聲音都停止了後，才相繼站起身來。檢起身旁唯一的火把，一同向前走去。」

「此時洞內烟霧很濃，硫磺火藥味道鑽鼻，碎石、墜石，參差不齊的積起好高，更增加了我們前進的困難。」

「大家行至投彈之處，首先合力挖出丢於原地的三只火把，還好，雖然壓熄了，也壓斷了，

但仍然可發揮照耀作用。」

「此時，除了偶爾還有一兩聲碎石，自洞壁，或洞頂落下來外，並沒有其他的聲音，包括那種嗞嗞的聲音，而且在火藥味的瀰漫下，原有的腥味也沒有了。」

「巨蛇盤踞之附近，堆石較多，在亂石的夾縫中，我們發現了牠的頭，與上半截身體：牠的頭只剩下四分之一了，一隻眼睛沒有了，另一隻眼睛在牠不完全的頭上吊着。血在不停的向外流着，滴着。流遍了牠上半截露在外面的身體鱗片上，映出閃閃的紅光。滴在牠頭部下方的亂石上，好大一片。」

「在此時—我們立在牠的面前時，牠還在流着血，擺動着頭，並沒有斷氣。我們又向牠投了兩塊石頭，其中一塊擊中頸部。牠只是偏了偏，並沒有什麼反應。仍舊作着擺動的動作：是痛苦？抑是憤怒？可能是二者都有。」

「這傢伙的長度如何，此時我們仍然無法知道，但從牠那受傷的上體（頸部之後的一節）看去，其粗細要比成人的褲腿還要粗些，當然，照一般情形而論，腹部更要大一些。」

「我們在那兒等了約有五分鐘的樣子，牠的頭依然在搖擺着，血還是在流着，滴着。大家決定再等一陣，待牠失去力量時，再行將其拖出。為了珍惜火炬，我們決定熄掉兩只，留作備用。」

「大約又過了差不多五分鐘的樣子，牠已經呈現出無力的姿態了；只是過一陣搖一下頭，而

且每搖一次，距下一次的搖頭動作，時間就增加一些，這證明牠在接近死亡。血的流量也大為減少了。」

「我們先用長鈎將其附近的石塊移去，這是一件艱苦的工作，因為長鈎對石頭而言，是不能發生什麼大的作用，後來我們決定，以長鈎把巨蛇的頭部鈎住，不讓牠搖擺；此一工作由兩人負責。其餘五人，即合力以手搬移石頭，把巨蛇伏臥的地方找出來。」

「其實，我們如此做的原因，並不是真的在為了拖蛇，或是好奇，看看牠究竟有多麼粗，與多麼長。而真正的目的是在尋找魯魯的屍體，看看他是不是在蛇窩裡，或是被捲壓在蛇身下。我當時的心理想法是如此，因此我相信大家也都一定會是如此。雖然我們親眼看到魯魯被吞的情景。」

「大家的心情都極緊張，都極沉重。工作是在默默中進行着。待石塊全部移開之後，我們才發覺各人的鞋底下，都沾滿了蛇血，滑滑的，行動起來頗不方便。」

「洞壁中仍然不住的有水滲出來，滴成一個個的小渠，渠滿了，再緩緩的流出去，速度極慢，流量亦細，不仔細看是不容易發現的。至於那點點的水滴，從何而來，成渠之後，又流往何處，皆不得而知，它的來去，都是那樣的悄然與不留痕跡。」

「我們決定以五人合力用鈎向外拖拉，其餘二人立於蛇臥處之前以電筒向裡探照，看看是否有其他的東西。」

「此時那怪物並沒有絕氣，頭與上體的飢肉，仍然在不時的捲動着，但已失去了應有的敏感，沒有什麼知覺了。」

「當五人以長鈎第一次用力時，把掛在頭上的一處皮肉撕裂了。於是又改掛在牠的下顎，向前逐段的拖拉。從大家所用的力量上，可以看出牠的重量，不下數百公斤之多。」

「在五人合力將蛇拖出約有二十呎的樣子時，其餘二人突然叫停，於是大家丟下長鈎—當丟下長鈎時，那傢伙竟然又將上半截身子翻了個滾——於是大家一齊走向蛇臥之處；此時大家的心都冷了。」

布萊茲沒有立時接下去，他的聲調也有些變音，眼睛微呈紅色，我知道他心裡此時一定很難過，但我不能十分弄清楚他下面的意思是怎麼回事，致而一時也沒有想出適當的插嘴資料。我只是停下筆來，抬起了頭，肅靜的看了他一眼。

「在蛇腰上方之處，中了兩枚炸彈」，他吞了一口長氣，繼續說道：「此處只有四分之一的皮肉連着。在電筒的照射下，我們發現在破碎的皮肉中，與斷破處的蛇身下，有着兩件糢糊之物，其中一件並放射着微弱的白光。使大家還以爲眞的像傳說中那樣，蛇體內會有夜明珠呢！想不到竟然是魯魯生前穿着的衣服，以及他遇難時所握着的那只手電筒，那微弱的白光，就是手電筒金屬體的反照。」

「大家當時都呆住了，沒有人說什麼，也沒有人行動。最後我們又在蛇腹內，找到了魯魯的

骨頭，頭髮與帶有部份發紅的飢肉的各部骨骼。」

「誰也沒有氣力再繼續拖蛇的工作，我們把魯魯的遺物與骨骼包在一起，携出洞外。並決定將該洞以炸藥炸毀。在上車的時候，每一個人的眼眶中，都含滿着淚水。」

「這是一個悲慘的事實，事先我會考慮不告訴你，可是我不由自主的還是說出了。魯魯是個好孩子，他不應該有如此下場的。」

說到這裡，布萊茲的眼圈已經更紅了，他低垂着頭，良久，又緩緩的招了起來，望着遠方，默默的，直直的，眼睛一瞬不瞬。

在布萊茲講究這段故事之後，唯恐我對他的所言產生懷疑，他除了扯起右腿的褲角，要我看看膝蓋下方的一塊傷疤外（那是在洞中跌傷的），並陪同我到該洞上方的山坡上，憑弔了一次魯魯的墳墓。

其實，對他所說的一切，我是沒有理由懷疑的，我相信我的讀者們也不會懷疑的，因爲這部書，並不是天方夜譚的性質。

是日的約會，我們就進行到這兒爲止。

第三章　巨盜葛拉富

三天之後，我們在瓦崗旅舍相會，時間是上午的十點鐘，所談內容仍爲鑽石的問題。

「卡邁斯灣位於魯魯洞的南方。該處亦爲一處出產較豐的鑽石區。在此，巴提遜撑起了臨時幕棚。他在這兒花費不少的時間，從一九五二年元月開始，一直到八月中旬，除了偶爾去一趟奧蘭吉馬地之外，他都甚少離開場地一步。

「當他的助手抵達時，他的收穫已經可觀了。以不到五十個工人的人數來說，能有兩箱的成積，實在供人羨慕。

「鐵木・巴提遜是一位年青的英國人，會讀過一年大學，到非洲來僅有兩年的時間，由於他精明能幹，做事認眞，因此，大家都對他有很好的印象。其中特別是哈賴，甚至把他視爲家人一樣。

「但對這些，巴提遜都並不在意，他所注意的只有工作。白天，他極少停下來，總是在礦場中走進走出。晚上，於寂靜的長夜裡，他坐於幕中，檢查他一日的收穫，或是躺在床上，靜聽海岸怪叫的海豹聲。但在睡着的時候，他却是做着致富的夢。

「對於這樣一位年青有爲的人，大家都對他十分器重，誰也不會想到他會做出軌外的舉動。當巴提遜決定玩花樣時，沒有一個人知道，但我所曉得的，在數個月當中，於卡邁斯經他一人出手

的鑽石，總量約價值一百萬鎊以上，另外還有價值四萬鎊的貨物，在他的控制中。對於此事，唯有我知道，也唯有我注意了。

「最初，大家僅曉得巴提遜熱愛工作，但後來，大家漸漸的曉得他除了熱愛工作之外，更熱愛鑽石。待哈賴向他核賬時，才發現他背着他的助手已運出了一部份。

「我們查出了他運送的三條路線，這三條路線，都是穿過礦場週圍的鐵絲網。幫助偵破此案的，除了哈賴與我等人之外，還有統一礦場的數位專門治安人員。

「据我們所獲得的情報，他偷運的代價，極爲驚人：比如一次一百克拉的數量，而他自己所淨得的，也只不過僅有四十克拉的樣子，其餘的均多私梟所得：這是世界上最貴的運費。」我所指的運費，是指自礦場到運輸工具之間的一段距離而言，至於小型飛機，機帆船等之運費，就了了無幾了。如以一架小型的飛機而論，至多一次也不過只要數百英鎊即可。

「一次，當巴提遜決心吞下一部鑽石時，因一時聯絡不上私梟，又恐被人發覺，於是靈機一動，決定在他的帳幕中挖洞掩藏，然後再找機會挖出，包機運走。比次就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他雇人在尋找掩埋的賍物時，被人識破的，也因此，那次他落了個勞而無功。

「一九五二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巴提遜辭職了，他並直接的寫信給查理斯・哈賴，言明他決不會回到統一礦場去，在奧蘭吉馬地的哈賴與他的朋友們，聞悉之後，均感不安。」

布萊兹此時停下來了，然後翻了翻筆記，在最後幾頁上，他看了看說：「對於此一故事的這

一部份，我想我沒有比讀出有關的文件更能使你明瞭的了。此項資料是我自彼得•威廉斯那兒得來的。甚有價值。

「彼得•威廉斯爲統一礦場的機要秘書。能力强，腦筋够用。辦事極爲認眞，可是他死的却是出人意外，也令人惋惜。

「你做夢也想不到這位機要秘書竟然會死在駝鳥的爪下。事情是這樣的：一天黃昏，威廉斯獨自駕車自礦場回來，在途經一個砂丘的旁邊時，突然發現一群駝鳥，那些駝鳥見到汽車之後，引頸長鳴，徘徊不去。威廉斯也是第一次見到這樣多的駝群，於是他按了幾下汽車喇叭，這一來，麻煩來了，大群駝鳥竟一轟向他衝來，彼得一看情勢不對，當即發動車子起步躲避。但是那些『沙漠之虎』，却比汽車還快。

「車行不遠，即被駝群追上，有的躍上他的車蓋，也有不少被車撞死，壓傷。其中有一隻，意然撞破玻璃，探入長腿，以其一隻利爪，向着彼得的前胸抓去。彼得閃避不及—事實上，他也沒有想到會如此厲害—被其抓中，傷及心臟，不治死去。」

布萊茲聳了聳肩膀，顯出無限感慨的樣子。「這確是一條生動的新聞，連我以前也沒有聽說過駝鳥殺人的故事，如不是彼得親口在死前對我所說，恐怕我會把這件事情一笑置之。但是它的眞實性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正同他親口對我所說的有關巴提遜的事情一樣的可靠。下面就是他死前不久，對我所說過的一段故事。」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下午兩點三十分（是日爲星期日），礦場貿易保護官杜雷，與礦源探測員卡特，兩人一同到奧蘭吉馬地我住的地方來，談及巴提遜的事情。卡特對我說，有一個名叫「黑子」的人—据悉此人是一位飛機駕駛—曾於卡邁斯灣南端的一座主要的營地中，陪同巴提遜去見他。他們是步行前往的，到達他的營地的時間爲下午十時三十分。在同一天，他們的飛機未得允許，强行在卡邁斯灣的不遠處降落。他們最初的理由是引擎發生故障。

於是我當時就首先詢問黑子是怎麽回事，黑子對我說，他與巴提遜於是日下午六時十分在魯達港起飛的。後來不久，他發現他的飛機上的方向儀壞了，因此迷失了航向。爲恐發生意外，因此他不得不將高度降低，以海岸作爲定向，以地物作爲目標。後來由於夜霧漸濃，地上的目標全部無法看到，在高度降到不能再降的時候，於是只有緊急降落了。

對於他的此種說法，我深感懷疑，我認爲這是他們預編造的謊言。於是我又問他，巴提遜對這兒的地形地物瞭如指掌，在這海岸之內五哩的坿近，何處有霧，何處無霧他也一淸二白。你們既然沒有撞到山上去，這證明你們的航線未失，可是你們爲何不囘航？爲何不飛出霧外呢？

黑子囘答他們當時飛行的高度，僅有四十呎左右，最初是在兩山之間飛行，待後來企圖飛越山峰時，已經來不及了：霧已經太濃了，能見度還不過二十呎的樣子，而且有逐漸減退的情勢。

接着我問卡特是日早上的氣候狀況，以及自他營地沿着海岸到卡邁斯灣的情形，他對我說，那天有點霧是不錯的，但是不大，能見度尙好。決不會到迷失航向的那種程度。

後來他又說，那個駕駛也會以同樣的理由向他說，他是因爲飛機發動機發生了毛病，所以才被迫降落的。

之後，我向黑子與巴提遜提出驚告，告訴他們，對飛機擅自降落的情形，我們要予以澈底的調查，查出它眞正降落的原因，我並要求他們到奧吉馬蘭地警察局去，先說明事情的經過。同時我也把情形報告了總經理勞倫斯先生。

此時布萊玆表示出無限的遺憾與感傷，他一連搖擺了好幾下頭。

「可憐的勞倫斯，他太差勁了，於接到我的報告之後，他指派了一個名叫大偉斯的人。此人爲他的一名機械技術員。另外陪同威廉斯一起到飛機降落的地點。

「他們趕了一夜的路程，可是到天亮的時候，發現那架飛機已經壞了，毀壞的地點就在距海岸數碼的地方。這件事情是眞實的，巴提遜所供飛機引擎故障迫降，現在看來也是眞實的。可是在飛輪所留的痕跡上，却道出了另外一個故事。

「最明顯的證据，是沙灘上的兩條輪痕，非常淸楚，而且極爲均勻，這說明了在飛機降落時，是在正常的情況之下着陸的：劃在沙灘上的兩道輪痕，從西南向東北，如同兩條沉下去的鐵軌，直直的。任何人也不會相信它是在意外之情況下落地的。

「他們兩人在海濱巡視了一陣，亦沒有發現可疑之處，後來又轉回機停之處，經過複檢的結果，這次大偉斯找到毛病的所在了：他發現左輪的洩氣，以及檔風玻璃的破碎，都是停止之後才壞的，而且是被人弄壞的。

「當巴提遜被判入獄之後，偵察的工作暫告一段落。可是奇怪的，在他們的那架飛機上，始終沒有找到一顆鑽石。儘管是他有不法之嫌疑，但是沒有物證，也只能控之以『擅入』之罪了。

「可是誰也不會相信那架飛機上沒有鑽石的，只是鑽石已被卸走了，這應該是治安人員的工作，我們那位勞倫斯先生却指派了一名技師前往現場，豈不是糊塗透頂！

「在事情發生的當天上午，有人看到巴提遜到一艘魚船上去，那艘魚船上沒有魚網，是駛往卡普鎭去的，卡普鎭爲鑽石私梟的大本營。

「聖誕節的前夕，巴提遜在各方的證明之下，承認了他所要的把戲。在席里士警長帶着他走到海濱時，他指出了一處掩藏鑽石的所在，全部爲一千四百顆，大小不等，重量爲二千二百七十六克拉。那些都是在飛機降落之後，臨時由巴提遜藏到那兒的。

「當席里士詢及何以要把飛機弄壞時，巴提遜甚感訝異！他說：難道這就是你們的調查人員所獲得的資料嗎？未免太低級了！我修理還修理不好呢！爲什麼要把它弄壞呢！如果是有辦法的話，我早把這批貨運去了。

「這確是一針見血之言。使當時的總經理勞倫斯先生，甚覺不好意思：沒想到自己手下的大

將，竟然那樣的差勁。

「苦命的巴提遜，他數年的計劃，心血與腦筋，至此全部落空，他致富之夢，亦從此幻滅，以往的工作成績，良好的表現，一掃而光，如在我個人看來，這種賭注，未免太愚笨了。」

我接着說道：「那麼多的鑽石埋在海濱，難道沒有人發現嗎？」

「是的，我也是那樣想。」布萊茲道。「當我抵達現場的時候，他們已經挖出了兩箱了。箱子不太大，但却極為堅固。

「談到這裡，我必須提到另一個人。此人在奧蘭吉馬地工作。待人很有禮貌，他的全名字很長，因此我都簡稱他爲葛拉富，爲奧市俱樂部界中，最出風頭的人物。

「葛拉富有位朋友，名叫安德斯．柯蒂茲，服務於秘書長辦公室，爲一位專管放射線照相部門的技士。在一九五四年正月的某日黃昏，葛里富邀請柯蒂茲夫婦到他的住處喝酒。

「論講，朋友在一塊喝酒，並不能算是大驚小怪的事，可是這次却大不相同。是晚，市區內的人，會有接連不斷的人到葛里富家去，而且凡是去的人，大家都明白是怎麼一囘事。

「在喝過兩杯之後，葛里富即要求柯蒂茲到他的臥室去一下。理由是『談談買賣的問題』。柯蒂茲甚感不解，因他搞不清葛里富所指的『買賣』，是指什麼東西所說的，以及爲何非到臥室去談不可。一時不知如何囘答是好。

「經過片刻的考慮之後，一方面爲了好奇，所以他還是答應到臥間去了。

「進去之後，葛里富即開門見山的向他說道：『我方才看你有些害怕的樣子。哈哈，你的顧慮太多了，都是好朋友，誰還會對不起誰嗎？』一向忠厚老誠的柯蒂茲，被他這樣一說，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呆呆的立在那兒，像個啞吧。

「葛里富頓了一頓，然後轉身自保險櫃中取出一隻腊製的瓶子，端過來放在柯蒂茲的面前。此時，兩人都沒有說什麼。葛拉富慢慢的把瓶蓋取下，伸進一個指頭，取出一枚巨型的鑽石。現在柯蒂茲開始明白是怎麼囘事了。

「葛拉富接着又自瓶中取出來三顆，顆顆都是成色最上等的高級貨。他把它們托在掌心中，有意無意的向柯蒂茲炫耀着。並要求柯蒂茲予以鑑別，並於說出它的名字。

「所謂拳不打會家，樹葉子再稠擋不住鷹眼』，柯蒂茲一看就曉得那是『錦翠』—非洲產品中，最珍貴的一種，綠色，光可耀人。待柯蒂茲說出它的名字後，葛拉富極爲得意的點了點頭。然後，他告訴柯蒂茲說，他還有一部份珍品，藏在花園之中，並請他將付給柯蒂茲那四顆鑽石四分之一的代價，如果他答應合作與幫忙的話。

「柯蒂茲認爲對方既然是好朋友，同時代價亦高，再者，他也不相信葛拉富會做出了不法的事情來，當即點頭答應了下來。其實，葛拉富所要求他的，也不過只是一個他立契約的日期。

「二人言妥之後，即一同走進柯蒂茲夫人的會客室去。

「次日上午，蒂柯蒂茲直接去找總經理，從那時開始，他決定乘坐公共汽車，首先穿過橋河

他與葛拉富的所有接觸，全部被彼得・威廉斯所監視與控制，其他監視的人員，尚有治安人員，其中包括警長席里士、偵探等。

「兩個星期過去了，一切如常，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因此，葛拉富又聯絡柯蒂茲，作最後的一次決定，問他是否能達成他的任務，以及心中是否情願。柯蒂茲的答覆是，他很喜歡該項工作。

「事情就如此決定了，沒有經過任何手續，當時葛拉富就把那四顆名貴的鑽石交給他了，囑咐他代爲好好的保管一個時期—至於時期有多麽長，葛拉富沒有說明，柯蒂茲亦沒有問他。對於這四顆鑽石的重量，事後才曉得爲一百零四克拉。

「此後不久，消息不知道怎樣傳出去了，已有不少人曉得了這件事。他們一致懷疑葛拉富在搞什麽鬼名堂。嚴格的說起來，他也不過只是一個夥計，可是他鬼鬼祟祟的又怎麽弄來的這麽多的寶物呢？

「數日之後，葛拉富又與柯蒂茲聯絡，此次，他交給了柯蒂茲三十七顆小型的紅色鑽石，全重爲六十六克拉。自此次之後，葛拉富已經自認爲抓住柯蒂茲的心理了，而且在責任上，兩人的脖子，已套在了一起。

「在數度不正常的接觸之後，柯蒂茲發現了葛拉富在暗中仍然施着手脚；那就是葛拉富運用三個歐洲人與兩個奧谷賓絲人，直接間接的向他接觸，並有意向他征收。

「待柯蒂茲曉得了這件事情之後，甚感不解，而且不快。一個月之後，葛拉富又交給了他另外一批鑽石，計十顆，重三十七克拉。同時並說出了他其他的合作人的名字。

「對於葛拉富與柯蒂茲的一舉一動，治安機關無時不派人監視着。起初，柯蒂茲並不打算出賣朋友，實在的說，他也想不到是這種事，及至曉得了之後，雖然他當時站在工作立場，對有關透露了一點風聲，但在朋友這一方面來說，他仍舊打算給予他可能範圍之內的幫助。

「柯蒂茲是個老實人，他忠於朋友，更要忠於工作崗位，因此在葛拉富第二次交給他貨時，已感到事情的嚴重。因此他曾數次暗示葛拉富停止不法行爲，免得將來落得個人財兩空，身敗名裂。

「所謂『財迷心竅』，沒想到忠言逆耳，在葛拉富聽過之後，不但不加理會，反而暗中派人監視柯蒂茲。再者，他認爲柯沒有什麽，不會對他做出不利的事情來，況且這種事情，既然與大家都有關係，大家就應該同心協力，不然大家一同入獄。他這樣想：柯蒂茲有妻室，他當然不願坐牢，所以他自認爲把柯的脖子套住了，其實，他完全想錯了。」

「柯蒂茲在勸告他不聽之後，本來已經不滿（但並沒有立即掀出他的老底子，把他法辦），在發現他暗中派人監視他時，就決定忠於他的工作了。

「在三月最後的一日，葛拉富滿懷着發財之希望，與柯蒂茲最後的一次安排：提出所有的存貨，運往外地。在葛拉富的計劃中，他將以供人不太注意的布袋子，作爲運裝的工具。在交通上

，再作第二步打算。因爲過了橋河之後，對他來說，就算安全了。」

「他計劃的雖然週詳，但事偏與願違，就在葛拉富由兩名保鑣護送上汽車不久，即被治安人員圍住，同時以木樁擋住汽車的去路。葛拉富等開槍拒捕，不到五分鐘，却被車上的乘客分別抱住。

「葛拉富被判了三年的監獄。其他從犯，各判一年兩年不等。所有贓物全部收回。柯蒂茲對破案有功，獲得晉升一級。」

第四章　馬屁窃案

次日上午，我們決定到各處走走。這是我們見面以來，第一次在一塊散步。

最先提出這個意見的是布萊茲，所謂「客隨主便」，既然他樂意如此，當然我沒有不同意的道理。再者，當時我想：他所以那樣的原因，可能另有花樣，站在採摘資料立場的我，更求之不得，所以，在他話一出口，我就表示加倍的同意。

我們沒坐車子，步行很慢，天南地北的扯談些無關重要的話，穿過了克斯巴大道之後，一直向着蘇坦宮走去。

該宮警衛森嚴，有衛兵把守大門，路人不准接近。對於那些古老的建築，使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布萊茲亦陪着我對那些尖尖的，發白的房舍仔細的欣賞着。

我們在大門口外適當的距離處，差不多站了將近半個小時。但却始終沒有看到有什麽公主，王子等類的人物進出。當時我心裡想：也許他們還是採用人抬轎作爲交通工具吧！

正在我們舉步要走過去的時候，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一名荷槍的衛士，突然向着我們跑了過來。我們還以爲做錯了什麽事情，於是就地止步。轉向那位跑來的衞士。

沒想到他跑到我們的跟前，立定之後，行了個必恭必敬的擧手禮。然後向宮門外右側的一條石凳上招了招手，一位穿着當地服裝的小姐走了過來。

那位衞士禮貌的說：「很對不起，這是我們的規矩，凡是來此的外地遊客，爲了表示歡迎之意，我們都要派遣小姐導遊；這位是我的妹妹，她叫莎拉，同我一樣，只會說法語，她可以帶你們去最可口的咖啡館去。」

這突如其來的一着，連布萊茲都楞住了，因爲他過去也未曾遇到過這樣的事情。那位警士介紹過之後，又敬了個禮即行回去。莎拉小姐微笑着夾在我倆的中間。

爲了恐怕她會妨碍我們的工作，在走了一段路程之後，我們決定把她辭退，我們向她說：「我們剛剛喝過咖啡，有時間的話，改日再來。」莎拉顯出十分失望的樣子。可是在我遞給她兩個法郎時，她臉上頓時綻開了笑容，稱謝連連的走開了。

據布萊茲所悉，有的若干咖啡館中，有不少的特殊人物，此類特殊人物多爲會計員，茶房等，經常與客人打道交，並趁機在客人的飲料中，放入酒精與尼古丁，使客人麻醉之後，而獲得某項情報或財產。

不過，是項工作雖然簡單，但配量的技術需要眞正的本領。因爲在客人服下之後，使他麻醉得恰到好處，不能讓他懷疑是被人暗下的手脚。所以這要完全視各人的體質而定，身體好的，稍加一點。差的，稍減一點。

對於是項配料的工作，過去最有名的一位爲亞力山大・袖特。大戰期間，他一直爲俄國人工作，會在瑞士從事過間諜工作多年。此人聰明，機智，細心。大戰結束之後，他隻身到了英國，

並宣佈脫離俄國人的組織，服務於英國的漁業部。據說此人於去年已經死了。

其次，在這兒的風雲人物，還有一位，他的名字叫梭吉，是一位狡滑的德國人，過去曾在東京爲蘇俄從事間諜工作，後被驅逐出境，在此經營黑色的咖啡館，專門動外地鑽石商人的腦筋。

再者就是克莉絲汀與葛維萊等幾位咖啡女郎了，她們都是過時的女間諜，憑着幾分殘餘的姿色，在此從事不法的行爲。她們除了要客人的錢外，甚至索客人的命。像一九五三年三月間，一位來自印度的鑽石富商，就是先丟了鉅款，又被暗殺在一口土井中的。那位富商的名字叫未達魯，五十五歲。

對布萊茲來說，他要算是英國偵探界第一流的角色了。對於社會上黑暗一面的各種把戲，瞭如指掌，樣樣皆通，所不同的，他走的是正路，他不願掛羊頭，賣狗肉，不然，他早就發大財了。

布萊茲一向爲公司方面所器重，獲得百分之百的信任。一方面這是他工作的努力，再方面是他努力的成績表現：凡是有關他的任務方面的，上山，下海，乃至與歹徒接頭等等，沒有能難住他的。

是日上午，我們漫無目的蹓了一陣，也談到我的寫作問題。他倒是對寫作頗感興趣。他對我說，寫作有一個最大的好處：那就是，平常在社會所見所聞的事情，有看不慣的，有聽不順耳的都毫無辦法。而寫作則不然，作者就是司令官，他的一枝筆就是命令，他愛怎樣就怎樣。他可以

把某一個人寫得罪該萬死，他也可以把那個人千刀萬剮。

這是他對賣文章人的一種看法。眞正說起來，並無不對之處。尤其在他一生所經歷的風雲來說，更認爲如此。因爲他所接觸人事地物，多半是鬪智，鬪力，鬪財與鬪命的。沒有公理，只有强權。人多，槍多，就可以搶窃，就能够發財。

那天我們邊走邊談着，也不曉得走了多遠的路子。後來我們到了丹吉爾灣，看到了地中海一帶盛產的白馬群。他又觸景生情，告訴給我一個「底市蒙」的案子。

布萊玆說：「到現在爲止，我反而擔心把我所應該告訴你的遺漏了。因爲在我認爲，我所知道與經歷的，是一個完美的故事，少了任何一段，即爲美中不足。

「在我服務期間，我單獨辦的案子很多，經過危險自然難免，不過，對此我不打算多說，說多了難免有自誇之嫌。再往遠處想一點，別人還以爲我在借你的筆向公司發牢騷，誤會我對公司不滿呢！

「現在讓我來簡單的說一說那件『底市蒙』的案子。底市蒙在奧蘭吉馬地的西南方，相距十五公里，爲一個小鎭，鎭上一半爲漁民，一半爲鑽石工人。

「一九四九年秋，屬於奧蘭吉馬地的第一號礦場，於一夜之間被窃了四箱普通的鑽石，一千一百克拉的重量。一個當値的人員，與兩個守衛的人員被鋼絲勒死。除了地上留有若干馬蹄印之外，其他沒有留有任何線索。

「當天的下午，自底市蒙送來了消息，謂該市於一週之前，來了一位馬商，這位馬商爲一位體健貌美的女人，年齡約有二十六、七歲。她自稱是土爾其人，但一看就知道她是保加利亞人。另外還有六名男性助手。

「她帶來的都是白馬，全部三十二匹。聲言來此試銷，如果情形良好，將會大批源源而來。

「這件案子是我辦的—不過請你最好換另外一個名字。於抵達底市蒙之後，首先我拜會了警察局，警長爲二十五歲的倫脫，曾到過倫敦與巴黎，人很和氣。在此我並獲得了那位女馬商的名字爲芬賽妮蘿芙，二十九歲，但奇怪的是，她的護照上却寫着爲伊朗人。

「倫脫警長告訴我，她的護照日期今天到期，在午夜之前必須離境，此外他又向我說，她的馬銷路不好，因此昨天已租好了船，隨時可以離去。

「我當即把來意告訴他，並希望他能在人力上給予幫忙，倫脫警長毅然應諾，並以好奇的心理提議與我一同去見見那位女馬商。於是他也換上便衣，並另外帶了十餘位便衣警察，冒充當地居民與商人，即行分批出發。

「芬賽妮蘿芙的人與馬群，都住在一處大魚庫中。在我與倫脫首先到達門口時，才知道他們已經獲得消息了，原因是關着大門，而且叫了十分鐘不開。當時的時間是下午二時二十五分。

「此時十多位便衣警察，均已分批趕到，倫脫命令他們守在門外，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看他的手勢行動。

「『開門，開門喲！買馬的來啦！』倫脫又是一陣叫喊。未幾門開了。

「開門者爲一個男人，身體高大而結實。待我們進去之後，他想立即把門關上。但旋即被我阻住了，我告訴他說，我的太太馬上還要來的。那人呆了呆，沒說什麽。

「進門之後，我們發現六個男人站在六個地方，如同美國西部電影片中的那些槍戰場面鏡頭一樣。一個女人—不用說她就是芬賽妮蘿芙了—朝着我們走來。

「她非常禮貌的說：『眞對不起，方才我們光顧餵馬了，沒有聽到二位叫門的聲音，抱歉，有使你們久等了！』

「我們亦客氣的向她說：沒有什麽。繼而她又自動的向我們說：銷路不佳，準備下午六時之前回去，而且這兒的水質不習慣，已有一匹馬於早上死去了。

「於是我首先自我介紹一番，告訴她我叫約翰梅里遜，爲『東方土產公司的外務員，因爲公司老早就想買進十匹耐勞的良馬，本來原先計劃要到土耳其去，由於運輸不便，致未成行，既然妳有地中海的良駒在此，那是再好不過。同時我並把倫脫介紹給她，說他是公司裡的一位同事。

「自她的表情上，我們可以一目了然她帶有一種勉强的歡迎。而且在我們談話中，那另外的數個男人，始終在注視着我們的行動。

「女馬商首先帶領我們到馬棚（一間大的魚庫）。此時一個男人正在忙着餵牠們飼料，準備吃飽之後上船。老實說，我們對馬都是外行，相信她與她的助手們，當時也會看得出來，我們的

眼睛亦沒有看馬，而是在搜索着其他的東西。

「在馬棚的最後牆，我發現一堆東西，上面用氈子蓋着。在我正準備向那堆東西走去時，突然女馬商芬賽妮蘿芙對我說道：『梅里遜先生，不曉得你們要幾匹，我來帶你看幾匹雪娘』—雪娘爲名馬之一種，白色的母馬，這是後來我才知道的。

「我當時沒有堅持繼續向那堆東西走去，即轉身跟着她走回棚門右側的拐角處。她並向我說：如果認爲滿意，價錢方面可以到她的房間去談。因爲要回程了，便宜一點也賣。

「我曉得—我非常懷疑—她在阻止我的搜查，但我心裡有數：不管妳要什麽花樣，今天我是非要『參觀』一番妳的馬棚不可。

「待她帶着我走至右側拐角處時，她的助手們，已有三位在向着我們傍身之處靠近。我向倫脫使了個眼色，他立即離開我，走向女馬商的左側。我們的手已不約而同的插入衣袋中。

「六位倫脫的便衣警察，此時已經混了進來，他們裝做與我們不相識的樣子，以好奇的眼光與姿勢，參觀着那些吃着食料的白馬。

「我非常清楚；也認定她的目的：確是想先把我倆牽制住，然後要她的助手加以偷襲，沒想到我們的警覺：倫脫的與我分立，以及六位參觀者的不速而至，使她不得不把她的第二個念頭打消。

「她看上去好像是隨便指着兩匹昂着頭的馬說：那就是其中最好的：速度快，有吃苦的精神

。我向她不在意的應付着。並裝做不太滿意的樣子。

「爲了再試驗一下我的判斷，於是我向她提議說：『芬賓妮蘿芙小姐，如果妳在動身之前，還有其他要辦的事情，可以方便了，我們在這兒隨便看一看即可，反正我們一定是要買的，價錢方面，無所謂……』」

「尙沒等我說完，她即表示非常客氣的說：『沒什麼，沒什麼，差不多的事情已經辦好了。』他此時的表情，已明顯的現出了不安。

「待我看到另外八九個便衣警察相繼走進來時，於是我決定繼續對那堆東西的偵查。

「我們又慢慢的轉至那堆東西的停放處。我注意到她的六名助手已全部靠了過來。使我不在乎的是，我也看到在她的助手之後，十五名便衣人員也靠了過來。

「此時我的眼睛仍舊望着馬，背着那堆東西，故意以碎步往後退，兩眼裝做審馬的樣子。當我後退的脚踩到一根東西，我連忙做了一個要跌倒的樣子，很快的轉過身去：原來是一條馬腿。馬腿與地上是一灘尙未乾的馬血。

「女馬商芬賓妮蘿芙故作開心的說：『哦！對不起梅里遜先生，希望你沒有被嚇到！這就是方才我告訴您水質不佳，已經病死了的那一匹。我們打算上船後把牠丟到海裡去，爲牠擧行一次海葬。』

「於是我乘機把那條氈子掀開。在我掀氈子的剎那，我心中想着！氈子的下面，一定是蓋着

我們被竊的數箱鑽石，可是我失望了！確確實實的就是一匹死馬。

「我相信在當時我的臉色一定十分難看，我也相信在當時那位女馬商的臉色一定更爲難看。但儘管如此，在當時我並沒有什麼處置失策的地方。

「首先，我對那匹死馬表示哀悼之意！並強作鎮靜的向女馬商道：『太遺憾了，我相信這一定是一匹最好的馬。東方有句俗諺：『紅顏多薄命』，我想這話是不會錯的了，瞧！牠的腿與身體比其他的都要長些……』下面的我沒有再說下去。」

此時布萊茲停了下來，轉過面來兩眼望着我道：「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嗎？」

「你一定是被女馬商的助手擊昏了。我毫不考慮的說。因爲就他所說的情況，我認爲我的答案很有把握，而且相信有多數的讀者們也會同我有一樣的判斷。可是不然，他對我說，他突然獲得了一種暗示：也可以說是靈感，足以證明了女馬商芬賓妮蘿芙就是該案的竊盜與殺人的主犯。請您再繼續的讀下去。

「我已獲得了足够的線索，甚至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證明，但女馬商並不曉得箇中的奧妙—不是不曉得，而是她忽略了。不然，當時我還眞有被擊昏的可能呢！

「我當時不動聲色的向女馬商道：『好了，就決定買妳方才推荐的那兩匹好了，另外再選三匹，現在請妳同我們去公司談價錢，法郞、英鎊聽便。

「在我們臨去時，女馬商還在高高興興的囑咐她的助手們趕快準備上船的工作。在她心理，

當時一定是認爲大難已經過去了。可是，事實上，却剛剛開始。

「我們沒有去公司，而是去了倫脫的辦公室。倫脫此時簡直被我弄糊塗了，他莫明其妙的隨着我走，及至到了警察局的大門時，女馬商楞住了。她頓了一頓，想說什麼，但被我半推半帶的領了進去。

「進了倫脫的辦公室後，我拉了一把椅子給她，然後向她說：『芬賓妮蘿芙小姐，很對不起，從現在開始，妳被捕了。』

「芬賓妮蘿芙並無什麼驚異的表示，她只是微笑了笑，向我說：『我很佩服你的機智，不然，也許方才我要與你們同歸於盡了。現在我已無話可說，殺人償命，賍物璧還。』

「然後我向倫脫警長說：要他立即派人把女馬商的六位助手全部帶來，特別是把那匹死馬抬來。

「不多時，人馬均已帶至，可憐無辜的那匹死馬，懷着一肚子的鑽石，被割開的肚皮才縫上不久，重新又當衆被割開了，隨着刀口割開之處，三箱丟失的鑽石，一包包的滾了出來。

「該案後來被移往了南非聯邦法院，審判結果，芬賓妮蘿芙與另外五名助手，以直接殺人搶刼罪被判處死刑，另外一名助手，因爲是晚看馬，沒有參加搶刼的行列，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這件案子的破獲，在未說明之前，也許有人會還不太明瞭究竟是根據什麼確定的？說句不客氣的話，在我宣佈那位女馬商被捕時，連倫脫警長都有點訝然：我當時曾注意到了他的表情—

他好像在警告我：這兒不可隨便捕人的喲！待我提出那匹死馬時，他好像才意識到是怎麼囘事了。」

「是不是因爲你脚上踩到了馬血？」我向他插嘴問道。

「嗯！完全是的。」布萊茲向我點着頭說，「你實在不愧爲一位偵探小說家。老實說，這種案子，自從叫她的門開始，久久沒有人應門，我就已經有了三分的把握。

「最初我猜想他們一定是分開携帶着，或裝在馬背袋中，但進門之後，證明我的是項判斷錯誤了，可是她在與她助手的動作上，却使我充滿了信心，嘴巴雖然可能撒謊，甚至說得頭頭是道，天花亂墜，但是眼睛却不能。

「及至我聽到她說有一匹馬病死了之後，於是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匹死馬上。待我踩到了馬血時—那些新鮮的馬血，我已有了八分的把握，在掀起那條氈子時，已經是十拿十穩了。」

「稍有一點腦筋的人，這種案子都難不到誰；原因之一是：她說那匹馬是病死的，病死的馬怎麼會流出鮮血來？其二：病死的馬，肚子不是凹下去，就是凸出來，決不會單單在肚子的下方高出來一堆。」

他沒有再繼續說下去，我默默的向他點了點頭。然後他又接道：

「這件案子使我出了很大的風頭，並得了兩萬五千英鎊的獎金。不過眞正說起來，是類的案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即已發生，地點是在北歐的氷島。所不同的是，那件案子是販毒

，用死人販毒—把毒品裝在死人的肚子裡（從肛門內塞進去），假冒搬屍運送。說起來應該比這件案難辦多多了。」

「不錯，這件案子，我過去也聽人說過，據悉此案的破獲，完全是一個孩子的功勞。」我接着說道。

「是的，不過，那件案子一言難盡，詳細談起來，恐怕要一個半小時。話已經拉得太遠了，現在還讓我們回歸正題。」

我當時的意思，是希望能從他口中多獲得一些是類的寫作資料。可能是他的時間太寶貴了，不太願意同我說得太多，太遠。因此，我也只有適可而止，不便多問，聽他繼續我們原先的故事。

第五章 達士買

「國際鑽石安全組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組織，」布萊玆又開始了。「相信你一定可以想像得到的，所有與安全有關的人員，皆屬於該組指揮，我們有一支私人性質的軍隊，而這支軍隊都是來自倫敦。

「我的所謂『私人性質的軍隊，是與國家政府無關，他們不領國家的薪水，亦不聽國家的指揮。他們只管鑽石場的安全。他們個個都是大戰時期的老兵，有戰鬥經驗，也因此，他們的待遇，要比政府的皇家三軍還要高出兩倍。

「在另一方面，我們由於奧班邁的支持，並組織了若干的安全支隊。那些支隊的組織，如同地方上的保安隊的性質差不多，他們多是地方上的年青人，很有吃苦的精神。

「也許你會懷疑：既然在治安上花了這麼大的本錢，動用了這樣多的人員，論講就應該平平安安才對，不管怎樣說，强盜決不至於有如此衆多人員與武力的。

「不錯，此種懷疑很有道理。問題在於地方之過於分散，如果把那些大隊人馬作統一性質之指揮，則勢必要顧此失彼，要是分散開來，則力量就顯得過於薄弱了。

「至於那些支部，也只是做一些小小的事情，做做樣子，眞正情況來了，不太擋事，而且他們的戰鬥經驗不够，一聞槍聲，往往畏縮不敢向前。再加上强盜們有時候在他們家庭中施壓力，

使他們不得不得過且過。

「根據以上的各種弱點，所以在治安上，雖然說是人手衆多，但並不能做到理想的程度，而且距理想很遠很遠。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法之徒就利用此種弱點下手，專門聲東擊西，鑽空隙，使人防不勝防。

「我曾建議使用過一種反間諜的方法，花錢買了幾個國際流氓，讓他們打入各較大的竊盜集團，以作爲治安的耳目，可是這種辦法，也只是第一次有效。第一次失敗他們就會立即發覺的。

「記得那一次—我們只使用過這麼一次—我們共計顧了三個人，每人的月薪爲一千五百鎊，最後這三人之中，有兩人被活埋了，另一人眞的做了强盜，一去不返。

「在一些五花八門的竊盜手段中，其中有一次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位當地的黑皮膚女郎—一個男人化粧的黑女郎。他裝得像極了，如不仔細觀察他的咽喉及其他的部份，除了脫掉他的衣服之外，就很難辨得出來。

「她是在一天晚上，假裝給一位支隊治安人員送信—說那位治安隊員的太太生了個男孩子，他並帶來了大批的酒菜，說是那位隊員的太太托他送來的，他是他們的新來的隣居，正在大家被他灌得迷迷糊糊之際，被我當場識破，首先我一把抓起來他的假髮，讓各位明瞭眞象之後，並命令各位馬上持槍出去。

「我一拳把那位假小姐擊倒之後，亦火速的衝出警衛室，果然不出所料：十餘條黑影，正在

向礦場移動。在一陣槍聲之下，擊斃了三個，其餘的分頭逃竄。

「待那位假小姐還了本來的面目之後，乍看之下，比他化裝的女人還要清秀呢！他的名字叫達士買，他是被人收買的，也可以說是被迫的，原因是那小子老是做着發財夢。

「達士買本來出身自南非的一個很好的家庭，可惜他不務正業，整日與一些地痞流氓，强盜土匪等之流一塊鬼混。於一九五一年，他被判了兩年的監牢。

「在獄中，賽馬曾親身去訪他。賽馬爲一位猶太人，家產百萬，他是從約翰尼斯堡專程趕來的，目的是拜托他代爲找尋一顆失竊的白色鑽石。

「此種白色的鑽石，據傳數量極少，其形像爲一個人頭形，賽馬計有兩顆—兩顆合成一個人頭像。賽馬對他說，那是他的傳家之寶，因此希望達士買利用各界朋友的關係，代爲查尋一番，只需知道它的下落即可，其他的問題可以不管，並言明以兩萬英鎊作爲酬勞。

「爲了怕達士買弄不清楚，賽馬並取出另一半讓他過目。據說，那確是一塊罕世之寶，其四射之光芒，足使觀者目炫。同時賽馬並向達士買保證，如果能幫助尋到下落，並願意做他的老朋友，負責他的一生費用。

「一九五三年十月，達士買出獄了，他表示先向北歐與鐵幕之內走走，並先支借了兩千英鎊的旅費，行前，爲了預祝他此行成功，特地又設宴爲他餞行一番。

「可是那傢伙，領了兩千英鎊之後，却偷偷摸摸的飛往英國去了，同行者還有他的妻子，兩

千鎊不久即被花光。他開始流浪，尋找職業。後來，他謀到了一個待遇剛够兩個人糊口的售貨員之職。做了不久，覺得發財的夢不易實現，又動起了腦筋。

「是年年底，他在報紙上偶然看到比爾斯在礦場與鑽盜開火的新聞，引起了他莫大的興趣。因此，第一步他想與比西・司里脫爵士打打交道，計劃進入鑽石界工作，以謀發展。

「主意一定，首先與他的太太商量。他的太太是位很賢慧的女人，對丈夫的雄心甚爲同情，最後決定先寫信與司里脫聯絡，信中除了說明要拜見他外，並把他自己的過去，亦作了一個有限度的自我介紹。

「司里脫對達士買有一種偏愛，而且對他甚爲信任，因此他決定把這件事情透過克堡里的偵探部，希望獲得諒解與支持。

「司里脫爲此曾會見雷德邁—雷氏爲南非警局的首腦—並獲得了他的同意與認可。國際鑽石安全組亦答應給他工作，同時鼓勵他多多賣力。」

說到這裡，布萊茲笑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這麼可笑，誰也想不到一個逃犯，竟然搖身一變而成爲治安單位的要角。受到了裡裡外外人的重視。

「警界的人士，一致相信達士買與蘇麥有接觸，蘇麥爲繼他之後出獄的一個罪犯，他在克堡里有一家汽車行，他並表示歡迎同達士買做朋友。

「唯一的麻煩是，蘇麥的朋友們都認爲蘇麥多嘴，說的太多，使好多人無形中受到了降級的

處分。

「談到這裡，我必須告訴你有關X的事，X爲一位出色的鑽石技師，爲蘇麥所顧，這個名字是我給他起的，因爲大家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來。他對鑑別鑽石的等級，有獨到之處，不管何地產品，只要經他過目，立即可以指出產自何地，價值若干。對於這種人才，當然大家都極力爭取。

「可是怪就怪在這裡，不管別人出他多少薪水，他一概拒絕，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個蘇麥。至於他何以那樣對蘇麥効忠，甚少有人得悉。當然，這也不能不叫人佩服蘇麥的手段了。

「也不曉得怎麼回事情，當達士買第一次與他會面之後，蘇麥突然聲明不再歡迎達士買，拒絕與他接觸合作，除非有X的支持。

「達士買心裡明白，他知道X是一個危險性的人物，可是他忍耐着，等待着機會。並在汽車行中花了一段日子，他是持着鑽戒作爲接近與談交易的藉口。

「後來X漸漸的和緩了，並表示如果在價錢方面不亂開口的話，願意促成他們的合作。

「鑽石偵探部的負責人稱：他們隨時都在注意着每一個人的行動。這話當然是有警告的成份，希望大家安份守己，別做非法的買賣，別有勾結，盜賣之企圖。

「達士買奉命轉告X，謂他的老板對他極有好感，非常放心，在外面的一切活動，均可獲得後臺老板的鼎力支持。並說他將在倫敦與非洲之間不斷來往。

「這樣一來，X的疑心突然升起，他意會到其中有詐。因此，他判斷達士買是眞的想對他們

施展買空賣空，所以他堅持一個原則—不見兎子不放鷹。

「後來鑽石偵探們找到了一位出身英倫，現於南非警界服務的官員。他們把他帶來，要求我告訴他一些必要鑽石方面的常識，同時他們也要求國際鑽石安全組，在他受訓之際，能够發給他一份薪水。

「因爲這不是一件壞事情，大家都沒有反對，可是，那個人我們却沒有看到，僅知道他的名字叫查理，以及他於十一月前往倫敦，首先去吸收一些市場方面的知識與經驗。

「達士買再度與X碰頭，希望獲得他的諒解。最後X同意在克堡里會晤達士買的代表人。不過，他堅決聲明，如果此次交談不愉快，以後再沒有第二次接觸了。

「當達士買的那位代表人物步出來自倫敦的機門時，我曾特地趕到約翰尼斯堡的機場去看他，當時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一個老狐狸—專門耍圈套的角色。

「於是我趕忙通知偵探部的人員，警告他們不要愚弄了X，上了那人的當，他們聽說之後，頗爲吃驚。立即採取防範措施。達士買把那位代表接去之後，首先以電話通知X，謂他的代表因旅途辛勞，需要休息，碰頭的時間容後通知。

「我不知道X的計劃，以及他所採取的對策，但事實擺在面前，達士買的把戲，却耍的不太高明，不管他怎樣花言巧語，利用人與人間的磨擦，以司斯脫作擋箭牌，妄想混水摸魚，乘機取利，但他的面孔總是逃不過偵探人員的眼睛。

「次日達士買通知X，謂他的代表人病了—疲勞過度無法起床，現在改派另一位代表。同意了，因爲他在官方的支持下，要看一看他們在耍什麼花樣。

「他們相會了—相會的是兩名便衣警察，與處境不利的X。X正玩着紙牌，顯得滿不在乎的樣子。不久，查理也去了。此時X將背靠在椅背上，似笑非笑的對查理道：他是個大好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對於其他的事物，還可以說知道一點，唯獨對鑽石却是門外漢，而且一向不喜歡那種東西。

「此外，他並祝福大家工作愉快，身體健康，如此而已。眞正說起來，這簡直如同開玩笑一樣。

「就我當時的看法，達士買是個極爲複雜的人；他粗中有細，細中帶粗，滿腦袋的小鬼聰明，使人估不透，他想盡量的拉攏人，接識人，並找機會加以利用。蘇麥就是他的主要目標之一。

「沒有經過X的同意，也沒有與其磋商，蘇麥即在他的汽車行中，安排了一個會議，在會中，他告訴達士買說，他將要邀請大批的主顧，帶着上等貨色前來交易。

「在那次會議之後，蘇麥獲得了兩萬鎊的活動費。達士買建議他把那筆錢存入標準銀行去，他說該銀行最爲信用可靠。蘇麥當時向他致謝，但事後却沒理他那一套。

「論說，鑽石偵探人員應該對汽車行加以搜查的，就當時的情況來說，有絕對的必要。可是，他們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好像沒有對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自此之後，達士買的時運漸漸的衰退了，首先，他的兩個得力的助手—喬凡與孟特脫斯，也是他的兩條觸鬚—被人暗殺了，這對他是一個慘痛的打擊，也是他莫大的損失，一時想抓兩個可靠的助手，太不容易了。而且有關方面也在開始積極對他施行壓力。

「一次，在達士買伴着他的一位朋友去汽車行，當時查理猜想，他的那位朋友，可能就是他的所謂第二助手了：那是與達士買在一起坐監牢時的朋友，是在過去四年之中，犯案纍纍的一個歹徒。

「那傢伙體高馬大，看外表是一個標準的强盜。他身上經常帶有武器，而且多愛獨來獨往。大家都管他叫蓋姆：是不是他眞實的名字，極少有人知道。

「他又抵達約翰尼斯堡，這次也是一個人去的，身藏手槍，褲插短刀。他首先打電話給蘇麥，向他表示，他想落脚了，動蕩的生活已感乏味，所以想到汽車行去謀一份差事，盼望能够於最短期間成功。

「他特別警告蘇麥，不要不够朋友，做出告發的事情。他說他很希望能够找機會爲蘇麥做點事情，只是沒有適當的機會，來日方長，將來一定効勞。

「那傢伙說了一大串江湖派的大話，其目的也不過只是想搞幾個花花，可是他失望了，蘇麥根本就不理會他，甚至認爲他有點幼稚，色盲，找錯了目標。

「因此，在那傢伙於電話中說完之後，正等着對方的反應時，蘇麥也立即回敬了他一套免費

的悅耳言詞：向他表示極爲誠懇的致謝了一番。

「但接着致謝之後，他却突然改變了態度，警告他放明白一些，不要自找麻煩，後悔莫及，需知道他蘇某人可不是好惹的，在各層社會與碼頭上，也有個三朋四友的。

「最後，他又提起達士買的名字，並謂達爲他的好朋友，所以看在朋友的面上，希望他能够停留在約翰尼斯堡，安定下來。他保證他的安全，負責他的生活費用，以及將來給他一袋子數目可觀的鑽石。

「這件事情，蓋姆當時未作決定，他的答復是考慮考慮。並約定兩個小時之後再行通知。要蘇麥不要外出。

「蓋姆放下聽筒後，立即同達士買聯絡，首先他詢問蘇麥是不是好惹的，達士買勸他不要盲目從事，一定要認淸目標，蘇麥這個人『吃』不得。

「繼而蓋姆又問達士姆願不願意到蘇麥處去，二人可以一同，不然，他也不必考慮了。達士買則謂他的身份不同，對方不會用他，再者，他也無法安頓下來。

「因此，蓋姆又打電話通知蘇麥，謂尙有要緊的事情沒有辦好，對他的善意無法接受。他除了致謝一番之外，並對蘇麥的邀請，表示十分的歉意。」

說到這裡，布萊茲不由得嘆了一口氣，在這聲嘆息之中，好像包含着很多複雜的因素：有遺憾，有感慨，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失望與哀傷—前者是對人、事而言，後者則針對着當時的社會

，對着一個一切為金錢的社會，一個暴露人性弱點的社會。

隨着他的一聲嘆息之後，繼而接道：「如此而已，這就是那天晚上，我見到達士買時，他所告訴我的這個故事。其中涉及他本人的事情，有的他談到了，有的則不够充實，有的則省略了，所以我又從其他有關的人口中，蒐集了之後，加以補充。

「在我們見面之後的第二天，達士買離開了倫敦，我們發給了他一筆獎勵金，並祝福他能獲得一份理想的職業，他也實在的需要一份合適而正當的職業了。

「生性頑劣的達士買，不但不自加悔改，痛改前非，反而仍在設計害人。他於拿到獎金之後，却蒐集了一些亂七八糟的情報，送給警方，陷害了蘇麥的兩個朋友。

「但是X仍然安全無事。自此之後，有一件事情對我們甚為有利，那就是合作上，我們做得更澈底了，在治安上，我們更加强了，不管是國際鑽石安全組，鑽石偵探部，以及所有的治安組織，在工作上，已較前配合得嚴密多了。

「因此之故，不管那一方面出了毛病，大家即可一目了然，也因此，大家也都樂意到外面跑跑。到歐洲，到非洲各地『出差』一番，反正公家有的是出差費。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如果我們彼此的合作太過密切了，就難免給某一少部份同事過意不去，原因是他們的外水沒有了，光靠薪水，畢竟收入有限。

「對於箇中的內情，恕我不能詳告，我以前在那一個單位工作過，所以家醜不便外揚，不然

，你一五一十的寫了出去，非有人臭罵我不可。」

我當時問他，在那個複雜的環境之中，南非的警察機關，與國際鑽石安全組方面，是不是發生過職權的衝突，以致搞得不愉快，或是一向配合很好，從來沒有發生過裂痕呢？

布萊茲道：「事情一言難盡，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的是：約翰尼斯堡團部的葛上校，在我的看法，並不是一位適當的人選，在做事上，有很多地方不够高明。

「其次，我懷疑麻煩的根源發生在坡里搭拉亞。此件事情，我是聽一位退休的上尉說的，那位退休的上尉，原來在英國皇家國防委員會任職，因此，他的情報比較可靠，而且豐富。

「據他所說，英國政府的高級治安人員，對南非的警察當局，始終就沒有敢放鬆過，所派去的偵探人員，無時不在監視着他們的動向。

「可是，據英國皇家國防委員會檔案中的有關資料，他們與國際鑽石安全組的彼此信賴，是勿容置疑的。就以坡里塔拉亞來說，不管那一方獲得情報，另一方立即就可以獲得。

「塔拉亞神出鬼沒，他賣給治安人員一條警犬，據傳是一條純德國種的警犬，治安人員希望牠能發揮一些治安與偵察的作用。有一次，坦干尹克發生了一件事情，當地的偵察人員，忙碌了兩天，沒有結果，於是我們就把那條警犬送給了英國皇家國防委員會的駐在人員，那知將犬放開追踪鑽竊之際，那條警犬却逃之夭夭了。

「後來聽說塔拉亞返回到了約翰尼斯堡，患了一場大病。一半為了好奇，一半為任務，我按

址找到了他。沒想到他曉得我的身份之後。竟然高聲的指着我叫罵道：『你這個英國的豬仔！我們這裡不歡迎你這種人！你應該馬上滾回去！』」

說到這裡，布萊茲突然笑出了聲音來。「你曉得我的意思嗎？我並不是因爲他罵了我而感到快樂，而是說經過了那次之後，我與他竟然成了好朋友。

「在工作上我們合作無間，與英國的警察們配合的挺好，而且我們的足跡遍及羅德西亞，摩洛哥，坦干尹克以及英國等的各大城市。他那卓越的表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稱得上最優秀的警察。

第六章　四十萬英磅之罪

在我們所有的談話時間內，除有必要之外，我是極少插嘴的，而且大部份的時間，我是用在筆記上，只有在他停下來，或是講到某特殊的接骨眼時，才短暫的抬起頭來，望他一下。

我們配合的極爲成功，他爲了遷就我的筆記工作，講話的速度很慢，而且不拖泥帶水，而我記的筆記，則完全採用速記的方式。並且在速記之中，又將用若干自定的字句與短語的號碼和記號。

對於筆記工作，如果能採取坐姿，伏於案頭，振筆疾書，也許不太困難，所以在我們以對坐的方式進行時，我還以爲滿可以勝任愉快，可是在我們進行中時，就有點吃力了。

不過，還好，除了我感覺忙了一些之外，對他所說的，都還可以勉强趕記了下來，只有一點不同，那就是所用的代表符號多了，整理起來多費點功夫。

在布萊茲向我述說時，自始至終，他就從來手中沒有離開過他的日記。他的筆記本很小，是一種可以放在衣袋中的，據我的估計，他前後大約換了七、八本之多。

從他手不離日記，日記不離手之中，增加了我莫大的信心：那就是他所說的，都是眞實的，都是有根據的，並不是空口說白話。

對於布萊茲的語言天才，給我的印象至爲深刻，尤其使我敬佩的，是他的風度與修養，這在

他談話的時候，可以獲得證明。

譬如說吧！在他設計那些歹徒與竊盜的不法行爲時，那怕那些不法之徒罪惡該下十八層地獄，但從來在口頭上，不加一句髒語，或是咒罵之話，這說明了他的修養功夫，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所能夠做到的。

其次是他在談到情況緊張的時候，絕不太過表於行色，或是指手劃脚，搖頭擺腦，空中揮拳，拍打日記，畫案鼓杯，以及加入一些『啊！乖乖、哈！哇！哎喲』等等的驚嘆語。

從這一方面，可以證明他穩重與沈着，這也正是一位標準的情報工作人員，所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而對布萊茲來說，他是完全具備了。

使我感覺較爲困難的，是在他談話的過程中，每每有一些我認爲很好的資料，而他却不一定同我一樣的感興趣，他就同廣播員一樣，一馬平船的講下去。

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就偶爾耍一耍小技巧——如禮貌的向他提出一個問題，故裝鋼筆沒有水狀，遞他一根烟，示意他喝口咖啡，或是起身替他加些咖啡等等。

在那天我們散步的談話中，我們差不多走了不少的路程。穿過卡斯巴，漫步於丹吉爾的路上。我們坐過酒店，也進了夜總會。總之，那次的約會，十分開心。

當我們在國賓俱樂部玩了一陣高爾夫球之後，又談到一個偵察語言的問題，也就是一般人所稱的江湖黑話——一些只有內行人才能聽懂的不成文法的短語。

對於那些難聽的音調，我不打算把它寫出來了，原因之一，那算不得什麼，任何兩個人都可以規定那種暗語，第三人都聽不懂。其次是，全世界各地都有各地的黑話，不普遍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在高爾夫球的功夫上，他比我要高明得很多，比如他三桿可以進洞的球，我却要加倍。他擊出的球走直線，而我擊出者多爲斜向。玩過第二次高爾夫球之後，我們席地坐在俱樂部之外的草地上，喝杜松子酒，以及飲了若干瓶當地出產的滋補飲料。

在我們席地而坐時，俱樂部內的咖啡女郎們，對我們兩個男性談得那麼起勁，頗感詫異。當時我想，一定有人會懷疑我們在鬧同性戀愛了。

也有好多位自以爲很有把握的小姐，向我展開攻勢：自動的跑過來陪我們聊天，也有的帶着一些點心過來。都先後被我婉拒了；我們向她們說，我們是電影編劇家，正在研究一部劇本的重要問題，爲了時間關係，無法奉陪了，改日一定拜訪。

爲了表示禮貌起見，我們並一個個記下了她們的名字。帶點心來者，錢由我出，點心讓她們帶回去自己吃。

「克勞斯威的那次衝突，是最主要的一次，」他說。「是役我也參加了，最初我先到約翰尼斯堡，弄清情況，特別是探明有關的江湖黑話——如『安全室』等——意思。即離開我們的總部。

「克勞斯威是約翰尼斯堡的一條外街，街道很平坦，兩側有行樹，爲聞名的藏龍臥虎之危險

地帶。

「我們通知鑽石偵探部，請我們要把該條街道攻下來，佔領到。而且立即就要採取行動。希望他們除了諒解之外，並給予充份的支援，以便一舉而成。

「同時我們還告訴他們，該地對他們亦極爲有用，對將來的幫助至大。其他的行政等問題，以及當地警局的聯絡，全由我們辦理。

「他們聞後甚表同意。經過了一陣火拚之後，我們傷了四人，死了六人。敵人死傷不詳，全部逃逸。

「於拿下了『安全室』之後，才知道得不償失，該室就是一間起居室——普普通通的一間起居室，其中有一小間凹進去的臥室，此臥室以一條布幕擋着，可以另走側門。

「室中只有一張沙發，別無桌椅。在一側的一個酒臺上，擺着十多只空酒瓶子。有白蘭地的，也有白葡萄的。」

「你們是否發現無線電機呢？或是其他的特別裝置？」

「是的，最佳的發現。我找到了一架名叫『麥尼風』的東西。

「這種東西並不稀奇，在市場都可以買到，而且是公開出售。實際上就是葛氏特普所發明的那一種。

「此種通訊器材，携帶特別方便，可以放在腋下，也可以裝在衣袋中。不但可以發話，可以

收聽，同時還可以錄音，爲偵探人員最理想的通訊工具。

「最早到這所房子來的一位，是威廉姆・P・雷賴——『冬尼』雷賴。你還記得這個名字嗎？一年之前，在亨利奥班女皇的私人別墅中，失竊價值二十萬英磅的鑽石案，就與此人有着莫大的關係。

「對那個人，我們在倫敦監視，跟踪了他好幾個月，後來又到巴黎，從巴黎到比利時，又轉至南非的沙崗鎮，再返回倫敦。

「後來會經一度失踪，不過我們都猜想可能是去了納魯貝。納魯貝爲英國格拉斯哥附近的一個小城，是世界有名的造船業中心之一，也是有錢男人們的樂園，各型靠姿色吃飯女人的淘金場所。

「談到這裡，我必須向你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座小鎮的背景。該城建築於一八六五年，最先到此者爲羅拔先生，他是英國船業界人士。首先他組織了一所小型的造船廠，生意極佳，商業隨之繁榮，人口逐漸增加。

「到了一九一二年，他的兒子繼承父業，力謀發展，擴充設備，增僱人員，已成爲英國私人造船廠的最具規模的一家。當地亦隨着更趨繁榮了起來。

「『創業容易守業難』，這是東方一句極具哲理的治家格言，至一九四三年，傳到了他的第三代・約翰遜・喬治・羅拔，一切全部丟失。

「喬治・羅拔討了一位美國太太，據悉是一位歌舞明星——自然是名不見經傳的三、四流角色。

但生得却是嬌艷絕倫。在結婚之後不久，喬治．羅拔的小舅查姆亦自美趕來定居，並入了英籍。
「由於查姆眼見他的這位富豪姐丈不務正業，不安於室，日夜在外濫交朋友，置事業於不顧，於是決定採取了兩項計劃：
「此兩項計劃爲：一、掌握船廠的大權—在其姐姐的協助之下，此項計劃，於不到一年之中，順利完成，並抽存了一筆鉅款。二、賣掉造船廠，改營俱樂部：經營一筆筆的被查姆抽存之後，廠中的工作，逐漸陷於不景氣的情況，最後只有關門大吉。
「查姆所以如此做的原因，是因爲他對造船事業純屬外行。因此決意私自存款，改營他極有把握的俱樂部—黃色的夜總會。
「待喬治．羅拔發覺事情不對時，大勢已去了。結果在一氣之下，自殺而死。並在遺書上寫下他的妻弟騙了他，可是在法律上，英國政府對這件事情却沒有辦法。抓不到騙他的證據，而且輿論都在批評他自己吃喝玩樂，不務正業。
「俱樂部開張之後，生意頂盛，吸引了全英國的公子哥兒，大有成爲英國娛樂中心之勢，因此造船的場所，也相繼一家家的遷移，改建成了豪華的旅舍。」
爲了此一俱樂部的設立，曾引起英國兩大政黨的激烈爭瑞：勞工黨主張應該取締：大英帝國不應容許充滿色情的場合在國土上出現。而保守黨則認爲黃色俱樂部，也是營業之一種，因爲俱樂部並不是阻街女郎，也不是在馬路上赤身露體，引誘路人，而是所謂『願者上勾』，國家只管抽

稅即可，有什麼不可？
「該案會爭執了好多次，但每次都是各執一詞，所以沒有什麼結論，因此這件事，也就只好不了而了之。最近聽說若干來自外國的觀光客，以及國內的政府高級人員，甚至休假中的軍事首長等，也紛紛前往了。
「該俱樂部的名字爲『國際俱樂部』，由查姆與他的姐姐負責，裡面除了查姆之外，沒有第二個男人，有世界各地的女郎，其中號召力最强的有二：」
布萊茲說到這裡，吞了一口唾液，又瞥了我一眼，他的意思我知道—是看看我的表情，是不是在記，是不是有興趣。在他發現我在振筆疾書時，又繼續道：
「第一種爲『環球小姐』，據聽說，其中確實有若干位有環球小姐頭銜的女郎，不過，却不是前五名加過冕的，而是初選時遭淘汰的那些，她們有的不好意思回國，於是就自動的留了下來，被『國際』以高價僱去。也有的回國之後，愛羨英倫又回去的，數目不詳。
「第二種爲『喬治亞神秘女郎』，喬治亞在外高加索，此地出產美女著名於世，『美女』之名的由來，是由於她們的皮膚—白嫩出奇的皮膚。有人形容喬治亞女人的皮膚，可以彈指而破。爲數頗多。」
此時，布萊茲燃上了一支烟，意思是說，他的這個黃色俱樂部的插曲，已告一段落。
「我太孤陋寡聞了，」我向他表示歉意說：「生於英國，長於英國的我，雖然聽說過它的名字，在報上看到過他的名字，但對於它的詳情我却是一點不知。」

「這並不算得寡聞，而是因為寫作上的繁忙，無暇顧及這種對你不關重要的事情，或者說是你不喜歡社會新聞。」他抽了一口烟，接着說道：

「好了，現在再回過去，接着先前的談。當我猜測他可能抵達納魯貝之後，倫敦當局即建議我們對他加以監視。

「於是我們首先與肯亞的警方取得協調，希望能够予以跟踪。可是在我們尚未找到頭緒時，約翰尼斯堡的報紙已刊出了有關他的消息。

「據某一天的報紙刊載；謂冬尼雷賴曾於『委員街』的皇宮大舞廳。除了肯定的證明是他本人之外，同時並刊出兩位與他共舞的舞女的名字。

「此時我們並沒有因為看到了報紙，就疏忽了與南非警方的聯絡與合作。一方面我們記載着我們的工作調查告報書，一方面把我們所知道的有關雷賴的資料，全部告訴了克堡里的鑽石偵探部。

「由於種種跡象的顯示，使我們不得不懷疑他與國際鑽石安全組有些瓜葛，而且可能有着不平凡的瓜葛，合作得極多嚴密而高明。

「一天，我們又獲悉他又到皇宮大舞廳去了，因為南非警方限於法令，不能隨便無故亂闖舞廳，於是我們只有單獨派人前往—當然，也只是去看看而已。

「在我們找到他時，他正興高彩烈的與好幾位出租女郎狂舞着，樂隊奏着一種低級的音調，

像南美紅人的歌謠，又像酒醉後呻吟的一群老人。

「我們證實了是他之後，立即混入人群中，注意着他的行動。那天很慘，他好像獲得了情報，一直到次日凌晨兩點鐘，他才眞停下了舞步，害得我們派去的人員，肚子裡大鬧空城計。

「最後，我們終於在安全室會見了他。他表現甚佳，願意合作。原來他是在為鑽石私梟們擔任情報工作。

「在一九五五年初，我們弄清楚了他的底細之後，遂不再對他重視，但是，碍於無充足的證據，我們沒有整掉的雷賴，竟然胆大包天，動起英國皇家私產的腦筋來了。

「是件事情發生之後，我內心裡甚感不安，不管如何，還是不能說一點責任沒有的。因為我們曾經掌握過他，後來又把他隨便的丟開了，如果能對他始終如一的加以監視，其一舉一動瞭如指掌，當然事情就可以避免了。

「到了一九五五年的七月，他跑來見我，希望找一個工作，特別是希望找一個像這樣的工作。

「他有作戰經驗，我是知道的，在他的簡歷表上，也曾記載着多種特別性質的職業，如私家偵探，助理律師，以及破壞地雷隊的小隊長等等，這些工作都是要智力，勇敢與學識才行的。

「論講，當時我們正是需要這種的人才，於是我答應他，目前尚不缺人，將來一旦有機會，一定予以推荐。我建議他耐心的等着，此外，並暗示他，在等待的期間，要安份守已，不然，是

沒有希望的。

「六個月之後，情況變了，在皇家的那件案子中，他被控制了—罪名是涉嫌與强盜有聯絡。我當時得悉此事之後，甚感難過；不管他與這件案子有無關係，對於此案的進展速度，委實也太嫌牛步化了一些！

「對於安全室，我們下了極大的功夫。情報來自各種不同身份的人。他們通常都是夜晚的時候來，有不少是冒牌貨，但大多數都是爲了錢。

「有時候情況有變化時，人員增加，只需花一鎊，兩鎊，就可以獲得一項情報。有時候我們也收買一些反對當地政府的資料，以及當地政府官員之間的敵對情形等等，有時候也有沙漠中發現金塊的消息。其中有一次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二月。轟動一時。

「它是這樣發生的，在一九五四年的九月，有這麼一個傢伙—我都是稱他爲卡茲—到了布拉格。此地爲一邊界之要點—位於里巴巴與羅德西亞南疆以及南非聯邦的中間，形勢險要，地位重要。

「在布拉克的市區之內，充滿着各形各色的人物，雖然算不得一個大都市，人口還不到六萬人，但却包括有七、八個國家及地方的人士，治安之情形不太良好。

「凡是到這兒來的人，不管男人與女人，目的都是相同的—爲了搞錢。所不同的是，有的直接搞錢，有的間接搞錢而已。

「直接搞錢者多是耍槍玩命的强盜之徒，其中主要的包括鑽石私梟。間接搞錢的則爲賭徒以及靠姿色賺錢的女人。前者搞錢的目標爲鑽石礦場，鑽石商人，或是在運輸鑽石時，中途打刧。後者搞錢的目標則爲强盜與私梟。他們的錢來的容易，自然也花的容易；只要有賭、有酒、特別是有女人即可。

「在卡茲的馬甲口袋內，藏有一顆重量八克拉的沒有加工的鑽石；自然是高等貨色了。聲明出售，後來爲鑽石貿易公司買去，價錢爲四十五萬五千美金。

「據內行人傳說，該顆鑽石產自西非，不是開採的，而是被海水或是山泉冲積而出。在它未到羅德西亞以及卡茲的手中之前，可能早已週遊過世界好多次了。

「固然這顆鑽石的價錢並不算低，但比之與原持有此顆鑽石的卡茲來，却算不得什麽了不起的東西了。

「我的意思是說，在當時的羅德西亞而言，『卡茲』二字，幾乎就可以代表該地區的鑽石市場了：他交際廣濶，能拉得開，消息靈通，活動的半徑大，貨的來源多，銷路亦廣。

「不過，他所以能够如此的原因，並不是他一個人生有三頭六臂，而是得力他的一位老朋友的協助。他的這位老朋友的名字爲卡爾，是一位大富翁。

「卡爾過去曾吃過官司—在克堡里時被控告過非法交易，那次罰了他七萬五千英鎊。雖然這筆數字並不能壓倒他，但在精神上是一次空前慘痛的打擊。據悉在此次的判決中，卡爾表示不服

，並企圖以武力反抗，後爲卡玆所勸阻，沒有鬧大，後來還是繳了罰款。

「對於鑽石私梟們的動態等等，卡玆的消息特別靈通，譬如說，除非那些傢伙們不動，不然，馬蹄一響，他就知道今天什麼地方要出事情了。

「卡玆供給卡爾的是類消息甚多，所以，他們倆在『互惠』之下，都獲得的好處不少。

「一九五五年的二月，在羅德西亞，卡爾曾一個人去見偵探葛魯貝賴。葛氏爲當時約翰尼斯堡鑽石偵探支部的負責人。爲一位警察出身的優秀偵探工作者，對於卡爾的造訪，自然表示歡迎。

「當他聽到卡爾的故事之後，認爲卡爾一定是想與國際鑽石安全組拉更多的關係，然後打通南非的警察當局。

「可是於我獲悉此項消息時，除了認爲他確有以上的兩項企圖外，我還判斷他於達到目的後，並將同我聯絡，最後提出建議，在安全室中，約定好一個時間，要我們去見卡爾。

「事情的變化與我的判斷並沒有什麼距離。在安全室中，當卡爾手中端着酒杯坐下去時，我們的談話就此開始。

「我簡直搞不透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打一個很不禮貌的比喻，他的話難聽死了，同瀉肚子的聲音差不多。

「如果他是說英語，最好不過，即便他是說法語，我也自信沒有問題；可是偏偏都不是，他

說的是一種非洲土話，土話中帶有法語音調，並加雜着若干法語的短句與單字。

「因此，我們開始談話之初，我對他的話幾乎連十分之一都聽不懂—當然他對我的法語，也不見得能全部消化。

「所以在最初的一段談話中，我時常打斷他，反問他，讓他再重複一次或兩次，後來，我們用上了手勢，儘量的採用『是的』，與『不是的』兩個字眼。最後，勉勉强强的我聽熟了他的語調，可以大半了解了他的意思。

根據卡爾所說，那顆鑽石是卡玆失落的，在布拉格失落的，在布拉格的水中失落的，後來輾轉落入了鑽石私梟之手，又被帶至黃金海岸。

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稱：那顆鑽石，於一個月之內，從坦干伊克，轉到剛果，從剛果到柏林，到北歐一帶，然後回至南非。週遊世界是後來經過鐵幕國家，過日本、到南美、到北美、到英國、又返回非洲去的。

約翰尼斯堡可以說是那顆鑽石的終站。當時卡爾想以他的名望，以及利用他與卡玆的關係，同礦場方面拉交情，與國際鑽石安全組建立友誼。

「我所以與卡爾接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以他的各種關係爲觸角，探聽一下久以失去音信的達士買，原因是我還想知道一些別的東西。

「爲此，我也拜訪過南非，以及北羅德西亞的警察當局，告訴他們我的用意，並要求他們給

予協助。另外除了供給他們若干他們需要的情報外，也答允他們，凡是應該保密的東西，絕對守口如瓶。

「後來，在他們的協助下，我得悉了卡爾的動向：他以旅行作藉口，去了羅德西亞，與鑽石私梟打交道去了。

「除此之外，卡茲又告訴了達士買有關他的經過情形。並買了一部份鑽石，越過邊界的檢查，潛入南非聯邦。

「聽說鑽石大部賣給了鑽石公司，但對羅德西亞的鑽石市場，自此，他却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也獲得了若干寶貴的情報。」

布萊茲頓了一頓，又着說道：

「實在的說，在當時，我十分淸楚我與卡爾所保持的一種關係與立場。我不怕任何人懷疑我有不法之擧，或與他人有爲非作歹之行爲，混水摸魚、飽入私囊。在工作上，我並沒有愧對職守，因此，不管同任何一號的人物接觸，我心中都沒有存着不安，或是顧慮等的心理。我非常坦然。

「在當時，對於卡爾來說，南非的警察當局就簡直找不到一點反對他的依據理由。可是後來的情勢變化，大批的鑽石，源源自羅德西亞流入南非聯邦，却對我的工作進行上，變成了一件不太平安的事。

「經過再三考慮的結果，我無數次的向南非羅德西亞的警方交涉，最後把他們一一說服—要過問卡爾，由我負責來單獨對付他。

「說起來，卡爾眞還算是一位『老實人』，自此，他好像安定了很多。

「不過，有一點是使人最不了解的，那就是他爲什麽以國際鑽石安全組的錢，去買鑽石私梟們的貨？又爲什麽把購得的錢帶回來時，一點消息不讓我們知道？

「在卡爾乘機赴諾拉之前，我們在安全室有過最後的一次約會，在那次的約會中，沒有給我帶來一點快樂。

「在我們談話的時候，他向我說，對於羅德西亞的鑽石市場情形，卡茲表示已不願再與他們合作了。

「在聽過他的話後，當時我心裡想，卡茲一定有某種麻煩—比如受了某項壓力。再不然，就是卡爾失信，或是要花樣。

「我有我的整套計劃，由於時間的倉促，使我沒有改變計劃的時間。所以當時我就告訴他一個人的名字—那人住在肯威—以及如何寫信到國際鑽石安全組透露消息的事。

「最後，在他皺着眉頭之下，我又建議他以後多多聯絡。

「在他離開之後的兩個星期之中，他前後一共打來了三封電報。我方才所以稱他算是一個老實人，也就是這個意思。

「三月七日，卡爾由肯威轉赴康巴特，他的第二封電報，就是於十八號在這兒發的。原文如下：

「如果此地行情不佳，二十二日即返」。

由這一封電報之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情況，毫無把握，也可以說是太壞了，壞得簡直就不是那麼一回事。

「康巴特的鑽石私梟，是非常活躍的，而且數目衆多，也因此，卡爾好像成了市場上的神秘人物。所以我的懷疑也就越來越大：我覺得有某些雙重身份的人，在國際鑽石安全組的掩護之下，正在從事着大筆交易的非法買賣。

「站在責任的立場，我遂把我的是項懷疑，悄悄的告訴了偵探警察長葛羅博賴，建議他留意卡爾的行動，不要弄得將來無法收拾。葛羅博表示甚爲重視。

「三月二十二日，卡爾好像漫無目的的呆在死牛嶺機場，現出心事重重的樣子。良久，他的行李箱才被搬到隔離室，接受檢查的手續。

「當時他的表情十分憤怒，原因大半是因爲太不公平了。後來他同一位穿便衣的人打招呼，滿腹牢騷。那人向他自我介紹着，說他在鑽石偵探部工作，名字叫司密斯。

「在那人自我介紹不久，卡爾突然咆哮着道：『說了半天，原來你竟是來向我賣牌子的?!』停了一下，然後他又以右手大拇指反翹着指指自己的前胸道：『隨便吧！鑽石都在這裡！』

「司密斯沒有理會他，淡然一笑之後，遂彎下腰去檢查他的箱子。在司密斯彎下身去不久，很快的又抬頭望了卡爾一眼；原因是他認爲卡爾不會那樣老實被搜查的，但事實上，他並沒有反對。

「打開箱子之後，發現在箱壁中藏有一個羊皮包，包中包着五十二顆大小不等的鑽石，都是一等貨色。當時司密斯向他表示，該批鑽石必須查明來源。

「卡爾的回答很堅定：他說：『沒有關係，不然，我絕不會那樣老老實實讓你碰一碰我的箱子的，而且我相信你老兄並不一定就是我卡某人的對手。不過我有一個條件，你說到那兒，我同你到那兒，但箱子必須讓我提着，坦白的說一句，我對你的身份，不得不有是項顧慮。』

「司密斯對他的這一陣挖苦，並沒有放在心上，點了點頭後，二人即行駕車離開機場，進入安全室，接受進一步的檢查工作。

「卡爾說，他抵達諾拉機場後，即行打電話給出租汽車公司，要他們趕快派車來，接他到距機場四十英里的肯威旅社去。可是，車子却三十分鐘才到。

「那部汽車的司機是當地人，開始時，他們談得很起勁，因此卡爾遂改變話題，詢問他一些關於鑽石買賣的問題。

「那位司機也很機警，在口氣中他意會到他的這位乘客可能來頭不小，於是便介紹給他另外一位出租汽車的司機，除了告訴他那位司機的名字外，並向他吹噓一番，謂那位司機是位鑽石通

，在康巴特鑽石的市場中，他是無所不知的。

「卡爾對於是項建議，不太放心，他不敢相信那位司機。所以儘管那位司機已經安排了若干圈套，但狡滑的卡爾，並沒有上鈎。

「據卡爾自已說，他在肯威活動了十天，可是，在買賣上沒有一點成績，本來他是打算進一批貨，由於不如理想，所以連一克拉也沒有購買。

「在他於給我的電報中稱：與各方接觸的結果，均無理想的目標：沒有可買的貨色，他準備再以數天的時間，從歐洲到剛果與羅德西亞的邊境一帶跑跑。

「後來，卡爾說，在他所經過的地方，第一個收穫，就是他接識了當地的不少活躍份子。他的所謂活躍份子，當然是指在鑽石圈內走動的人。

「在那些活躍份子之中，除了鑽石私梟之外，並有專門販購情報工作的：此種行業者，又有兩種：一種是把情報賣給北羅德西亞的警察當局，一種是把情報售給鑽石的非法買賣者。

「但眞正說起來，這完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主角還是鑽石私梟。所謂『時勢造英雄』，這些南非的風雲人物，都是由於環境培養而成的。由於金錢，鑽石培養出來的。

「就我所知道的—而且也曾看到過的—一位此類女風雲人物，她的名字叫嘉珊寶妮蘿芙蔓，二十四歲，法國人。她就是一典型的風雲人物代表。

「憑着她的語言天才與姿色，在南非鑽石圈中，黑白兩道都有不平凡的接觸。舉例來說吧，

同一天，中午，他陪着警察局的局長吃飯，晚上，說不定就會伴同私梟的首領們談天。

「她把不完全的情報賣給治安機關，同時再以反情報高價出售給私梟，裡裡外外的賺錢。據悉她在巴黎擁有六家觀光大旅館，財產何止百萬。

「由於她供給警方的情報，並不都是假的。所以最初的工作頗爲順利，私梟也頗爲諒解她的立場，有時候放幾個烟幕，或是來一個『聲東擊西』的方法。

「在此種情形之下，她前後共計幹了三年，終於爲警方所不容，逮捕之後，判了她十二年的有期徒刑。後來以四十萬英鎊交保—事實上是贖罪—不了了之。可是在她拿出此款時，並沒有典當她六家旅社中的任何一家。

「但是話又說回來了，不管怎樣解釋，卡爾總是有兩個問題做的不太光明：第一：他爲何把鑽石藏在箱子裡？第二：他在電報中又爲何一字不提？

「在我當時曉得這件事情之後，有說不出的感想；由此也足證明『人心隔肚皮』這句話的含意了。

「據卡爾的解釋，他所以沒有打電報，以及暗藏在箱子內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爲時間的關係，再方面是一種好玩的性質，嚐嚐『夾帶』是一種什麽味道。

「不過，此種解釋，太過勉强，任何人也不會相信的。首先他就應該向司密斯打個招呼，或向任何一位治安機關的人員打個招呼。他絕不是不懂得這一套，而是沒有去做，當然也就令人無

法瞭解了。

「但儘管如此，對於他的兩點理由，也不能說是一星點兒也講不過去，它甚至使鑽石偵探們感覺頗有道理。

「還有更滑稽的事情呢！當卡爾把此事向國際鑽石安全組提出報告時，就憑着以上的兩點講不通的理由，竟能使北羅德西亞警方，與南非當局，感到非常滿意。

「這也正是他聰明的地方，也是他的成功之處，簡直使我啼笑皆非。

「事實擺在面前，站在我的立場，我要力阻是類的滑稽劇再度繼續上演下去，因此，我主張盡速的甩掉他，不能讓他再這樣不三不四的混下去了。

「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我們將他送到比屬剛果，同時發給他兩千五百鎊的生活費，就此與他再見了。」

布萊茲說到這裡，停了一下，意思好像是說：他的談話已告一段落，下面的就要改變話題了。

「爲了工作上的需要，後來我曾飛抵伊麗莎白谷以及坦干尹克，去看威廉遜的兩處礦源，特別是幫助他們解決交通方面的困難。

「該二處礦源相距甚遠，如單靠汽車，馬匹等之交通工具，太嫌不足，而且容易發生危險，等於在給歹徒送禮。另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外運，可是又不能僱一團士兵保鑣護送。

「最後考慮的結果，決定利用東非航空公司的班機所飛行的納魯貝到杜班的航線。當我到羅德西亞去的時候，曾盡了不少力量促成此事的早日實現。

「談到這裡，我必須提到另外一個人，他是過去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一位侍者，對於這個人，我一向稱呼他爲蘇里萬，由於過去在航空界混的很久，因此在離開英國海外航空公司之後，竟然搖身一變，也成爲飛機駕駛員了。

「無巧不成書，蘇里萬當時就飛納魯貝到杜班的這條航線。他曾在倫敦的國際鑽石安全組服務過，成績甚佳，當他到非洲來的時候，曾向我聯絡過，並表示樂意爲我們服務。

「納魯貝爲東非航空公司總辦公處的所在地，也是後來威廉遜礦場的補給與運送的中心點。而蘇里萬也成了經常的顧客之一。

「由於蘇里萬對威廉遜礦場有貢獻，具有『功臣』的身份，再加上他在攜帶上格外方面，致而不久就成了私梟們爭奪的對象。

「最初蘇里萬尙能守住立場，不做非法之事，可是經不起私梟們的一再威脅利誘，再加上利用女人的攻勢，與特別高的代價，終於使蘇里萬點頭了。

布萊茲說到這裡，微嘆了一口氣。

「地球上的人，能經得起考驗者太少了，不過，這也難說，威脅利誘畢竟是吾人的大敵，有的人對它不堪一擊；能完全戰勝它者，也就是我們所崇拜的聖人了。

「而此種情形的發生，對當時的我而言，則不啻又面臨到了一個强敵—一個有經驗的鑽石私梟—一個社會上的害羣之馬。儘管他告訴我，無論何時，只要他携帶鑽石到杜班來，都會首先通知我，可是，像他這種已經入了殼的人，其言語，行動就不可以相信的了。

「可是，我仍然再三的警告蘇里萬，不管在何時何地，亦不管他身上帶有鑽石與否，都得隨時準備接受檢査，不然，可能要有很多痲煩產生。

「蘇里萬不笨，他瞭解我講話的分量，所以在略一考慮之後，即行接受了我的是項帶有警告性的建議。

「在此之後，千奇百怪的事情，時有發生，但大部份都是零零碎碎的，過去就過去了，誰也沒有放在腦子裡。

「我並不是說—也沒有那樣說，私梟們個個都像蘇里萬一樣辣手，也沒有說蘇里萬的一舉一動，皆被私梟們所控制，事實上並沒有如此嚴重，不然的話，負責治安的人員，老早都被不法之徒吃掉了。

「但是無可否認的蘇里萬確處於一個不平常的環境則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某日，我收到一封密碼信，是蘇里萬寄給我的，在信中，他要求我允許他在杜班與他碰面。他沒有說明白是什麼事情，只是告訴我有一項新的發展要同我討論。

「至於是什麼事情？什麼發展？我當時一點也沒有猜到，不過，就情形來看，可能是一件很

不平常的事情。

「在我們約會的前夕，事情發生了，當蘇里萬駕着東非航空公司的班機飛越卡里曼嘉洛山峰時，不幸失事撞山。該峰爲非洲最高的山脉，機上所有人員，全部罹難。」

布萊茲限感慨的搖了搖頭，「我把這件事情視爲一件『最壞的幸運』，但對鑽石私梟來說，却是一件最好的新聞，特別是在坦干尹克，與比屬剛果一帶的私梟爲然。」

第七章 奥佛的復活

次日，我們緊接着又約會了一次。這次的地點不是散步的方式，也不是在酒店中，而是在我的房間裡，此時我還是住在米查—南非的一座小城。

那天布萊玆同我談了一天，一天我們都沒有出門，連吃飯都是從外面叫來的。在談話與吃飯中，我們相處得均極愉快，好像多少年的老朋友一樣。

中國有句俗話，謂「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這是一點兒也不錯的。就以我與布萊玆來說吧！我與他雖然過去不認識，可是却一見如故。當然，對我來說，目的是請求他說話的，而在他而言，竟然能够爲此熱心的向我敍述，這證明他對我也沒有懷着惡感，不然，他很可以推辭，即便勉强答應我的要求，也可以隨便應付應付了事。

從我們第一次見面開始，我發覺彼此就都懷有很好的印象，此種發覺，很快的我就證實了是不錯的：包括在我們談話之中，以及談話終了之後，乃至於現在。我們已經成爲了眞正的知己；這是我從事寫作之外的最好收獲。

在是日於我房間的談話中，我們大半的時間是校對前一天我們散步時我所作的速記，以及當天晚上我回去後的整理內容。校對的方式，是由我來摘要的講述，特別是日期的正確性。

當布萊玆校對我的筆記時，他靜坐在我的對面，有時候睜着眼，有時候閉着眼，沒有錯的地

方，他不講話，也沒有什麼動作。但遇有與原意稍有出入時，他就立即示意我停下來，然後加以更正。

在我們全部進行的過程中，這是我與布萊玆在校對工作上，最下功夫的一次，原因是前一天我們是在行走中進行的，所以在作筆記的時候，比不上坐着那樣完善。

爲了更進一步的瞭解鑽石礦場的情形，包括不法之徒活動的其他方法，是日，我向布萊玆探詢了很多寶貴的資料，由於這些資料，其中有不便公開的，所以在此種情形下，也只有割愛了。

在那天其餘的時間裡，布萊玆也談到不少其他的，我都一一記了下來，而且十分詳盡，尤其對亨利奥佛先生（這不是他本人的眞名字，眞名字連我也不清楚，因爲布萊玆根本就沒有告訴我），使我有深刻的印象。

「以我的看法」，布萊玆說：「防止礦場失竊的最好辦法，應從內部健全開始，用人不當，怎樣也是防不勝防的；兒子偷父親的錢，或是太太偷丈夫的錢，比强盜，扒手都要容易，此即所謂『家賊難防』那句話了。內部不健全，其他均爲治表的方法，什麼偵探、警察等治安組織，均難收到十全十美之效。

「以上是我個人的看法，不過我十分相信，我的這種看法，是絕對正確的。當然，如果能內部健全，用人得當，是可以避免大部份損失的，假如再能與治安人員配合，內外一心，不管是竊盜也罷，私梟也罷，沒有他們插脚的餘地，自然也就慢慢的淘汰了。」

說到這裡，布萊玆笑了一笑，帶着無限的感慨道：「這種事情，眞正說起來是一言難盡的，要是世界上一旦沒有了不法之徒，那麼『法律』二字，也就要在字典中被删去了，法院將倒閉，法官、律師與警察等有關治安人員，均將失業。而你閣下也不會自遙遠的英倫趕到南非來了。」

為了想獲得更多一點的資料，於是我向他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假設我是一個歐洲籍的工人，一旦在我不幹的時候，要離開像康索里塔鑽石礦場這樣的地方時，將會對我發生什麼事情呢？」

「哦！如果我的猜想不錯的話，你將被送上一輛礦場的交通車，載到一間X光室，沒有一點光線的黑屋子，首先檢查你所携帶的行李，那是一種非常詳細而且不太禮貌的檢查。

「你的行李袋，或是行李箱，要全部打開，衣物都擺出來，放在地上，你站在一旁，不准接近，如果沒有什麼賍物，他們會向你致歉，有時候也會贈你一點榮譽的紀念品。

「檢查過行李之後，這就輪到你本人了。他們將把你帶到另外一個房間，請你接受身體部份的X光檢查—從頭到胃，到脚，毫不馬虎。

「在檢查之中，假使發現你的胃部有一個黑點，檢查人員就會馬上通知有關單位，把你送到醫院，接受進一步的檢查。直至證明你胃部的那個黑點是什麼東西為止。」

「可是鑽石吃在肚子裡，難道就不怕有危險嗎？」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不過，如果你能想起『人為財死』那句話，這個問題，就算不得什麼

問題了，有的人硬是要錢不要命的。不過，對於胃中藏鑽石的事，我據所知，二十四小時之內，不致會有什麼大的危險。

「歹徒們有的是辦法，他們在得手吞下幾顆名貴的小型鑽石之後，很快的離開『現場』，到一處預定的地方，再把鑽石弄出體外。甚至對身體沒有一點損害。

「據我所知道的，他們通常採用的方法有二種：一為自肛門瀉出，一為口中吐出。但不管是從肛門瀉出也罷，自口中吐出也罷，都得用特製的藥物。據一位有經驗的歹徒稱，用肛門瀉出的方法較慢，差不多最快四個小時，吐出的方法較快：吃下藥後，立刻見效。

「對於這種方法，為什麼會對腸胃，喉嚨沒有損害，實屬人體一大奧秘，此一問題，只有留待醫學家，或是上帝去解釋了。」

「是不是還可以採取其他携帶的方法呢？」

「不太容易，就以康索里塔礦場而論，在場的出口之處，除有專門的警衛人員之外，並養有若干條警犬，他們都是專家，且備有特製的機器，在你從他們旁邊經過時，極容易就會被偵察出來，屆時：別客氣—請裡面坐坐！

「對於此種手段，使不少的種族間不諒解，也有一部份人能够諒解。他們所以如此對待歐洲人的原因，完全是因為他們使人失去了信心，所以才採取的這種先小人後君子的方法，果眞你是清白的，同樣的會獲得場方的尊敬。

「那兒其他地方的工人不多，歐洲人只是居於第二位，最多的還是當地人。而對非洲人來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可靠的，他們幾乎個個都是忠實的工友，工作認眞，沒有壞念頭，守時，上班的時候，一定上班，如沒有壞人在背後再三的威脅利誘他們，他們是不願自動做違法事情的。一句話：他們每一個人，都非常診視自己的那一份工作。

「當地的工人還有一個好處，有服從心，凡是一件事情，場方規定下來之後，他們絕對的遵守，而且要盡量的達成任務，所以每一個礦場的負責人，對當地的工人，都有深刻的認識，良好的印象，諸如接受X光檢查的，對於非洲的工人，簡直就沒有聽說過。

「過去，我時常這樣想：即使現在我還是在這種想：愈是文化進步，科學發達的地方，其人民也愈是不可靠：滑頭，現實，自私與不可交往，反之，愈是文化水準低落，科學落後之處，其人民也愈是忠實，有信，够朋友。

「請你不要誤會我對歐洲人有成見，其實，你與歐洲人，也是因爲你我都是歐洲人，所以我也坦白說出我不願意向別人說出的話，事實上就是如此的！直到現在，我還是存着這種想法：對交朋友來說：我寧願多交一位非洲的鄉下人，或是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不願意輕易交一個歐洲人，特別是油頭粉面，西服畢挺的歐洲人。

「這兒的人，同美洲各地的印第安人一樣，慣於保守，誠實，人不犯他，他絕不犯人。非洲的土人更是如此，即使你有一點點小小的對不起他們，他們也會原諒你。

「東方有句俗話：『殺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這句話在東方也許是至理名言，可是在這兒就近乎多餘，實實在在的說，就我若干年來的觀察與接觸，絕大多數的土人，眞的是連『防人之心』都沒有的。

「他們的腦筋純潔，也可以說是單純：一是一二是二。不過，也許是近來各方面都進步了的關係，現在不守規矩的人，比較前些年要多了一些。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人，還是老老實實的，爲歐洲等地的工人所不及。我喜歡南非，所以在退了休之後，我還是選擇這兒來作爲我渡假的地方。

「亨利奧佛是一個美國人，而美國則是世界上一個最大的鑽石市場，也是鑽石竊案發生最多的一個國家。

「有時候我就非常奇怪，像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國家：這樣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者，而其在治安方面，却遠比不上其他的民主國家：殺人、搶刼、車禍等等違法事件，層出不窮。我想也許就是他們太民主的原因吧！

「別的地方不談了，就以紐約作例，即爲一個一言難盡的地方，確確實實可以稱得上「藏龍臥虎」之地。那兒的三教九流，以爲想像不到的組織、幫會、團體難以數計，當然鑽石竊賊也是少不了的。

「據悉，對防止竊盜的案件中，美國治安人員，在紐約曾傷透了腦筋。特別是在鑽石的防竊

，與被竊之後的偵破，其所費的力量與時間，較之其他的案件，均要辣手的多多。儘管警察當局與聯邦調查局，甚至有的時候再配合上美國的中央情報局，聯合起來採受行動，也發揮不了什麼作用。

「我並不是在這裡有意向你批評美國，相反的，我非常喜愛美國，我認爲這是美國的一項弱點：對治安方面，對於不法之徒，應該把『民主』二字丟開的，更大刀濶斧的去執行任務，加重刑責。

「我一向主張重刑制度，凡是有意犯法的人，沒有可以什麼『法外施恩』的，也沒有什麼『網開一面』的，犯法就罰，有罰必重。

「在二次大戰之前，有這麼一個國家—恕我不便講出這個國家的名字了—當他們的軍隊强佔到隣國的一個地方時，即在那個地方上施行一種單行法：凡是被捉到的小偷、扒手、强盜等不法之徒，即處以斷腕之刑。雖然，此種單行法施行的不應該（因爲在他們自己國家的本土上沒有是項法律，這說明了是一項欺壓別國民族的卑劣手段），可是在治安上確實是收到了宏效，連脚踏車夜晚擺在門口，不鎖，都沒有人敢偷。

「也因此，對『捉不淨的臭虫，拿不淨的賊』這句話，我並不完全相信，使我完全相信的是：某國的刑法最輕，某國的不法事件就最多：舉例來說：對貪汚的傢伙們，如果他貪了一萬英鎊，首先把其所貪的一萬英鎊追出（不擇手段的追出），然後要他上斷頭臺，我保證就不會再有人

敢貪汚了。相反的，貪汚了十萬英鎊，把貪來的錢交給了自己的太太，或是其他親人，自己去坐牢，坐了三（五）年出來沒事了，可以大吃二喝的享受一輩子，試問：有這樣的機會，誰又不貪汚呢？而誰又不想盡各種方法製造這種機會呢？

「我非常誠懇的向你說，我不但認爲美國對不法之徒太客氣了，尤其認爲英國的法律早已就該有重新修正的必要。在處罰上，我贊成斷腕那種重刑：東方有句俗話，是這樣說的：『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這句話對極了，對不法者是沒有原諒的。

「大戰之後，美國所發生的大小竊案，無法數計，但比較最大的一次，是發生在一九五一年的正月。當時的治安機關，動員了幾近千人，終於在愛得華市捕到了一名嫌犯，這個嫌犯的名字叫李察・惠特曼。

「最初只知道他身上帶有大量的鑽石賍物，可是却沒有想到他帶得那麼多，而且方法高明：在檢查的時候，最先發覺的是在他衣領中的一部份，其價値爲美金十二萬五千元。

「根據情報，他身上所携帶者並不止於此數，繼續檢查的結果，終於又在他兩隻皮鞋的後墊內，找出了一部，其價値爲美金十萬元。當這件案子破獲了之後，曾經轟動世界的整個鑽石界與治安機關。

「案破之後，李察・惠特曼被判了二十個月的徒刑，原因是這些鑽石是騙取的，不是搶竊的。據被害人之一—名叫强生的一位鑽石商—事後對記者們透露：惠特曼談吐文雅，舉止大方，一

點也不像是一個靠不住的人。

「當然，他還有其他的助手，而且有他的組織，可是，在當時的治安工作上，也僅僅是『到此止步』了，就無法辦到追根究底，一網打盡的地步。

「對於這件案子，雖然大家都知道與亨利・奧佛先生不無關係，但是却沒有法律的根據，美國是一個處處講求法的國家，既然沒有法律根據，自然也就不能對他如何了。更何況，他在黑白兩道都能拉上很好的關係。

「在一九五四年的十二月，一位經常與我們保持接觸的人，收到這樣一封傳閱性質的信件，信中是這樣寫的：——

發信的地點爲紐約中央車站十七號信箱。

內容爲：親愛的先生：我們已經在歐洲鑽石自由市場建立了一所規模宏大的市場，在此，我們將接取無限制的採購，不管是任何性質，種類的貨品，來者不拒。

在價格方面，我們將訂得比一般的市價要高，因爲唯有如此，才能保證你們會大量的供應我們請你們相信我們的忠實………我們確信，如果你們願意與我們合作的話，你將在貴國成爲一位事業極爲成功的人，一位大富翁。

你忠實的亨利・奧佛。

「我當時看到這封信之後，倒認爲一旦果眞與奧佛先生聯絡上了，說不定是一個很好的門

路。

「不管別人對它的猜想如何，但當時對我個人來講，却認爲奧佛先生是一個頗有趣的人。因此，不久之後，一位自稱爲『史提普先生』的人出現了。

「史提普先生按照紐約中央車站十七號的通訊地址，去了一封信，探詢他怎樣交貨，以及如何付款的方法等問題。

「史提普先生的信寄出去後，亨利・奧佛先生果然回信了。我還記得他回信的日期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二月間。這封信是用法文寫的，內容如下：

敬愛的先生：

接到您的信，我們很高興。您所提出的兩個問題重要極了，玆敬答於後：

請一定要按址郵寄，而且要用航空報値掛號郵寄，以策安全。請注意：在郵寄打包之前，一定要一包包的包紮好，包紮的時候要用紅色的布——一定要用紅色的布——每一個包內二十克拉。

我們所以如此規定郵寄的原因，一是爲了安全，二是爲了迅速：我們會在出乎您意料之外的迅速時間內收到。

關於付款的問題，我們也會以同樣的速度用掛號。以英鎊爲單位寄付。普普通通的貨色，每一克拉照此地的價錢再加一成——三十美元起碼。請絕對放心，在價錢方面，我們保證不會讓你們吃虧：我們最大的一個購貨原則，就是使賣主們，以最差的貨色，賣最佳的價錢。

最後要告訴您的是，不管那一個產地的鑽石，我們均表歡迎，如果有沒經過加工的，以及白色的，我們更表歡迎。

朋友，這是一個好的機會：很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機會，不要輕易把它放過了。

您忠實的亨利‧奧佛。

「我當時曾想到，他的這個組織太驚人了，它的幕後，一定是一個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也可能是一個團體，一個印製僞鈔的組織，甚至一個國家，不但有錢，而且有勢。在國際上很耍得開，奧佛也許只是一個代表性的人物而已。

「我當時更會想到，他們的生意一定興隆，興隆得應接不暇，原因是他們不管貨品的來源，偷來的，搶來的，騙來的……來者不拒。這種事情要談起來，太不簡單了。不管貨品是怎樣到手的，投郵之後，款即照付。試想想看，這位老闆，如果沒有個三頭六臂，能敢出頭收購嗎？

「哦！我剛才忘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亨利‧奧佛的回信中，還另外附寄了一份說明書，是帶有若干秘密性的。而奧佛所以肯大膽的附寄了，這應該說是他的一種『仁慈』。那份說明書，是這樣說的：——

我們非常盼望同世界每一個地方的人接觸，交易，特別是鑽石產地的非洲。我們相信任何人，我們更希望任何人相信我們，做買賣就是要靠『忠』與『信』。

我們除了敢買任何性質的貨品之外，並絕對負責保密售貨人的姓名與住址。因此，只要你

想賣，就盡管放心的賣好了，不必顧慮以後的問題。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是你發財的最好機會。一年之內，淨賺百萬美元，這是輕而易舉的事。

現在，我們願意進一步的談談有關你們在此地應該怎樣做的問題。我們對非洲籍的朋友最有興趣，我們也希望你們因爲生於非洲而人人致富。

自從我成立公司以來，就計劃在非洲大量的購貨。特別是剛出礦場的原鑽石；未經琢磨的貨品，而且需要你們盡量的供給，彼此受利，一舉兩得。

我們同時也要指出，我們所歡迎的，是眞正的非洲鑽石：出產在非洲境地的，由非洲人所開採的。

如果有什麽困難的問題，也希望你們能坦白的向我們提出，只要是我們能做得到的，我們一定會設法協助。

我們所以附寄這一封信的原因，是希望彼此能够以誠相待。再者是首先向您表明我們的立場。請您答應我們一個要求—不要把這封傳到別人的手裡去，謝謝。

我們急切的等待着您的回信。

您的忠實的朋友

「就這樣，他們的工作進行的極爲順利！非洲的鑽石黑市之門，一下子被他敲開了。

「與他們首先打交道的是史提普先生，不曉得他是利慾薰心呢？抑是故意如此？他寫了一封信去，謂他有一百三十四顆每顆重十克拉的鑽石，希望每克拉能售百元美金。

「亨利．奧佛很快就回信了，並在回信上編了一個號碼—回給史提普的那封信，編號爲『三J．S』，回信中如此寫着—

首先請你相信我們，我們絕對以世界上最高的價格買所有的東西。如果您不是有意同我們開玩笑，待我們看到貨色後，就會馬上付錢給您。

在未交貨之前，請您注意下列的幾點建議：

一、投郵時，不要用快信，也不必掛號，只需用航空平信即可。對此，您儘可放心，用航空平信郵寄，您同樣可以拿到收據，而且我們還是同快信一樣的時間收到。

我們所以不讓您用掛號郵寄的原因，是因爲最近美國修訂了一項稅務法，其中有一條是，凡報值函件超過三百五十美元以上者，皆需檢查。（普通信件可免）。

二、投郵時，用紅布包紮，每包不要超過二十克拉。

三、收到貨品之後，我們馬上付錢，並可以在當天於您就近的銀行中代付給您。

「在這個時候，我們把此一消息通知了在德國的國際鑽石安全組人員。他們於接獲此項情報後，立即與德國的有關人員聯絡。他們火速運用關係，檢查奧佛自美國發經南非洲的信件，以明瞭其動向。

「在檢查的當兒，結果發現了這樣的一封信：

親愛的史提普先生：

我非常高興的告訴你，我的丈夫自從上次飛機出事受傷之後，現在已經完全復原了。你知道我的丈夫是誰呢？他就是報紙上刊登過飛機失事遇難的亨利．奧佛—我的丈夫，你原來的上司。

我要告訴你的是，我的丈夫現在並不知道你就是以前的那個史提普，正同你不知道他就是以前的那個亨利．奧佛一樣，這也正是你沒有接到他任何命令的原因。非常關心你，你的老朋友珍妮奧佛。

「可想而知的，當史提普收到這一封信之後，是驚訝到什麼程度了。

「現在就讓我來向你談一談他們的關係—這些資料，都是以後才曉得的—奧佛原來是個英國人，家庭很窮，二十歲時到南非礦場當工人，後來認識了一位工程師的女兒，兩人由愛而婚。

「由於這種關係，奧佛也由工人升到了小職員，那知他三天飽飯一吃，就忘掉過去挨餓的日子了，於是專門接觸一些鑽石歹徒，從事不法，史提普就是當時他的小嘍囉之一。

「一次，奧佛竊取一大箱高級鑽石原石，價值美元一千萬元，除了將平日儲存的一些零碎鑽石交由史提普代爲暫時保存外（據判斷，史寫信求售的可能就是這一部份），把竊得的贓物，隨同太太一起逃往了美國。

「當時飛機是經由德國，經巴黎，倫敦而直飛美國的。在飛機於倫敦起飛赴美國的途中，突然機件故障墜海，據當時的報載，機上四十餘人全部罹難，名字皆公佈了出來。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奧佛夫婦，竟然被一隻漁船救起。而更使人想不到的，奧佛所竊的那一箱子鑽石原石，却在飛機經過巴黎時，他已經卸下存放在一位朋友家中了。」

布萊玆笑了笑，又望了望我；然後說道：「你想像不到吧？」

第八章　卡巴拉帝王

我與布萊玆在米查公園的約會，他遲到了。當他來的時候，他解釋說昨晚在夜總會中玩得太久了，所以今天沒能够按時起床。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被「咖啡女郎」絆住了腿。据說，那個女郎很美，與布萊玆是老朋友，是晚他們在一起喝威士忌與水，其實，那就是東方人所稱的茶。

布萊玆說他喝過了威士忌與水之後，曾在夜總會中睡了一覺（据他自己稱，他經常在夜總會睡覺的）。一直睡到今天早晨五點鐘才回他住的旅社，那位女郎一同與他回去的。

當時我向他表示—非常禮貌的表示—我無意探詢他的私生活。他回答的很乾脆：說：「無所謂，事情只要做過，就自以爲是對的。就可以說出來，不然，放在肚子裡豈不是太不够坦白了，更何況這也不算是一件壞事情，與咱們的談話，也有些直接與間接的關係。」

他坦白的向我承認，在非洲各地，他接觸了不少的女人，一直到我去拜訪他時爲止，而且個個都是有交際老手，姿色動人的女人，她們運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與他接近，盼望同他建立友誼。不必說，此類的女性，當然都是有目的，有作用的。

布萊玆又說：「對於這一種的女人，我是來者不拒，既然她們要請我喝酒，大獻溫存，猛灌迷湯，我又何樂而不爲？不過，我有個原則：越軌的事情我不幹，想在我的口中得到什麽也辦不

到。請你想想看：我幹了一輩子的情報工作，難道還會在陰溝裡翻了船不成？

「有的時候，我也向她們亂扯一陣，不過那都不是真的，反而我獲得了她們的不少情報，由此也說明了一個不成熟的特務人員，是只有害而無益的。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不法之徒並不是不知我不容易應付，可是仍然繼續派遣大批女人向我進攻，這當然也有他們的用意。但這種用意，迄今我還沒有完全弄清楚。

「在我所遇到的女人中，」布萊茲略帶留戀的口吻說：「只有一個在我眼中是美麗的。這個女人就是在約翰尼斯堡鑽石總部樓頂上的若干女人之一，是一位雇員，我同她跳過舞，也陪她吃過咖啡。她說她是德國人，名叫亞麗茜賽朗，不過，我知道這都是假的。

「她是在我退休之前半年被解雇的，原因是偷窃。在她離開的時候很可憐，臀部被打腫了，走起路來一歪一歪的。是日，天在下雨，我還特地買了一把雨傘給她，表示友誼。

「我沒有想到她是個艷賊，因為我的工作時間大半放在外面，對於內部的情形極少過問，也無權過問。不然，對這件事情，我自信會有補救的。

「行前，她向我表示悔意，並說出她的苦衷。她說她的名字與籍貫都是假的，為了安全，她不敢說出真實的姓名。我當時問她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她點了點頭。

「我又問她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呢？她哭了，她說是不得已的事情。我當即建議她到市政府要求政治庇護。她搖搖頭說：『不可以，不可以，我的爸爸，媽媽作了人質！』

「為了想設法給她一些幫助，於是我又詢問她到此地來的方法與路線。她說得很驚人—從莫斯科到東德，再由東德至西德，然後透過蘇俄駐各地大使館的關係，取道巴黎而至比利時。『在我從東德到西德去時，他們故意讓我穿越鐵絲網，並對着天空放槍。雖然，我知道他們不會打死我，可是仍然很害怕。

「『自從到了西德之後，處處都有人接待我，連我的這份工作，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人為我安排的，在安烏普接到通知後，我就上班了。

「『上班之前，他們告訴我，在可能範圍之內，盡量的窃取鑽石。三年多來，我也不知道我倒底偷窃了多少，但估計三千顆是有的。所窃得的鑽石，我都依照命令交了兩個人：一個是夜巴黎酒店的女侍（名字我不知道），一個是燙髮師。相信他們現在早已不在了。』

「她偷窃的方法很妙，既不是吞入肚子裡，也不是藏在衣領中，更不是放在皮包裡，而是藏在指甲內。

「這確實是一個安全的攜帶所在，她把指甲留得很長（女人留長指甲並不使人感覺奇怪），把小鑽石放在指甲下方，再用一點特製的膠布貼上，真可以稱得上人不知，鬼不覺的一種窃取鑽石最安全的方法，連接受X光檢查，也不會檢查到手指上去。」

布萊茲說到這裡，臉上現出十分惋惜的表情，「站在人道的立場，不顧一切反對，我還是把她—一個可憐而命運如此不幸偏偏生在鐵幕之內的女孩子—雇車送到蘇俄外交機關的大門口。

「像這種女人，與私梟是兩回事，老實說，她還不如私梟，不管怎麼樣，私梟的工作雖然也

時時把腦袋扛在肩膀上，但總是有暴利可圖。而她就不行了，所窃得之物，要悉數交給她的國家。這種工作當然是痛苦的：双重，三重的痛苦。也因此，我對她甚爲同情。」

据布萊兹稱，一般而論，鑽石私梟是不信任女人的，即便利用，也是在任務的最初階段，有一個限度，甚至對自己的妻子也是如此，說句很冒昧的話，這可能與『女人善變』有關吧！」

「國際鑽石安全組的任務是艱鉅的，私梟的組織遍及歐非，丟開西非不談，諸如南非與東非，均爲私梟之家，其中特別是大西洋沿岸的西納利歐，爲世界聞名—也是世界組織最龐大—鑽石私梟的大本營。

「對於西納利歐私梟之組織究竟大到如何程度，誰也弄不淸楚，所知道的只是他們的聯絡網遍及全球，其內部分子，包羅萬象，男女都有，各地的人也都有，善於運用各種手段與技術的人也都有。

「在西納利歐坿近，爲週圍方圓百餘英畝的叢林，其中有一個小城，名爲雅瑪，這兒是一個戒備森嚴的鑽石儲存重地，黑白兩道，時常在這裡有流血事件的發生。

「叢林之內，全屬礦源。這兒的叢林與別處有些不同，那些高大的無名樹，雖然又粗，又高，又大，可是枝葉却拖延在地面上，而且相互糾纏着，使工作者甚爲不便。

「這兒的礦場—叢林之內皆爲礦場，叢林之中到處均有鑽石—也與其他的礦場不同。其他的礦場，多爲洞穴，很深很大的洞穴，大坑，而這兒只需在地表面上的積土，一筐筐的端到水池中

一淘就可以了。

「在其他的礦場中，平常看不到工人，在此地可以看到滿樹林都是工人，他們個個赤着足，露着背，做着堆土，搬運與淘沙等的工作。天氣固然很熱，但由於是在樹林中，所以太陽是發揮不了什麽威力的。

「我時常對我的同事與朋友們說，雅瑪礦場的工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賣力者：他們沒有坑坍墜石的危險，沒有其他礦場瓦斯的氣味，呼吸着新鮮的空氣，哼唱着當地單音階的民謠，享受着工人中最高級的待遇。

「我曾經與岡查先生見過幾次面。岡氏爲當時該礦場的經理人，很和藹，而且精明能幹，爲鑽石界中，我所認識最優秀的人才之一。

「當我有一次同他談及他所負責的礦場時，他很坦白的向我說：『這兒的工作很難做，貓頭鷹（意即鑽石私梟）太多了，他們日夜的搞鬼，防不勝防，有的竟然敢明目張膽的半公開向場方勒索。可是待治安人員趕到時，他們又逃之夭夭了。

「也許你會懷疑，既然雅瑪礦場在叢林中，而且面積又是那麽大，開採容易，歹徒們爲什不自己下手呢？

「我可以分二點告訴你：一，開採權是向當地政府花錢買來的，有契約書，並有若干坿帶安全條件：也就是說，必要時，政府有義務得派員加以保護之，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當然不敢正

面與政府人員發生衝突。

「二、開採鑽石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沒有那麼容易，不然的話，人人都可以發財了。就以雅瑪礦場來說吧！雖然用不着挖坑，鑽洞，但需要清理樹枝，取土，選土，搬運，然後在水中一筐筐的淘洗。可是在淘洗的時候，並不是筐筐都有鑽石，有時候淘洗了好幾十筐土也不見一顆鑽石出來。更何況在做以上種極費時間的工作時，又時時得小心着治安人員的取締與襲擊：有時候被抓到痛揍一頓，有時候被送到警察局坐牢。

「方才我已經說過了，這兒的私梟組織龐大無比，但儘管龐大，他們也只是走些旁門別道，偷竊成品，非法販賣，欺騙工人等等行爲，並不敢從事正面的不法舉動。不然，礦場就無法經營了。

「說起來眞是一言難盡，此地的政府機關，於若干年前，算是可憐兮兮的：不但沒有足够的經費，也沒有足够可以維持治安的警察人員，所以在有關的工作推行上，有時難免陷入半癱瘓狀態。

「但儘管當地政府自己沒有力量站立起來，當然就要依賴外力了：其中有一部份就是所謂『友邦人士地下支援隊』——由申請礦權開採者，花錢在外地招募自願安全人員，到場協助。

「此種招募的人員的薪水給付，全部由礦場方面負責，當然指揮權亦爲礦場負責人所有。當地政府無權指揮，但可以向有關單位實行建議之權，唯一的條件是，這些安全人員不能干涉當地

的內部，除非受到當地政府的要求。

「這些招募來的治安支援隊，爲數在百人以上，都是有過戰鬪經驗的退伍老兵，雖然他們多是四十歲以上的年齡，但爲了此種待遇優厚，所以他們還是樂於離家到這兒來。

「在當時的雅瑪，那些支援隊是以兩種身份出現：一爲打着當地警察的招牌，冒充治安人員，在場外巡邏，一爲在場內公開出現，輪流值班。

「他們個個都帶有武器，只是那些武器在平常都藏在懷裡，歹徒們也是一樣，每一個人身上都差不多帶有槍枝的。也因此，雖然有百餘人維持治安，雅瑪當時的情形亦並不如理想。

「在那一個時期的鑽石私梟首領，是赫赫有名的畢爾。尼隆•尼隆並不住在雅瑪，而是遠在雅瑪西北方三百公里的自由城，在雅瑪方面負責的只是他的一個助手，尼隆僅是有時候到雅瑪走走，聽取報告，再根据情況，加以策劃。

「尼爾是一個納粹黨徒，有着殺人成千的血腥紀錄，是過去希特勒手下的一名逃兵。因爲他瞎了一隻眼睛，所以人均稱之爲獨眼龍。

「在雅瑪的正東方，約有一百二十餘英里的地方，也有鑽石出產，品質高貴，百分之八十以上爲白色，惜礦源遼濶，產量不豐。因此，開採的人不少，但收穫不多。

「此地的產區，不是礦坑，也不是叢林，而是河岸。在坿近有好幾條小河出產紅色的鑽石，如巴非河，索瓦河，毛亞河等等，流量不大，眞正說起來，只能稱得上爲溪流，都是彎彎曲曲流

往大西洋中者。

「這兒的工人不下六七百人。他們與別處的工作時間不同，別處的均為白天，晚上下班休息，而這兒的則恰恰相反！是在夜裡。

「原因是這樣的：在河岸與河床上的土壤，均爲淡白色，與鑽石的顏色混在一起，極難辨認有時候在河水中淘洗的時候，不留心把鑽石也倒到水中去了。

「而在晚上則不同，當他們把一筐筐的泥、沙與土在河水中淘洗時，很容易看到鑽石發出的白光，很少誤失。他們在白天休息，薪水較一般者稍高。

「由於這兒的面積太長，特別是在晚上工作，所以需要的治安人員也格外多。就我所知，差不多每一條河上，都有五十至八十人，他們都騎着馬，從天黑到天亮，不停的來回奔馳在河岸之上。

「但儘管如此，仍然經常發生搶竊之事件。歹徒們不是明目張膽的掠取，而時利用黑暗之掩護，從河岸的野草中潛入工人群內，然後冒充工人，偵察他們所搖出來的礦石放置之處，以手槍或刀子威脅守護的人員，先把礦石搬走，待離開至相當距離時，第二批持槍威脅的人員，再行離開，離開之前，並將守護人員綁起，用東西把嘴塞上。

「有的時候，也有被繳交鑽石的工人碰到的，大呼『捉賊』之後把歹徒嚇跑，但大多數時間，他們是找空隙，在工人繳交之後時下手。

「此種失竊，一旦歹徒們上岸之後，就甚少有可能再追回來了；一來他們得手之後，立即分批携帶，化整爲零，二來地形不平，展望不良追趕不易，所以儘管治安人員比別處爲多，但紕漏仍然不斷發生。

「自我退休之後，聽說他們已經改變了防禦的方式—此種方式是我向有關機構建議的—採取『伏擊』方式，據悉極爲有效，不但有嚇阻作用，而且捕獲過不少匪徒。

「此種辦法是白天把地形偵察好，選擇認定歹徒們必經之處，派人把守，埋伏。如果匪徒的人數過多，則以嚇阻、警告之方式，使其知難而退，不然，則放其進入，待其得手逃跑時，再行將其捕捉，來一個人賍俱獲。

「一九五四年十月間，我患了一次『非洲熱』，這是一種非洲的流行病，患者發高熱，口喝，四肢無力，如不及時退燒，極有生命危險。

「在我發覺染上此症之後的兩個半小時，即赴自由城的一所基督教醫院去治療，當時我在河口，是專車把我送去的，七個小時的行程，痛苦難當。

「抵達自由城之後，還算好，兩天就痊癒了。自由城是建立於十八世紀末，現在不但是非洲的大城市之一，而且也是世界聞名的鑽石交易場所。

「聽說最初建立此城時，尚不到五百人，其中有四百個自由黑奴，六十個英國人。他們不分種族，齊心合力，以漁、牧來維持生活，目前人口已超過四萬人了。

「自由城名字的由來，就是因爲它自建立開始，一直到今天，居住的人民從沒有貴族，平民以及奴隸等之分別，義務、權利大家都是一樣，這是其他各地所比不上的。

「自由城在非洲來說，是發展最速的一個城市，其原因之一當是由於它一切平等的關係。以後的移民，大都來自剛果，布魯塞爾以及安烏普等地。另一個原因，就是它是鑽石集散地之一。

「這兒有設備豪華的旅社，高級餐廳、舞廳、酒吧，新式設備的戲院、汽車站、小型飛機場等等。除了永久居留者外，經常來自外地的商人，工人以及淘金的國際女郎等，保持近萬人，也是非洲最奢侈的都市之一。

「若干年之前，這兒一直風平浪靜，治安良好，從來沒有發生過搶、竊事件，但自從鑽石普遍開採之後，不法事件也隨着發生了。這是當地居民所最不諒解的。

「保守的當地居民，一向喊着一句口號—『我們要安居樂業，我們不需花石頭』（即鑽石）。這兒最大的一次搶案，是發生在一九三九年，當時有十八個人死亡（十男、六女、兩個兒童），二十三人受傷。整個自由城被弄得天翻地覆。

「事情是這樣的：爲數四十餘人來自剛果的騎馬强盜，携帶刀槍闖入市內，搶竊一家規模最大的鑽石公司—該公司爲英人所經營—實力薄弱的警察人員，措手不及，在一陣槍戰之後，被掠去了價值三十萬鎊的成品。歹徒悉數逃走，死傷的四十一人，除了三名傷者爲警察之外，餘均爲居民。

「事情發生之後，當地居民，即提出抗議，不准任何人在該城經營鑽石買賣，並曾一度險些發生暴動事件。後經各方人士從中疏導，保證加强治安，充實警察力量，才算勉强平息。但儘管如此，然當地居民對那次的不幸事件仍然難免耿耿於懷。

「病愈之後，我被留在該城工作一個時間，同時兼負與當地警察單位聯絡的責任。工作雖然稱不上累，但也閑不下來。

「爲了公事，我經常要到雷達堡去，雷達堡不在自由城內，而是位於城東的一塊叢林內。也就是在這裡，我第一次會見了卡巴拉帝王：我還記得那是一個早上。是由八個侍衛把我帶去的。

「卡巴拉是年六十八歲，他是眞正的一夫多妻制，據當地的居民說，他在堡中有十二個年青貌美的太太，其中都是黑人。

「這位非洲的帝王，雖然渡着左顧右抱的風流生活，但却沒有帝王之權。實在的說，人們所以呼他帝王，應該說是三分尊敬，七分諷刺。說穿了，他也只不過是一個土地財主而已。

「相傳卡巴拉是來自北歐某皇族的一名奴隸，因爲犯了宮庭的禁忌，於服刑時，乘機而逃到非洲來的，當時還不過十五、六歲。

「由於他頭腦清楚，後來在自由城結識了若干不務正經之徒，利用他們組織下武力，以刀爲武器，霸佔了兩處叢林，其中之一，就是他的雷達堡所在地。可是他在城裡却安份守已。

「後來經人發現，這兩處叢林中，均產鑽石，於是乎他出賣了一處開採權；搖身一變，而成

了巨富，並以帝王的身份自居，納妾，買奴，日夜渡着美酒美人的生活。與外界隔絕。

「卡巴拉有一支侍衛隊，爲數約百人，來福槍，手槍都有，卡巴拉出門多乘汽車，而其侍衛則多騎馬。聽說卡巴拉壯年的時候，喜歡打獵，在其發了財後，仍舊喜歡到林中走走，以追踪猛虎捕殺爲樂。

「卡巴拉帝王沒有子女，有人猜想，他在北歐宮庭中爲奴時，就被動過手術了，所以無法生育。是項猜想，如以中國過去太監制度之手段去着眼，當然不無道理。但是，較爲可靠的一個原因，仍以他發了財之後，太過荒淫以致損壞了身體的生理，生育機能。

「在我拜訪卡巴拉時，當時他正陪同五、六女人欣賞鬪鷄。他見到我後，沒有起來，只以手示意叫我坐到他旁邊的一集沙發椅子上。在我還沒有坐下去時，他的那五、六位太太們就自動的離開了，她們一個個的向我點頭微笑，頭、頸、腕、指上，遍是飾物，黑眼睛、黑皮膚、黑頭髮、潔白的牙齒。

「待我坐下之後，他首先用西班牙語向我寒喧了幾句，然後又用法語向我介紹那兩隻鷄，是從馬尼拉買來的，以及其鬪志是如何如何的高昂等等，因爲我對鬪鷄這一行一竅不通，也只有點頭、含笑，應付一下了之。

「我那次去的目的，是因爲有礦場的兩名工人（當地的工人）與他的騎兵侍衛人員發生了衝突，其中有一個工人的腿被打斷了。我去向其交涉，要求懲罰兇手，陪醫藥費，並保證以後不得

再有類似此種事件的發生。

「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次確實有些冒險，如果他們不聲不響的把我幹掉，恐怕申寃都無法着手——我自投羅網嘛！

「我當時曉得那件事情時，甚爲奮怒，立即單獨前往：計劃先與卡巴拉交涉，如果交涉不果，再行報告國際鑽石安全組，鑽石偵探部，乃至自由城的警察機關等，採取强硬的聯合行動。

「那知事情大出意外，待我說明來意外後，卡巴拉立即把眼睛一翻，瞪了我一陣，然後嚴肅的問道：『你說的不會是假的吧？』我遂答覆他一句：『帝王閣下，我隻身入堡，沒有理由來向您撒謊』！

「卡巴拉聞言之後，立即吼喝一聲：『卡囉』（至於『卡囉』是號令，抑是人名，我迄今還不知道），當時應聲跑過來一名身材高大的侍衛。他向那名侍衛嘰哩咕嚕說了一大串非洲土話之，後那名侍衛即彎身而退。

「在那位侍衛離去之後，我們誰都沒有說什麽話，場面至爲蹩扭。卡巴拉兩眼直直的望着堡門外，我則若無其事的欣賞着那兩隻仍在嘶殺着的鷄——那兩隻遍地羽毛，滿頭是血，有氣無力，像吃醉了酒似的公鷄。

「約摸過了五、六分鐘之後，那名侍衛帶來了四名沒有配帶武器的侍衛；他們雙膝跪地，垂頭喪氣，一聲不響。

「卡巴拉又用土話問了那名侍衞幾句，侍衞不住的點頭，口中也不住的囘答『啊唔』！然後卡巴拉命令把那四名侍衞帶去。臉上一片肅穆之色。

「待侍衞帶走了之後好久，卡巴拉才轉過面來向我說道：『這件事情很遺憾，我的部下醉酒鬧事，他們囘來沒有對我講，我要重重的處罰他們。同時決定以一千五百英鎊交我帶囘，作爲傷者的安家費，一千英鎊作爲傷者的治療費。

「本來，鑑於他的態度誠懇，我不打算接受，可是他堅決非要我帶着不可，我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行前，我沒有再向他提出什麼，因此事實擺在面前，說別的都是多餘的了，但是爲了禮貌，我還是建議他，既然是醉酒滋事，當可從輕論處，他淡然一笑，沒說什麼。

「在我正要告辭時，他的僕人突然送來兩小碗東西：說黑不黑，說紫不紫的東西，一碗擺在卡巴拉的面前，一碗擺在我的面前。卡巴拉首先端起來，向我介紹道：『來！朋友，請你接受我的一點招待：這是虎血—雄虎血，喝了可以到老不會腰痛！』

「言畢，他一飲而盡。我未加考慮，亦隨着乾杯：難喝極了，又腥又鹹。

「他沒有送行。仍由侍衞們把我帶出去。歸途我囘憶着他所說『到老不腰痛』的話。最後我才找出了一個答案：可能是虎血有一種補腎作用。』

第九章　俄國女人

次日，我們仍在原地約會。一開始他就問我說：「作家，你判斷一下：像卡巴拉這種人，以及他那樣的環境，應該怎樣死去？以及是怎樣死去的？」

我沒有怎麼考慮即囘答是病死的：我的是項囘答，並非亂扯，而是完全有據，在我想，既然像他那樣早已就該入土之年，而整日仍還左顧右抱的在女人之中打滾，縱令有足够而大量的虎血可飲，也不會壽命太久。

可是我的這個答案却得了一個零分，布萊茲笑着道：「錯了，他是被人殺死的！」更使我沒有想到的，是被他的侍從殺死的。

此時我立即連想到昨天他向我說過的那件事，連忙問道：「是不是要那個斷腿工人有關？」

「這次你猜對了！」布萊茲甚爲感慨的說道：「那幾個受處罰的侍衞，受到了別人的慫恿，在一個夜晚把卡拉巴殺死之後逃跑了。

「在卡巴拉被刺之後，該堡秩序大亂，自由城的有關當局，當即查封該堡的財產，並將所有的侍衞人員遣散，『皇后』們也每人發了一筆路費，讓其各自還鄉。這有其名而無其實的非洲帝王時代，也即自此結束。

「之後，我奉命與尼隆接頭，討論有關事項，繼而經過雅瑪叢林，去一處新開採的礦場，從

事安全方面的設施。此一新開採的礦場，爲名安拉非，位於雅瑪之南兩百公里。

「這兒的人員，看上去個個精明能幹，吃住均在場內，全由場方免費供給，但管理亦極嚴格，不准外出，亦不准會客，每兩週有十二個小時的假期，凡是違反規定者，一律解雇。照理說，此種安全措施應該可以避免不法人員的活動了，但事實不然。」

我連忙插嘴問道：「那麼不法之徒從何而入呢？如何偷竊呢？以及運往何地呢？」

布萊茲道：「這兒距離邊界不到三百公里，過了邊界，即爲賴比瑞亞的國境，中間尙有若干個部落，如猛地哥，花花羅以及塔亞等等。

「這些部落，均爲非洲有名的强悍民族，他們有長矛、山刀、弓箭也有來福槍，平時喜歡騎馬，據傳他們最近已備有自動武器，有的人並在賴比瑞亞接受過訓練。

「不過他們有一個好處，保守性强：別人不侵犯他們，他也不擾亂別人。經過他們的住區亦可，但不可有敵意的行爲，也就是說，不准携帶武器，不然，不准入境。

「由於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他們對鑽石的價値均有深刻的認識，他們知道鑽石可以交換很多東西，若干顆花生米般大小的彩色石頭，如帶到賴比瑞亞後，就可以換來不少的好吃的東西。

「在這三個部落之內，是不准其他人開採的，他們要以最原始的方法，去尋找，用刀子挖洞。因此產量極少，但是其開採的時間也較久。這也正同他們的一位族長所說的那樣：『我們的住地，是全非洲最好的，我們的巫盲媽（按巫盲媽爲他們貢奉的一種偶像，是一個盲目的裸體老婦

婆—譯者註）是最靈的，我們住處的花石頭是最多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們田內除了野草，河裡除了泥沙，林中除了枯葉之外，別無其他東西，可是我們的人都很快樂。餓的時候，他們只需去找花石頭，拿到外地去，別人就會爭着送來好吃的東西。我們的花石頭多得很，我們的食物也多得很！』

「可是近些年來，他們更進步了，已經曉得買賣之道，他們之中一些比較聰明的，知道與私梟們打交道：其方法不外採取兩種途徑：一爲收購，然後再脫手轉售，對於這種方法，最初當然難免要吃大虧—低級品花了高級品的價錢買來，却要以低級品的價格賣出。但日子久了，他們漸漸的也就有了認識，不再上當了。同時私梟們經過幾次的原始的懲罰後，也不敢行騙了。

「第二種方法爲代運，在中間收取運費。因爲他們多是誠實可靠的，所以只要私梟把貨在邊界交給他們，要他們送往某地，交給一種手中持有某項標誌的人即可。

「大家都知道私梟與竊盜們的贓物，得手後的第一步，就是要經過以上的兩種步驟，然後送至賴比瑞亞的首都孟洛維亞，再由該地的不法集團，轉運至其他各地。

「在非洲來說，不但安拉非的出品，其損失之數均由此地流出，而且連雅瑪以及其他場所也有若干從這兒經過出口。因此，該地實爲一個大的漏洞。

「爲了防止不法的鑽石外流，有關單位曾派員前往三次交涉不果。後來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採取了一項封鎖的辦法，但由於面積過大，需要的人員太多，防不勝防，再加上該族一再提出

警告，不准對他們有敵視的行動，終於作罷。

「收買那些鑽石的，有商人，有財主，有官員，也有土豪劣紳，他們包括各種不同的國籍，齊聚於孟洛維亞，以旅館作交易場所。

「在以上的那些人之中，有二分之一的數字是來自安烏普與貝魯特，他們以旅行家，觀光客的身份入境，活動於各大旅社之間。

「由於這利潤太大，又堪稱價廉物美；利潤太大是指對商人而言，他們於貨物到手之後，只需換一換手，即可有三分之一的暴利可圖。而且都是現款交易，不是法郎，就是英鎊，再不然就是美金；魯布，馬克是甚少有人用的。

「因為賴比瑞亞當局也禁止這種地下的交易，所以也時常派人突檢。在檢查的時候，經常會鬧出令人噴飯的笑話。

「賴比瑞亞是歡迎外人入境的，特別是做公開的鑽石買賣；一方面賴比瑞亞也產鑽石，而且他們對鑽石不感興趣，所以政府當局希望全部賣掉，換取一些實用的東西，以改善國民的日常生活。

「其次他們是利用交易時，抽取十分之一的稅—此種制度，是不久之前才開始的—不然，如果一旦被當場查到之後，要加五倍罰稅，也就是說，要收取實價六成的官稅。

「因此，他們為了安全起見，多是包定一家旅館，與旅館老闆拉關係，並另給『紅包』，以

便取得他們的合作，在檢查人員到來時，通風報信，俾易收藏。

「一般來說，孟洛維亞的旅館商，沒有一家不發財的，愈是大的旅館，有三層樓以上的建築，則愈是常年『客滿』，像普通沒有樓的平房旅館，是無人光顧的，有也是眞正為住旅館而住旅館，所以客人沒有『紅包』可給。

「此種情形，倒無形之中把孟洛維亞繁榮起來了，因此之故，大家爭相建築三層樓，甚至四層樓的旅館，以便招徠鑽石商人顧客，大發其財。

「這樣一來，就使孟洛維亞的旅館產生了一種反常的現象：那就是愈是最上層的房間，其價錢也愈昂貴，原因很簡單，房間愈高在交易時就愈安全。

「所謂『同行是寃家』，這句話到任何一地都是一樣的，有的旅館老闆，為了拉生意，爭顧客，往往使用各種不同的手段，如雇用漂亮女郎為服務人員即為其中之一。她們有當地人，也有白種人，個個都是服務能手。

「聽說那些當地的服務小姐最有意思，也最熱情，她們站在旅館門口，赤着脚，露着腿，頭插鮮花，頸上掛着一大串飾物，露齒，微笑，擺腿；黑中發亮的皮膚，活像六月烈陽下的柏油，蒸人，也烤人。

「此種鑽石之外的附帶交易，在孟洛維亞的旅館中，是公開的，而且不受警方的取締，原因是在她們到差之日起，即要按月繳納服務所得稅。這種所得稅，只有在旅館中服務的女郎們才有

，比率甚低。

「白種女人也有，但爲數不多，原因是過去曾發生過一次『內奸』——一名白種女服務人員，受他人之利用，私下在顧客作鑽石交易時，報告了警方，結果客人被罰，旅館的生意也大受了影響。

「爲了競爭，旅館間經常發生不愉快的事情，彼此仇視，報告漏稅等等。但是也有一些驚人的鏡頭！如遇有警察突然敲門檢查時，有的女服務人員，在高價要求之下，會把衣服脫光，用一件毛巾等物，遮住身上的重要部份，去開門——開一點點門縫，使驗查人員『知難而退』。

「據一項非正式的估計（眞實的數字無法估計），此地的交易——包括公開與非公開者——每年至少要超過一億英鎊。

「當我在自由城工作時，有一位德國籍的鑽石商人（亦爲德國鑽石界的領袖人物），從孟洛維亞來，這個德國人，我叫他爲威廉洛遜，他與畢爾尼隆方面有聯絡，並曾把孟洛維亞以及他所知道的其他鑽石市場行情分析得甚爲透澈。而尼隆於得悉他的資料後，並另外探聽出來他的不少秘密，其中有一部份就轉告了給我。

「我獲得了那一部資料後，當即作成報告，收拾了一下行李，飛往倫敦。後來威廉洛遜又向畢爾尼隆透露，他要同我們這一邊打打交道。

「不久，我順利的找出來了洛遜的底細：而且知道他半生均是渡着流亡與難民生活。當時他

渴望着獲得一個進入英國的護照，並盼望同他的太太能在英國落脚，安定下來。

「威廉洛遜生於斯得哥爾摩，他的父母均爲德國猶太人。在他父親去世時，他十三歲，之後，他在瑞典的一所小學裡讀了三年書。在十七歲時，混世魔王希特勒發動侵略戰爭，洛遜乘機逃往南非，渡着流浪生活。

「大戰結束之後，他遇見了李賽兒，李賽兒當時在約翰尼斯堡工作，不久他們結了婚。後來他又轉赴賴比瑞亞，謀求職業，此間渡過了一段困苦的生活。

「威廉洛遜是一個外表相當瀟洒的男人，風度，談吐均佳。不久就獲得一位商人的支持，開始經營鑽石生意，專門做孟洛維亞與德國間的鑽石買賣。

「至一九五四年，在鑽石市場中，他已奠定了基礎，有了相當的成就，並雇有六名德國籍的助手，專門幫他經營生意，堪稱一帆風順。

「當此一報告抵達倫敦比西司里脫爵士的手中時，他認爲洛遜頗有造就的價值，對於業務不無幫助。

「於獲得此項意見之後，我們（我與另一位同事）迅速的趕回自由城，也因此，過去對威廉洛遜的所有懷疑，亦就此一掃而空。

「洛遜是在我們動身之後數日才自倫敦到自由城的，我還記得是日爲十一月二十五日。其抵達自由城後，首先就與尼隆舉行了一次秘密的接觸。

「在他們私下裡碰頭時，沒有其他人在場，連他最密切的若干位鑽石界的領袖人物也被視作外人。至於他們那次所談的眞正內容，很抱歉，迄今我還沒有查得出來。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的晚上，洛遜去會見費凱利，費氏爲當地鑽石界的權威之一。行前他並建議尼隆與費氏見見面，尼隆亦表示同意。

「就在是日夜裡，他們聚首了。可是會議結果，據我從側方所探悉的，是一個不歡而散的場面，詳細情形甚少有人知道，但可以想像得到的，必然是利害衝突的關係。

「爲了探悉詳細情形，我曾兩次與尼隆接觸，希望他能洞察我的用意，自動的把情形告訴我，可是我失望了，尼隆竭力避談此事，當然我也不便強人所難。

「又隔了兩日，他們第二次會議，這次與上次有了變化；洛遜是在他們約定會面的時間之後二十分鐘抵達的。當時尼隆與他的三個助手等在公園門口，另外還有兩位坐在一棵樹蔭下的石凳上。

「在洛遜尚未走到公園門口時，潘狄毛利突然自一輛車後跳出，在他的身後，緊隨着兩條黑影，其中之一就是費凱利，另一個名字不詳，但可想而知一定與潘狄毛利一樣的，也是一位打手，只不過沒有潘那樣在自由城如此出名罷了。

「當潘狄毛利把洛遜擋駕之後，費凱利已經大步趕到，他走至洛之面前，一句話沒說，舉手就是兩個耳光。洛遜正待還手，却爲另外兩人制住。

「就在當天的夜裡，在威廉洛遜的家裡失竊了，據說失竊的東西爲鑽石；二十五顆大小不同，品質不一的鑽石，價值約爲三十五萬英鎊。

「在事情發生的翌日，費凱利被控接受傳訊。是項傳訊在該城的警察局，審訊是採取秘密方式，拒絕旁聽。

「對於那種事情的發生，尼隆當時亦受到了牽連，因爲費凱利是晚是赴尼隆之約，約會之地點是在公園門內，而其遭伏擊的地點，則是在公園門口之外，在第三者來說，此種情形，當然尼隆脫不了預設阱陷的嫌疑。

「可是，事實上，這確是一次巧合，連尼隆也大感意外—不但費氏的挨揍使他意外，尤其對他們約會的時間與地點竟然走漏了消息，更使他大感意外。

「好在『眞金不怕火煉』，事後查證的結果，證明那件事情確是與尼隆等人無關的。當然這也是看人來的，如果是普普通通一個人，至低限度也要調查一個很長的時期，使你行動不得自由。但儘管如此，聽說尼隆仍然花了一筆表示自己的『清白費』。

「費凱利打人是事實，費凱利受傳訊也是事實，但費凱利却沒有判罪。對此，不必解釋，大家都可以猜想得到！那是因爲有錢的關係，有錢可以免罪，這並不是諷刺，而是世界各地都有此種情形，連咱們的大英帝國也不例外，唯一不同之點，是這種免罪錢應該花得得體，花在刀口之上，不然，就是貨眞價實的寃大頭了。

「費凱利於這件事情過去之後，曾離開自由城一個時期，原因之一，不言而喻是避免報復，再者就是他另外從事不够光明的各種活動，做百萬富翁之夢。

「在那件事情之後的三個月，費凱利第二次被控。此次控告他的是我們，案由是因爲他搗亂貝魯特的鑽石市場，影響正當交易，並要求他陪償損失五十萬英鎊。

「此種控告，當然是一種生意上的手段，亦即所謂『政治』，理由很簡單，就以當時費凱利的力量，想搗亂非洲的任何一處鑽石市場，都是辦不到的。

「主要的是，他並沒有眞正的搗蛋，只是有幾次在態度上有點不够友善，在談話中不滿某些礦場的管理。控告只是給他一個警告，如果我們眞的想對付他，他是一分鐘也無法在非洲任何一地立足的！」

布萊茲說到這裡，唯恐我誤會了他的意思，頓了一頓，然後解釋道：「福萊明先生，你可不要弄錯了我的意思，說我們在非洲橫行無道，仗勢欺人。我們一點也不那樣，一向抱着讓步的態度，除非遇到頑劣的歹徒，我們的治安人員，是輕易不肯拔槍的。每遇眞正貧苦的人們時，他們順手牽羊的偷一點兒，我們也是看到故裝沒有看到了事。

「別的不說，要是我們的人在非洲蠻不講理的話，不但當地的政府不會答應，就是當地的人們也要群起反抗。這是無可否認的。

「在此時之後，威廉洛遜在各方面的表現均甚不錯，終於在一九五五年初，我們將其送到倫

敦商討正式的買賣問題。

當洛遜抵達倫敦之後，於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以其私人的關係，就自孟洛維亞吸收了價值四十餘萬美元的黑市流動鑽石，而且自那時之後，流往倫敦的數量有增無減。

洛遜並表示，他有絕對的把握，不管倫敦進貨多少，決不致影響市價。起初大家對他的話，多少難免有些懷疑，可是經過一段時期的觀察與調查之後，證明確是如此。

「由於我們對他有了信心，於是透過了一種法律手續，決定聘請他負責倫敦鑽石公司在孟洛維亞方面的秘密採購員—專門採購『第二把手』之類的貨物。

「此外，當時倫敦方面，還有一個預定計劃：即在半年至一年的時間內，在賴比瑞亞建立大型的採購市場，控制所有的地下鑽商。這種市場當然是不能公開的，因此必須與各有關方面切實密切聯絡方可。

「此類買賣，並不十分困難，最困難的是工業上所用的鑽石的搶購。這是英國政府的要求，其中大部份是美國當局的托購，因爲對手是莫斯科，俄國人一向做事無賴粗野，所以明爭暗鬥的場面是屢見不鮮的。

「蘇俄政府曉得：自由世界的人們沒有一個願意把工業用的鑽石流入鐵幕，去供他們搞建設，造槍砲，在自由世界興風作浪。所以他們在明地裡買不到，在暗地裡買，暗地裡也買不到，就運用無恥的手段，收買地痞，流氓，土匪等不法之徒實施搶刼與偷窃了。

「另外他們還有一個最失國體的辦法，是利用女人『交換』。他們訓練大批的蘇俄美女（外國的女人他們不放心），分赴自由城，安烏普以及布魯賽爾等城市，從事社交活動。總之，凡是有工業鑽石買賣的場所，都有俄國的美麗交際女郎。

「不過，她們却不是掛着『工業鑽石商』的招牌，而是打着『遊歷』，『觀光』，『旅行』以及『渡假』等等的幌子。身份則爲什麼『宮主』，『夫人』，『貴族』，『富商』，『教育家』，『藝術家』等等頭銜。她們有憑着姿色，再加上她們手頭上又有現成的零用錢，所以開始時，一不留意，就會上她們的當，跌入紅色的陷阱之中。

「就憑着她們的姿色，肉體與特備的交際手段，在各大城市之中，她們所跑的不但是上流社會所接觸的却包羅萬象，特别是下流社會的人物爲最多。

「在一個星期之中，她們可以混入治安機關，把警察局長請到臨時的高級旅社裡談天。也能在數個小時之內，吊上一個大頭富商，迷湯灌足之後，任其擺佈。更可以於五分的時間，拉攏一個土匪，陪着睡上一覺之後，換取一塊鑽石。

「有一次，一位頭銜爲『夫人』階級的俄國女人，在安烏普蘇俄外交使館中舉行酒會，場面甚爲偉大，該市多數首長、名流、紳士、富翁等的太太，均被邀參加，爲數近百人。

「在那次的酒會中，淨是招待的男女人員，就有二十餘人，另有數十人躲在樓上。當酒會開始之後約二十五分鐘的時候，客人們喝了一口『白酒』後，個個感到昏昏欲睡，双目難睜，四肢

無力。就在此時，突然電燈熄了，愛面子的客人們，本來不好意思躺下來，此時一看電燈熄了，大家均不約而同的臥在地板上。

「約十多分鐘之後，一切恢復正常，但客人們身上的鑽石飾物，却都不翼而飛了。大家彼此望望，心照不宣，自認倒霉了事。

「對於此種女人，我們曾與各地的治安機關聯絡過，他們也想不出良好的防止辦法，原因是她們不用武力，而是採取手段，她能使人自動上勾，自動爲她服務，而且受了利用，還不敢向外聲張，原因是他們在她們身上獲得了片刻的享受。

「經過多次的研討之後，我們實施了一項消極的辦法，該項辦法首先在自由城開始運用，但後來證明有效，但效力不大。

「是項辦法是下餌，冒充她們的目標，在預定地點『交易』，在双方都赤裸着身體時，指派一位女職員，僞稱她的先生不忠實，帶着警察破門捉姦。然後給她照像，對她指責，斥罵，甚至打她的嘴巴，然後帶到警察局。

「這種辦法雖然可以，但只是最初有效，後來她們漸漸警覺了，也就行不通了。而且有的若干城市有關人員，竟然貪圖小利，不肯十分合作。

「不過，儘管如此，她們所得到的畢竟還是少數，在精神，名譽等方面對收穫而言，總是不成比例的。

「在防止工業用鑽石流入鐵幕的工作上，洛遜的功勞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在自由城他收買一批下流社會的人物，專門對那些俄國女人施行下流的動作，據悉成效極佳。」

布萊玆聳了聳肩膀，接道：「這件事情我是事後才知道的。」

第十章　毛根的報告

布萊玆與我在一起時，甚少發笑，但每每談到S・W・礦場時則不同，他會裂着大嘴笑，他津津有味的說着該處的有關咖啡故事。

S・W・礦場位於丹吉爾附近，週圍遍佈咖啡館，館中並設有樂隊，有舞蹈表演，歌唱節目，以及無奇不有的雜耍遊戲等等。

在這些咖啡館中鑽石歹徒是成群結隊的，他們進進出出，有的甚至與携帶武器的治安人員，同位賞舞，或是共桌喝咖啡，大家彼此心裡有數，各人玩各人的，井水不犯河水，但是換了一個環境時，空氣就變得緊張了。

有人這樣說過：「凡是有陽光照射的地方，就有活潑可愛的孩子」，對於這句含有哲學道理的話，我曾想過，無數次的想過，結果是越想越有道理。

如今，我又發現同樣性質的一句話，我不但想了好久，而且觀察、證實、調查了好久，結果是愈看、愈查愈是不錯。所不同的是這一句話爲我自己「創作」的，跟隨布萊玆參觀若干礦場後，與自其談話的口中所獲得的。這句話就是「凡是產鑽石的地方，就有花枝招展的女人。」

S・W・礦場爲丹吉爾週圍五百英里內最大的一處鑽石礦場，員工八百餘人，唯產品多爲普通的貨色，珍品沒有。可是產量豐富，因此，也同樣吸引了成千上萬不同身分的人—男人與女人

，他們運用不同的方法，直接間接的發鑽石財。

這兒咖啡館的女人，是公開「接客」的，沒有警察干涉，其主顧，除了商人，私梟之外，就是工人。

咖啡女郎之中，又分爲兩部：一部爲當地人，她們半赤裸着身體，熱情似火，價錢較便宜，甚至「投石即賣」。另一部爲白種女人，多數來自法國與蘇俄，也有的來自英國。

白種女郎的喊價較高，這可能也是由於她們人數少的關係，再加上她們善於化粧，打扮入時，所以客人總是應接不暇，收入極爲可觀。

再者，還有一種間接發財的「咖啡女郎附屬品」，那就是診所—皮花科的醫生。由於這兒人種複雜，衛生設備不夠，所以性病極爲猖獗，差不多的與礦場有關的男女，都有性病，有的甚至集多種性病於一身。

在此種情形之下，醫生就吃香了：診所門口，每天求診者大擺長龍，藥費高昂，信口開河，而且不要法郎，不要英鎊，更不要魯布、馬克與美金，而是索「克拉」—鑽石，以S．W．礦場的產品爲幣值單位。所以醫生們都發財。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太過，太過了就會倒霉，據悉有一位白人咖啡女郎，染上了一種極輕微的初期性病，一位法國籍的醫生，注了一針，竟然索價三克拉，可是對其他的病人，也是同樣心黑。

未幾，事情發生了，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那位法國醫生，被吊死在百餘公尺之外的一塊樹林中，同遭不測的還有他的太太，以及他們的兩個孩子。家中的藥櫃被搗碎了，所有高價賺取的代價品，悉數被掠一空。

在這件事情發生時，適巧布萊茲與我也在丹吉爾。爲此，我曾拜訪管區的治安負責人員；一位年青的巡官，探詢他的意見，那位巡官的觀點特別「高明」，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以一種法國人的口吻，幽默的向我說道：「人總是要死的，死就死嘛！沒有什麼分別。至於他的財產……他剝削別人的，當然別人就可以剝削他的，你剝過來，我剝過去，最後鑽石還是鑽石：此之謂：『物質不滅定律』是也。」

當時我聽到他的如此說法，無話以對，但至少對他話中的含意，我是贊成的：那就是不管你如何賺錢，一定要「生財有道」。老實不客氣的講，我對我們國家（英國）的若干醫生們，就非常不滿意：他們有的索價驚人，有的則爲態度驕慢，那種「唯我獨尊」的勁兒，令人難瞧。

我不知道其他各國的情形是否也是這樣，我只希望他們不要那樣，這就是我所以特別把這一段寫出的用意，盼望醫生能本着「濟世第一，賺錢在次」的目的，爲人民服務，爲社會服務，不然，像那位被吊死的法國醫生那樣，就後悔來不及了。

這一次，布萊茲與我是在丹吉爾的一家旅社裡進行的。布萊茲說：

「威廉洛遜的表現奇佳，最初誰也沒有看出他有那麼高的才華，在一九五五年六月末，我們

在孟洛維亞的鑽石市場中（黑市），已獲得了理想的效果：以一百萬英鎊的活動費，成功的控制了整個黑市市場。當然這並不是單靠經濟力量所能辦到的，必須另外加上人力、技術、手段的運用。

「自此之後，雖然尚有若干個資力雄厚的鑽石界領袖人物，企圖挽回頹勢，但事實擺在面前，已使他們力不從心了。最後只有知難而退，轉往他地，另謀發展去了。

「在孟洛維亞的不法市場整頓一番之後，收益顯然大增；私梟的活動力減弱了，工人偷竊之數量也大爲減少了。

「孟洛維亞與整個賴比瑞亞有着『一幹搖而百枝動』的關係，由於孟洛維亞的天下太平，因此賴比瑞亞也緊隨着現出一片祥和之氣。

「確實，洛遜的表現極好，對我們的好處固然很大，對他自己也是一樣。因此，於很短的時間裡，他蓄儲了一部份錢，並經營了一家純私人性質的鑽石行號。

「該行號的開設，完全是以正正當當的姿態出現，公公平平的交易，不收賍品，不售黑市，所以對我們很有幫助，也因此，他與他的鑽石店，漸漸的在孟洛維亞大出了風頭，可是，也由於此，引起了歹徒們對他的懷恨，經常的向他投寄威脅信件。

「但儘管如此，畢竟洛遜是一個頭腦够用的人，憑着他的機智與各方的聯絡，對那些恐嚇的人，均能平平和和的加以應付。在我離職不久以前，最後聽到他的消息時，他仍然經營着他的老生

意。

「當我們以百萬英鎊在賴比瑞亞買下一家鑽石公司時，國際鑽石安全組確會發揮了不少的威力，而且對於該地區鑽石的供應，乃至來源的控制，皆建立了莫大的功勞。

「由於該地的行情良好，致使英國政府在整個賴比端亞的鑽石市場有了極爲有利的發展，甚至吸收了大批的外地貨品，在此作合法的經營。

「在賴比端亞的市場穩定之後，接着的是謀取拓展，在拓展的第一目標，爲比利時的安烏普。雖然比利時當局曉得我們的計劃，但由於我們的一切都是在法令之內活動的，所以儘管他們心裡不是味道，也莫可如何。

「待比利時的市場沒有什麼風險時，我們又繼續進行第二目標—瑞士—這個鐵幕邊緣的鐘錶王國。

「開拓瑞士市場的目的，主要在銷售工業鑽石；即鐘錶中所用的鑽石。這是一個理想的工業鑽石銷售市場，該地每年的需要量極爲可觀，每年都要大批的從外面購進。

「我們並不怕是類工業鑽石流入鐵幕，原因是凡是在該地銷售的品種，僅係適用於鐘錶，對於其他方面的工業，排不上用場。譬如說吧，此類鑽石重量輕，體積小，多爲米粒般大小。無法用於其他工業。

「不久之後，在賴比瑞亞傳出了一項驚人的消息：謂該國境內發現一座大的鑽石礦場，產量

極豐。

「既然有此一說，當然不無可能，於是我們的鑽石偵探們立即展開了工作，地質學家也採取極積的行動。

「後來果然證實項是傳說不錯：在奔騰的賴比端亞河中，混渾的河水，携帶着多種的鑽石流向西納利歐。

「當時我們沒有採取什麼行動，事實上也沒有什麼辦法採取行動。但是其他的人員却大不相同，他們認爲此一發現，非同小可。這些最關心的人員，首推孟洛維亞的英美使節代表。

「他們深切而焦急的爲着此一問題而不安。賴比端亞政府對這件事情採取淡然的措施，他們拒絕透露有關的資料。

「事情一直拖到一九五五年三月，才算有了初步的行動，那就是華玆邦議員與賴比瑞亞鑽石委員會主席的會談。

「華玆邦直接寫信給英國政府，自稱他是賴比瑞亞河流域礦石的所有權人。需要英國政府的携助—包括開採與運輸。

「之後，經過國際鑽石安全組的聯絡，這位黑人議員，專程飛往倫敦，與有關人員舉行會商。首先我們知道的是賴比瑞亞河的位置—在孟洛維亞以北一百英里的地方，河道穿過一座廣濶的叢林，河床不寬，尚不足十公尺，眞正說起來，並不够資格稱之爲河。但是水流急，河水也很

深。因爲它在叢林裡，河水夾雜着枯葉，再加上河水不清，所以沒有引起人的注意，誰也想不到這條大水溝裡，竟然藏着大量的鑽石。

「這位黑人參議員說，在賴比瑞亞河的南岸，他已經清理了一塊林地，作爲建築一座小型的飛機場用。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人與工具，他希望以上的兩項需要，能自西納利歐獲得解決。如果他們肯合作的話，他願意以收獲量的三分之一作爲合作的代價。

「這是一項非常合理的條件，不管對賴比瑞亞，或是自由世界，以及西納利歐的工人而言，都有極大的益處。

「於是我們研究過之後，決定在西納利歐方面爲其活動，督促他們早日作肯定的答覆，同時我們爲了表示幫忙，並特地爲其派遣了兩位地質學專家，前往實地調查。

「華玆邦議員自然喜出望外。一切進行均極順利，西納利歐方面，指派雅瑪高級官員兼地質學者亨利毛根爲代表，直接與華玆邦當面進行有關協商事項。

「在是年四月初，華玆邦在寄往倫敦的信上說，他的準備工作已經全部完成了，只等着毛根與其參謀助手威廉的駕臨。」

布萊玆說到這裡，停了一下，以雙手翻了翻他的那本日記，然後聳了聳肩，又舉了舉手中的那本日記，道：「瞧！好長的一封信，這就是他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所寫的，發信的地址爲孟洛維亞克萊街十九號。」

下面就是華茲邦議員的那封信，由於太長，我不便逐字逐句的一一照抄，所以將其重要的部份，以其內容先後的順序，並以其語氣寫來—寫出在後面：

我接到了一封貴公司的來信，那是西納利歐負責人寄給我的。信中曾對我說，毛根與威廉先生二人，將要到賴比瑞亞來見我，並將要求我幫助辦理他們的簽證等問題。

對此，我將於今日向我們的國務院提出請求，而且我也相信，在最短期間，我即可獲得答覆—也可說是答應。

這兒購買鑽石的人士很多很多，但法律並不怎麼重視鑽石經營的問題，所以，我認爲我們在這兒的商業前途，非常光明。

儘管此地購者衆多，人員複雜，乃至於有貨就買，可是，我有把握，在若干時期之後，使他們有錢買不到需要的東西。

因此，我極爲高興，如果我們在這兒的公司組成了，可以利用我們的經濟力量，以及各地公司的支持，給予他們一次慘痛的打擊，大量的供應貨物：最終的目的，是以最低級的貨色，出售他們最高的價錢。

至於有關安全問題，由我來全部安排，凡是你們派來的人員，我將讓他們住在我的家裡，我的家裡一向是夜不閉戶。

我所需要你們的，目前只是諒解與幫助。最後，希望能很快的收到你們的回信。我很

好。

你們忠實的朋友W・N・華茲邦

「在國際鑽石安全組內，曾獲得若干篇毛根的日記（報告），其中多數是與鑽石有關係的，茲擇其要者，簡述於后：

五月十日

威廉與我今天飛抵孟洛維亞，並與華茲邦先生見面。我們下榻於布洛特街的强生旅社內。與我們同機來的，還有一位漢利勃雷沙先生，他是鑽石界的名流，是剛從歐洲考察歸來的。我們曾接受此地移民局人員的調查；塡表、照像。在職業欄中，我倆都塡寫的「鑽石商人」。我特地向他們强調，來自民主國家的自由世界，沒有携帶一個點兒共產主義的色彩。他們聽後，愉快的給我們握手。從他們的態度上，可以明顯的看出，共產黨確實不是個東西。

五月十一日

今天第二次與華茲邦先生相會，時間是在早上，在談話中，我建議他參觀賴國所有的鑽石礦場，而他却誠懇的向我們說，在賴比瑞亞國境之內，眞正的礦場，只有一個，那就是位於孟洛維亞西北偏北約一百英里的魯呀，該礦場的名字爲杜班鑽石開發公司。自孟洛維亞乘機、乘車均可到達。

不過，我們還是堅持到各地看看，以私人的身份，作觀光旅行。

在此的會談中，華茲邦建議我們的公司方面，最好能在賴比瑞亞組織一個購買代表團，直接由倫敦指揮。我回答他，是項建議極佳，我會立即將他的意思轉達。

五月十二日

傍晚，我們拜訪了威廉洛遜：他是一位名震西半球的德國鑽石購買商。聽說他雇用了兩名鑽石老手，一年到頭在各地的鑽石市場中進出，迄今已有三十年的歷史。

在談話中，他打開了好幾包鑽石給我過目。他說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在西納利歐購買的，並聲稱那只是他兩天的時間。

對於那數包鑽石，據我的估計，決不會少於四千克拉。果眞那是他兩天的購買量的話，倒眞的是一個可觀的數字。

爲了炫示他的成績，他並特地選出兩三顆來向我介紹，謂那是典型的賴比瑞亞產品。那幾顆鑽石是圓的，每顆約有五，六克拉，有些像法國日尼亞的產品，光澤不錯。

與洛遜分手之後，我們到司塔多旅社，這兒是勃雷沙住的地方。在我們抵達時，發現在他的房間裡還有一個美國人。此人的名字叫鮑華利，經常住在魯呀，並於該地經營鑽商店。

在我們坐下不久，勃雷沙就取出十五克拉的鑽石來給我們看，並解釋那是他剛剛向鮑華利買進的。

另外，他又向我們說，昨天晚上他在市面上也購進了五百克拉的西納利歐產品，並問我們

要不要看看，我們謝拒了。

是晚，我們又拜訪了一位埃及商人，名叫哈發，他拿出了一顆奶油色的鑽石來給我們看，該顆鑽石的重量爲六十四克拉。此時的時間已經是午夜十二點一刻了。

兩個星期之後，我們在威廉洛遜的家裡又看到了那顆奶油色的鑽石，擺在一個特製的玻璃櫃中。據洛遜說，他是以每克拉三百英鎊的價錢買來的。我聽到了之後，深感羨慕不已。

在我們作了以上的拜訪之後，確實認爲該地是一個値得開拓的市場。華茲邦亦鄭重的像我們表示，應盡速的設法組織購買公司，這是一項穩賺錢的買賣，是萬無一失的。

五月十三日

在這個期間，我們買了一套帳棚用的工具，食物等等，並安排飛機去魯呀。起身的那天是十六號。

我們拜會了英國領事館的大衛・米契爾總領事，以及英國大使卡普先生。卡普先生說，他很高興見到我們，並謂，他公開與鑽石界的人士見面，還是第一次。

他最後又答應我們，如果有需要大使舘幫忙的地方，他一定盡力。

美國在這兒的業務負責人富蘭克威爾先生，也表示願意給予我可能範圍之內的協助。富蘭克威爾先生很熱誠，對東西方的鑽石交易極表關心。

從很多地方都可以獲得證明，這位來自美利堅的商人，對共黨集團的商業來往，是至爲反

對的。他對鐵幕內那批奸商的嘴臉，以及他們所帶的政治色彩，有一種嘔心的厭惡。因此，他同我們很談得來。

此外，他並願意盡量的與我交換有關的意見，甚至協助我自賴比瑞亞所購的鑽石安全出口。

勃雷沙認爲我們一連串的拜訪，是一項對生意有莫大益處的行動，因此，他深感羨慕不已。爲了對我們表示一點敬意，他特地向我們提出一項善意的安全建議。

在該項建議中，他强調最好在三個月內不要乘坐飛機，因爲當時雨季已經來臨，跑道太滑，在降落或起飛時，均易發生危險。乘坐汽車時也不要取捷徑穿越叢林，俾免野牛，象群以及豹等的野獸突襲。他表示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是直昇飛機。

五月十六日

到魯呀我們仍然是乘坐的飛機，順利的起飛，也順利降落。在越過叢林時，我們飛得很低，因此，在機窗口，可以向下俯視，並淸楚的看到猴群與一個一個的黑色大猩猩。其他的動物沒有看到。

從機場到魯呀城，要步行一公里，而步行到預定紮營的地點，則要步行七公里的路程，由於道路不佳，因此要費時三個半小時。中間並要穿過曼諾河，沒有橋樑，也無法涉水，必須乘坐獨木舟。而且時有鱷魚來襲的危險。

「杜班明尼公司」的營地，爲賴比瑞亞境內僅有的。這兒的房子都是以草爲頂，以泥爲牆。據說，住在泥牆的房子裡，可免虫咬，所以我們也是住的一間泥牆房。

這兒的週圍，差不多有將近七十個村落但是人口看起作却甚稀少。他們喜歡同我們打交道，對我們的動作，衣着有着濃厚的興趣。

從我們住的營地，到礦場所在地，約有半公里的路程，其間都是矮樹叢。該處附近有一條小河，名字爲跳波河，河水較淸。在河岸的南方，有一大塊平地，看樣子是剛剛整理的，面積約有兩千五百碼見方。

五月十七日

在我們參觀該礦場時，十來個男人正在工作着；他們使用原始的工具，有氣無力的挖掘着；工具包括有鋤頭，三指叉，以及鐵錐等等。這兒的負責人爲哥比剌。

美國人瓦斯蒂到營地來訪我們。他警告我們影響他礦場的工作進展，並希望取得我們的諒解。是日，他是步行十二公里來會見我們的，當天就趕回去了，在我們房子裡沒坐好久。

五月十八日

第一顆賴比瑞亞的鑽石，是在跳波河岸挖出的，藍色，並不大，約有三克拉的樣子，是項工作是由威廉與我兩人合作完成的。

五月十九日

從魯呀走了七、八公里的路程去等飛機，這是一項辛苦的工作，可是飛機出毛病，一直到下午三點半鐘，還沒有影子。最後我們就返回原地。沿途沒有碰到猛獸，實屬萬幸。不然，我們非得開槍不行了。

五月二十日

在此期間，我們曾與不少的當地工人接觸，詢問他們在魯呀附近是否還有其他的礦場，回答都是否定的。

威廉最初的計劃，不願徒步返回西納利歐，理由有二：一、他的腿部受傷了，一兩天內，無法作長期的行動。二、當我們在魯呀時，曾接到華茲邦來信的警告，不要我們有偷渡越境的冒險，他不希望賴比瑞亞的境衞軍，把我們作活靶射擊。

五月二十五日

返回孟洛維亞。

五月二十六日

我們遇見了I・F・（他的名片上就是印的這兩個縮寫的字母），他說他有一部份鑽石，希望帶到倫敦去賣，要求我爲他寫一封給倫敦鑽石公司的介紹信。

我當即警告他，那樣是相當冒險的。他回答謂有一份外交身份的護照。

是日下午，我們拜會了英國作家雪曼，並接受了他的晚餐招待。交談之下，極爲愉快。

五月二十七日

拜訪治安機關，繳驗護照，臨離去時，我們向警察局長致謝，感激他給予我們的方便與合作。

五月二十八日

賴比瑞亞的鑽石購買者，召開聯合會議，以討論對付威廉洛遜的方法。

洛遜在當地的出價最高，所以鑽石商都樂意與之合作，有貨先賣給他，使其他賣買者大感恐慌。

因此，經他們會議決定的結果，一致要把這件事情交給杜曼主席去辦。他們的理由是；謂洛遜有壟斷市場之嫌。

五月二十九日

第一次大宗的出口計劃，順利完成，計劃與實施一併進行。數量是一萬克拉。該批貨物全部爲賴比瑞亞的產品。

是夜，我們在大使館喝酒。辭出後，曾往見杜曼主席，但是等了好久，沒有會到。

五月三十日

五月三十日上午，勃雷沙與比克拜訪約翰生於其旅舘之中，據悉他們抵達的時間是在我們離開的時間前一個半小時。

是日華茲邦大量出售其私人的鑽石，爲數約在四千五百克拉。這證明了華茲邦的鑽石儲存量，已不止四千五百克拉，甚至再多一倍，五倍，乃至於數十倍也不一定。理由是任何一位鑽石儲存家，決不會一下子把存貨賣完的。除非有特殊原因。

華茲邦送我們到機場。十四時正，我們飛往自由城。

當我一口氣把那份報告看完時，布萊茲接道：「由這一份報告中，你可以看出了華茲邦的財富，賴比瑞亞鑽石的產量，以及每年流往外國的數字，是如何的驚人了。」

第十一章 紅色陰謀

種族的衝突，在世界各地都是難免的，非洲當然也不例外。據布萊茲非正式的透露，就經常發生工人對白人的不滿。工人多爲黑人，白人多爲職員、管理員、工程師、氣象學家、地質學家、以及治安人員等等。

有的時候，測出天候有變化，對某項預定的工作，必須提早，要求工人加班，但他們就不表示歡迎，他們說加班費是另一回事，不該讓他們幹得太久，太久了他們就認爲一種侮辱，並且影響他們回去拜神的時間。

據布萊茲說，一次，在河口的一處礦場中，一群工人在挖掘一個半土質，半石質的洞穴，當一位工程技術人員看到時，認爲深度已過，必須擴大洞口，再行挖深，不然，勢必發生坍落的危險。

當那位工程技術人員要他立即停止工作出洞時，工人們置若罔聞，認爲他年紀輕，不懂事，大家看了看他，未加理采。

可是爲了安全計，那位年輕的工程技術人員，就大聲叫喊了起來，要他們火速出洞，甚至暴跳如雷，由於語言不通，被誤會是一種侮蔑。立即自洞中衝出三個身體壯健的工人來，不分青紅皂白把那位工程人員痛揍了一頓。幸虧治安人員趕到制止。當時圍觀的人很多。

就在這件事情解釋清楚之後，那三個工人返回洞中不及三分鐘，轟然一聲巨響，那個半石半土的洞穴整個坍下，二十一個工人全部罹難。

這樣一來，黑白人之間的裂痕更行擴大：工人們一致認爲白人搞鬼，激怒了他們奉信的天神，致而發生慘禍，群起要求把那個工程技術人員殺死祭神。

後經調派大批員警，到場震壓，一場大難，始行平息。

據事後的警方人員調查，那次要求殺死工程師祭神的主意，並不是出自眞正的工人，而是出自共黨收買的特殊工人，那次一共查出了十二個，他們都是與蘇俄外交使舘有密切聯絡的：任務是製造糾紛，擴大糾紛，培養不滿，製造混亂。後來那十二個工人都被判了罪，解了雇。

再者，據布萊茲說，非洲產虎豹，若干礦場，每年要都舉行一次秋季聯合打獵，組成份子均爲礦場的員工，也就是說，有白人，也有黑人。

可是對出獵時，往往就有自相殘殺的情事。爲什麼會如此呢？是這樣的，非洲人獵虎，一向用長矛，而白人則一概使用双管來福槍。他們自信擲矛的技術，比白人來福槍上的錨準具還要準確可靠，而且其所使用的長矛，又認爲是殺虎的唯一有效武器，他們看不起白人的來福槍，認爲來福槍的彈丸獵虎無效。

有一次，在紅坡叢林中聯合打獵時，爲爭着搶獵一虎，結果一位白人被一名黑人一矛擲中肩部，矛頭自左肩後面穿入，從前面穿出，矛柄的前端亦穿過一英尺許，當時倒地不起，經人抬起

送醫急救，因流血過多，終於一命嗚呼。

據布萊茲說，那次的經過是這樣的：

是日參加獵虎的人，近二百人；白人持槍，黑人持矛，當一隻虎被趕於一叢矮樹下時，一位白人與兩位黑人，距離較近，双方都以動作表示以各人武器獵殺，但是誰也不肯相讓。

就在手忙脚亂，爭先恐後的情形之下，那位白人舉槍還沒有確實瞄準時，就開了一槍，結果沒中，那隻虎聞聲之後，一躍而去。

這樣一來，那兩個黑人發火了，其中的一人，在憤怒之下，轉身擧矛向那位開槍的白人擲去，對方未及躲閃，被擲穿了肩部。

是日的狩獵，也告中途而止。自此一不幸的事件發生之後，每年一次的聯合獵虎，也就沒有再繼續擧行。雖然兇手亦受到了礦場中單行法的懲處，而白、黑人之間的介蒂，却始終存在於双方的心中。

挑撥事非，製造糾紛，是共產黨的專長，他們爲了分化白黑人之間的感情，往往是不擇手段的，下面就是布萊茲告訴我的幾個實例：

一次一個工人的孩子失踪了，那是他的獨生女兒，當時還不到五歲。那個工人於孩子失踪之後當天的旁晚去報告礦場的治安人員，結果好幾十個人，到處找了一夜，毫無踪影。

次日繼續尋找，甚至若干工人也放棄工作，參加尋找的行列，直至下午，終於在河邊的一棵

橋上找到了：那個孩子被吊死在樹上。在樹下不遠的地方，亦放有一頂白人的慣載的拿破侖帽子。

此種情形，在最初當然難免使工人們產生憎恨：認爲白人不是東西，兇手就是白人。經過多方面的解釋，分析，費了很大的腦筋，才算把道理勉强溝通了。但不管如何保證，那頂帽子總算是一項證據，也因此，儘管黑人嘴裡不再說什麼，心中總是存有一個問號。

另一件類似的事情，是一個工人的妻子，於失踪後當天夜裡，被發現陳屍在樹林中，全身赤裸，背朝下面朝上的躺着，頸上束着一條紫色的領帶，領帶上有倫敦出品的廠牌。檢查結果，除了證明她是被勒死之外，並無遭受非禮的跡象。

像這種最低級謀殺行爲，也只是用在頭腦單純的黑人中，使其認爲白人才是野蠻的民族。但是稍一用腦筋，就會想到：兇手絕非白人。理由很簡單：一位工人的妻子，有什麼值得謀殺的呢？只有神經病兇手於殺了人後，還把兇器留在死者的頸子上。

但是這一着，確實使共黨的陰謀得逞，因爲黑人認爲：既然把死者的衣服脫光了，就有非禮的行爲，不然，又何必脫她的衣服呢？

好說，反勸，這件事情雖然表面壓下了，沒有使他們群起暴動，但不久之後，同樣的一件事情突然發生了。

這件事情的女主角，是一位白人，名叫莎莉•伊麗華露絲，二十七歲，爲一位工程師的太太，

剛從倫敦抵達南非不久，兩個孩子都還留在英國，她是計劃看看丈夫，住一兩週就回去的。那位工程師與布萊茲很熟，名字我當時沒有記下來。

某日中午，伊麗華露絲從礦場回到她住的地方，準備給丈夫做吃的東西。可是當其丈夫回來時，却發現妻子倒臥在血泊中，氣息奄奄，已不能言語了。

她的上衣被撕破了，奶罩的一條帶子亦被扯斷了，一個乳峰露出在外面。她是被刀刺的，刀口在小腹上。待醫生趕來時，已經無可救藥了。

此一案件，至爲簡單，兇手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先强姦，後殺人。由於死者不肯受辱，掙扎結果，衣被扯破，兇手見獸欲難逞，遂在其大呼之前，一刀將之刺死。

對這件案子發生之後的四個小時，兇手即被捕—就是那個被勒死妻子的工人：因爲在他行兇後走出現場時，有人看到他。

調查的結果，仍然是共黨份子的搧動：兇手供稱，他是受了另外兩名工人的慫恿，要他爲其妻子報仇，必須殺死一個白人的妻子，不然，勢必終生有難，其妻之寃難雪。

待治安人員要逮捕那個工人時，他們已離開了。

此外，類似的不幸事件，時有所聞，所幸防範週密，沒有發生命案。但是，對黑白人之間的一種無形的恐怖，却就此而生，双方都恐怕對方有謀殺的行爲，晚上，極少有單獨的女人，敢隨便出門。

如此一來，吃虧的當然還是場方，因爲白人技術人員，多不願在該場工作，紛紛要求辭職，或是要求轉赴別場工作。而工人也是一樣，他們也紛紛離去，另謀發展，深恐自己的老妻孩子遭害。剩下一部份人員，也一致提出了條件：每天下午提前兩個小時下班，但工資不得減少。

場方爲爲了工作的進行，只有全部答應他們提出的條件。另外，在經過一連串的會議之後，決定採取聯合巡查隊。該隊是由黑人與白人所組成，白天夜晚分組巡查，遇有可疑份子，即行逮捕查辦。

此一措施，果然有效。就此，恐怖之氣，逐漸而消，不到半年，恢復了正常。

「可是」好景不常，布萊玆道，「於一九五五年二月，自由城與雅瑪等地的礦場，工人發生了集體暴動事件，搗毀機器，宣傳罷工，要求加薪，高呼『尊重工人人格』口號。

「這些地區的暴動事件，我都在場，當然不言而喩背後又是共黨策動。兩次的暴動事件，都動員了數百的治安人員，同時並使用催淚彈，以及手槍等震壓，亦有少許傷亡。

「在自由城的那次事件中，治安機關潛伏在暴動人群的人員，曾捕獵了十六名疑犯，他們最初不肯招供，但經不起一再審問，終於承認是受了蘇俄使館的利用。那些人都被判了徒刑。

「在暴動事件發生過之後，最走財運的是毛根；各方面對他的印象均佳。據調查所得，在之後的三年內，於各銀行裡，他的存款數字，超過了三百萬鎊，其中一半是在最近的一年中存入的。

「由於他太富了，致而給治安人員增加了不少的麻煩，除了要派人保護他家中的財產外，更要派人保護他本身的安全。以免遭受綁票。

「礦場的產量逐漸增加，治安的工作亦隨之加重。如一九五四年的產量爲兩萬五千克拉，而一九五五年就增加到了四萬二千克拉。以上的數字並非全部礦場的出產，而只是雅瑪與自由城。

「可是，在這兩年之中，治安也最辣手，竊掠，搶刼之事件，層出不窮，使治安人員，大費手脚，有一種窮於應付之感。

「爲了安定秩序，增加生產，有關當局，取得了當地政府的同意，凡是持有武器搶窃的歹徒，可以開槍射擊，不負法律責任。此後，於槍斃了十多個强盜後，秩序遂告好轉。

「在非洲的鑽石商人，個個發財，不管是整批的經營，或是零碎的買賣，所不同的是，大的多賺錢，小的少賺錢而已。

「不但鑽石商人賺錢，就是與鑽石發生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也都個個發財，眞同做電影明星差不多，又有名，又有利，眞是『一石双鳥』之擧。

「也正是因爲如此的關係，所以近年來非洲的各方面，都在日新月異的進步着，向着現代化邁進，諸如大厦的興建，人口的日增，交通的發達等等。

「就目前此地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來說，其每月的收入，都比牛津大學的教授要多，這是最初連我也不相信的。其他如間接與鑽石有關的交際女郎，咖啡女郎，風塵女郎，以至於皮花科的

醫生與護士，其每月的收入，更爲驚人，比內閣首相要多得多多。

「這兒的鑽石買賣，其方式分有數種：一種是正大光明的交易，一種是地下黑市，一種是半公開半不公開，再者就是零零碎碎的收進，大批整包的售出。

「正大光明的交易，如私產的變賣，或是工人工資品的出售；地下黑市則爲貨物來路不明，多爲贓品：偷來，搶來，或是騙來；半公開者多爲女性，她們在某一方面換來的代價品，但不曉該代價品的來路是否正當，所以不敢完全公開，以免引起他人的追究；零零碎碎者的賣主，多爲當地的小孩子，或是婦女，他們檢到的或是在廢場中挖出的。

「有一次，一位年輕的英國人，剛來到自由城不久。夜裡。在熟睡中，被一位當地的黑人叫醒。那個黑人手中握着一顆很大的鑽石，鑽石外面包着紙與布。

「那個黑人叫醒了來自英國的年輕鑽石商後，双手把鑽石外面的紙布打開，用手捧着，給那個英國人看。他的兩手很髒：並不是黑，而是有很多泥土。

「年輕的英國商人定了定神，問明來意之後，接過那塊巨大的鑽石，當即出價一萬法郎。英國人一面付錢，一面尋問該顆鑽石的來路，黑人不答。當錢點清了之後，立即退出消失於門外。

「後來，這年輕的英國人，我見到過了，在他向我談及這件事情時，我很驚訝，認爲太過冒險，而那位年輕人却表示不服氣的道：『那有什麼關係，鑽石上又沒有貼着佈告，或是禁止收購的命令。』

「我向他笑了笑，沒再說什麼。後來我聽說那顆鑽石，被那位年輕的英國商人，換了換手，轉售了六萬法郎。

「但不幸的事情，可能就從此時開始。由於這種利潤過大，因此那位英國人，就老是住在那家旅舘裡，等待着同樣的機會到來。果然，在那次之後，又有過相同的兩次事情，分別給他淨賺了兩筆—一次爲四萬法郎，一次爲五萬五千法郎。

「由於那個年輕的英國大孩子，太過自負了，不肯接受別人的勸告，因此給人的印象不佳，就這種，於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他遇害了：慘死在他所住的旅舘房間的地板上。

「後來我們會同當地警察去調查，得悉，是晚是他交代旅舘看門人說，十二點後有兩位朋友要去見他，並囑咐門房不必招待茶水，那兩個朋友坐一下就走的。

「因此，門房沒有在意，再加上天黑，所以對那兩個人沒有一點印象，所知道的僅是，那兩個人是當地人，是兩個男人。如此而已。

「至於那次他失竊了多少財產，外界極少有人知道，但根据他以上的三次交易，起碼是十五萬五千法郎。

「但是，儘管此種冒險性的交易，如此的不可信賴，然仍舊有不少人如法泡製。舉例來說吧，在一九五五年，單獨雅瑪一地，就高達一百四十萬法郎。聽說去年已超過了三億。

「以上的數字僅爲有案可查者，爲人知道者，至於保密工作做得澈底的人，第三者無一曉得

的人，尚不包括在內。

「這種交易，並非只限於自由城，雅瑪等地，別的城市也是一樣，如孟洛維亞，貝魯特，以及安烏普等等皆有。僅是交易額稍差而已。

「前幾個星期，我聽說在雅瑪發生了這樣一件案子，一對來自馬塞的夫婦，駕着直升飛機，到南非來觀光—其護照上爲觀光，但實際上爲收買鑽石—他們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飛遍了各大城市，最後選定了雅瑪暫時住了下來。

「這對夫婦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僅知道他們是法國人，而且都是青年。沒帶孩子，也沒有其他的佣人，所用之物，全都放在有限度的那個機艙裡，因此，就以上的情況判斷，並不能顯示出是有錢人家的樣子。

「他們在旅館之後，晝伏夜出，連旅館的人也弄不清楚他們倒底是做什麼的。約摸過了一個星期之後，他們就漸漸的很少外出了：白天如此，晚上也是如此。

「可是他們的客人却日漸增加，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有當地人，也有外來客，但是時間安排得很好，据旅館中的人說，從來沒有發生過碰頭的客人—即先來的客人沒有告辭之前，決沒有後到的客人。

「這樣大約過了三個星期，來訪的客人，逐漸減少。旅館老闆恐有他，曾把情形報告警察機關。警察當局於檢查過他們的資料後，並沒有發現可疑之點：第一，護照欄內他們塡寫的是普通

商人，携常物品欄中，僅是幾件換洗的衣服，貴重物品，只塡寫了零用錢一千五百法郎。所以警察當局未表重視。

「警方當時曾順便詢問了旅館老闆，除了他們有客人來往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疑之點。老闆回答沒有什麽，只是他們抵達的第二天，購買了一隻中型的保險箱。

「警方聞後更未表重視，因爲購買保險箱並不能構成可疑之點，而是普通之事。

「他們共計在那家旅館中住了十七天，臨去時，外償了旅館的茶房一百法郎的小費，把那位女侍者嚇得半天不知所措，原因是一百法郎，對當時當地的一個茶房來說，是夢想不到的。

「此外，他們又把購買的那隻保險箱也贈給了老闆：他們這樣對老闆說：你們這家旅館服務很週到，所以下次有機會來時，我還要住在這裡，那隻保險箱是我放衣物用的，我不帶去了，所有權給你，使用權屬我。如果以後我不再來了，當然使用權也舊屬於你。

「据那位老闆說：他們兩婦妻都很和氣，臨去時一再向他致謝，他們的行李不多，來時只有一隻不大不小手提箱，去時僅多了一隻虎皮囊，那隻虎皮囊還是一位侍者代他們買的，很便宜，只花了二十五個法郎。他們對那位代購虎皮袋的人說，那是作爲裝置，携帶所購買的當地土產與紀念品用的。

「在他離開旅館後的三十分鐘，也就是在他們起飛之後的五分鐘，突然轟然一聲巨響，飛機爆炸，機身粉碎，機上的二人更是被炸得碎屍萬段：顯然的那是一次謀殺—圖財害命—定時炸

彈。

「有人看到那架直昇飛機爆炸後，墜落在一個沙丘旁，有些部份尚在着火。有的人則向警方報告，謂有四個騎馬的人，向着飛機墜燬的地方奔馳。

「警方聞悉之後，立即派人乘車趕去，好在現場距市區不遠，待警察抵達墜機處約五百公尺左右時，首先遭到了二人的射擊。警察們連忙下車，並各就射擊位置，還槍震壓。

「此時發現機身旁邊立着四匹馬，機身起火之處，有兩個人在彎着腰尋找什麽。一陣槍聲之後，對方不再射擊，而那兩個尋找什麽的人，此時也伏臥在了地上。

「警察人員採包圍之勢，從三面向着墜機之處逼近。騰地對方槍聲又起。警方人員只有暫停前進。此時双方相距尚不足四百五十公尺。後來一位警察提議：射殺馬應聲倒地。

「可能是他們已經曉得了警察人員的動機。於是在他們一陣猛烈射擊之中，三個人飛身上馬，絕塵而去。

「當警察人員趕到現場之後，除了發現射死了一人之外，又發現了兩機可供證明此案的東西：這兩樣東西，一爲已被薰黑了的一袋鑽石，一爲一本旅行支票簿。

「在那本支票簿的存根上，明白的記載着，於十六天中，開出了七千四百五十六萬法郎，毫無疑問的，這筆鉅款，就是那一袋鑽石的價值。」

布萊茲搖了搖頭，無限感慨的說：「這件案子的因果，我想你不必再用我來解釋了吧！」

第十二章　傑曼先生

那是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天。是日陽光普照，天氣晴和，我們決意租車到奇拉脫市去午餐。該市位於卡坡之南，爲大西洋吹往地中海之季候風必經之地。

途中，我們特地經過外交林—該林約有十平方公里，遍生加利樹、軟木樹、非洲草，以及含羞草。偶爾我們也遇到三五個當地的男女，在林中收集樹枝。他們聽到車聲，會不約而同的停止工作，對着我們張望。

這兒好像是世界之一隅，與一般的人隔絕了。在這塊平坦的林區中，可以找出不少世紀之前的古蹟，但是我們不能，因爲我們不是考古家。

傳說此種古蹟，爲古羅馬戰士的血，與迦太基兵士的屍骨；前者是黃色的，後者爲紫色的，當地人視爲醫治瘧疾的聖藥。

林中有「美國之音」電臺，是專門對歐洲與鐵幕廣播的。警戒森嚴，謝絕一切外賓參觀。

在林中，我們曾參觀了一座羅馬村：這是一堆廢墟，所能見到的，僅有兩塊大石頭，可以告訴我們，那是羅馬人當時磨刀用的。

外交林的南邊是海灘，爲一個古戰場，傳說在葡萄牙發生內戰時，曾在此作過三天三夜的決戰。死傷二十萬人，數十里之內的海水，盡成紅色，屍體浮在水面上，經過日洒水蝕，奇臭無比

，百年人跡罕至。

對此，後來我曾查閱葡國的歷史，並沒有找到是項記載，因此，此種傳說，也只能視作一項傳說而已。

當我們併肩漫步於沙攤上時，布萊茲曾經一度陷入沉思之中，良久沒有開口。之後，他突然轉過面來，笑着看了看我，道：「直到現在爲止，在你的資料中，已經記載了不少的好人與壞人。」

我向他點了點頭，代替了回答。

「可是有一位最富的人，你還不知道，此人今年已逾六十歲了，他是鑽石界中最成功的一位，也是最富裕的一位，他的財產，據最低的估計，不會低於十億英鎊，其中約有十分之八九在銀行中。

「此人，最初我們以爲他是一個德國人，後來我們又懷疑他不一定是德國人，但他住在歐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假如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有關此人的一切，你將一定會把他寫在你的書中，甚至加以形容，這樣勢必會——」

我連忙搶過來說：「那倒不一定，要是站在讀者們的立場，認爲沒有價値的話，也說不定我會一字不提。」

布萊茲聳肩膀。「對極了，我倒忽略了這一點。我並不是在調你的胃口。但我也無意於告訴

你他的眞實姓名，以及他的詳細住址，可是我可以向你說說他的事情。

我們繼續向前走着。「現在先讓我給他起一個假的名字說起來也比較順口——」

「傑曼！」我當即接過來說。

「妙極！」他點着頭說，「我們就稱他爲傑曼好了。傑曼先生在鑽石圈中，並不出名，因爲他一向不願公開露面。大戰之後，他才正式進入鑽界，起初，經常住在倫敦。

「在倫敦他沒有什麽親戚，也沒有什麽朋友。因此，每次抵達倫敦時，都是住在旅館裡，開始是住普通的旅社，漸漸的轉往最豪華的餐廳。

「傑曼先生喜愛吃零食，包括冰淇淋，口香糖，以及喜飲香檳酒。在他的房間中，每晚都有成打的女郎們陪他聊天。最珍貴的水菓，房間內最高級的裝飾，使人見了，產生一種『不是旅社，實爲皇宮』之感。

「所有女郎們，個個年青貌美雍容華貴，看去並不像交際場中的風塵花草。據悉她們每人每夜的代價，一律五十英鎊，這只能算是小費—陪陪酒、說說笑笑、唱唱玩玩的小費，床上節目自然例外。

「傑曼先生對女孩子具有一種特別的愛好，他的旅館房間裡，從來沒有間斷過女人的笑聲醉語，但是他本人的長像，以及體型，套句俗語來說，確是『貌不驚人』，相反的，離『英俊』，『瀟洒』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

「可是儘管他的長相不美，但整個歐洲鑽石市場上的買賣，凡是够得上『大批』二字的，却大都直接、間接與他有關，久至若干亞洲國家的鑽石商，也無不暗中與他接觸。

「他的地下鑽石總公司設在安烏普，有七、八條直接通往世界各大城市的交易路線，其中有三條是直往鐵幕的。

「這三條通往鐵幕的道路與方法是：一爲在安烏普港藉蘇俄與波蘭的船集進入各共黨國家：一爲空運抵達瑞士，再以各種工具進入共黨國家：一爲取道西柏林，偷運入各共黨國家。

「運用這種方法的人，自然不僅他一個人，只是他的貿易額最大，以及組織較完善而已。因此，在歐洲來說，他是我們的一號敵人，也是我們最難應付的對手。

「每年流入鐵幕的鑽石—絕大多數是工業用的鑽石—其數量之大，確實驚人，就以今年二月爲例吧！據傑曼私下對朋友的透露，於短短的十四天之內，就價值二分之一億英鎊。

「以上的數字，全是沒有經過合法手續的，由此可見私梟活動之烈。其所採取的路線，多是取道西柏林、哈烏、布魯克、以及奧不斯丁等地。

「以上絕大部份的鑽石產地，均爲非洲，只有少數產自巴西。大都以比利時爲集散地。除了以上兩地來源之外，尚有間接來自荷蘭、美國，甚至英國者。最近聽說，以色列與意大利也有了來往。但經手人全是清一色的私梟與鑽石專家。」

「據我們在東德工作人員的調查報告，凡是流入鐵幕用的工業用鑽石，約有四分之一爲毛匪

所買。其餘的二分之一，則分散於其他的共黨地區之內。作爲軍事工業之用。

「根據大約數字的估計，平均每年流入共黨鐵幕的工業鑽石總值，不會低於十二億英鎊。其中搶購最烈的是俄帝與大陸共匪，他們不但不擇手段，尤其不惜代價。在他認爲，發展武力是一回事，人民的生活是另一回事；甚至人民不吃飯無所謂，而武器的製造却不可馬虎。這是共黨控制之下人民的悲哀，也是世界全人類的一種恥辱。

「無可否認的，我們已盡了最大的力量，去阻止這種事情的發展，希望能全部用在自由世界的工業上，可是，我們工作，並不理想，甚至非常糟糕。

「我們把重點放在歐洲，我們派人監視傑曼，我們並特別在倫敦、安烏普與巴黎設置偵探站。廣泛接識傑曼的朋友與同道，可是却沒有什麼效果。這也正是我們何以稱他爲『老狐狸』的原因。

「在其活動於歐洲三十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失過風。在大城市的警察機密裡，可找到他的資料：不過淨是在於他生活豪華的各項記載，從無不法之事實。僅有少許祕密機關才曉得他的底細。但是也奈何他不得。

「也許是他有超人的智慧，也許是限於切身的需要，他竟然在工作之暇，以最短的時間，成爲一位法學家，甚至當起了律師。凡遇有鑽石案件時他都會自動義務出來代爲被告辯護。

「大家都知道，這是他的一手絕招：這樣做對他有許多好處：如被告與他有關者，或者根本

就是爲他工作者，利害關係自然不必再說。即便與他沒有關係的私梟、歹徒，經他義務辯護之後，當然，會對他感激萬分，因此，這樣很容易就成了他未來的手脚，將來爲他工作，而且忠實賣力。

「最大的收獲當不止於此，而是他的聲名出去了：成了鑽石犯的專門律師，名震歐羅巴的法律家，可是，骨子裡他却完全在耍把戲—他在演戲，他在爲自己做着本來不法而却要其成爲合法的交易。

「傑曼雖然外表生得不美，但上帝偏偏賜給他一份特別好的禮物：那就是他有語言的天才。凡是幾種歐洲的重要語言他沒有不會的：如英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此外，他並可以與俄國人交談，以及會說不少的中國話。

「不管是一個什麼人，單憑這一張嘴也就可以解決生活的問題了。傑曼就是佔了不少語言上的便宜；八面玲瓏三教九流，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物，別人走不通的，他都可以照辦。這是非常難得的，也是他的最雄厚的一筆他人所趕不上的資本。

「開始時，他從不與一般上流社會的人物打交道，像什麼夫人號的女人，爵字號的男人、部長、主席、經理、董事、皇子、王孫、政客、富家、大賈等等，他一向不與他們碰頭：就好像是說：他（她）算是什麼東西？又好像是說：我算什麼東西？

「其實二者都不是，而是他不願意出風頭，他寧願做一個默默無聞的人，有錢用到旅館裡去

，用到酒店裡去，關起房門來，盡情的享受一個痛快。

「漸漸的他出名了，不過這種出名，並不是別人都知道了他是一個鑽石大富翁，或是一個地下的大財主，都不是，而是知道了他是一個律師，了不起的律師，甚至是專門義務替爲非作歹的人洗刷罪名的律師。

「此種義務律師的頭銜，並不是僅限於自由城，安烏普，以及倫敦與巴黎，而是遍及於歐洲各地。除了鐵幕他不去之外，所有的自由國家，他是無所不至。」

布萊茲說到這裡，停下了，好像是遺忘了什麼東西。突然他「哦」了一聲，接着又道：

「剛才我說他除了鐵幕，其他的地方都去，這話的意思是說得太過含糊，不過明朗。我的意思是說，他爲了培植自己的力量，替他的同道—其中若干也就替他自己—解圍，他經常奔走於自由世界各國的大城市之間。

「而他所以不在鐵幕內公開出頭的原因，具有很多因素：一是共產黨不講法律，不講理由，只有命令，規定。二是工業鑽石進入鐵幕之後，悉數交給有關當局，禁止私有，所以根本沒有什麼官司可打。

「他也會到過鐵幕，不過那不是以法律師的身份，而是以商家的姿態。當然共產黨善於綁票，而且曉得他的財富，但對他不但不敢損及他的一根汗毛，反而倍加奉呈。理由至簡：恐怕斷絕了將來的鑽石來源。

「不過，儘管如此，儘管鐵幕內是他的主要市場，他還是很少去，他知道紅色人物的陰陽臉：陽臉出來使人消魂，陰臉出來令人喪膽。進出鐵幕實無異通過一道鬼門關。

「在無數的大案件中，使我印象較深刻的，是有關非力普·司克洛比的這一件，這是一件純粹在法與非法之間進行的鑽石案件。

「這件案子，最先插手的爲國際鑽石安全組，有人向他們密告：謂當時的黑市太過猖獗，影響正常的市價，特別時謀些人士，更是目無法紀，應予澈底查辦。

「國際鑽石安全組於接獲報告之後，自然不能置若罔聞，更何況又是他們本身的主要任務，於是根據線索，在達克的約佛機場，設下了秘密工作人員。

「結果眞的收穫不少，在一位名非力普· 斯克洛彼的身上，搜出了重達一萬八千克拉的鑽石。

「斯克洛彼的是項行動，是早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就計劃好的，而且老早就走漏了風聲，所以一下飛機，即被查出。總價爲三百四十萬鎊。

「當這件案子發生之後，立即採取了法律的途經。初審之後，對斯克洛彼不利，判其非法買賣，擾亂金融，但斯克洛彼不服判決，提出上訴。

「次年，在阿博利法庭再審，結果推翻前判，罪案不成立，因是日天候不好，飛機沒有按時起飛，延遲了八十分鐘，而且被告所購的飛機票，並非達克，而是達克過去的自由城。所以全部

鑽石應歸還原主。

「原告方面最初表示不服，認爲被告既然走出機場，就得視爲入境，而且非法入境。但庭上受了被告辯護律師的反駁，無言以對。因爲被告有兩項強有力的證據：一是飛機票之地址並非達克，而且飛機當時不能起飛。

「所以他的理由爲：自然機票非爲達克，自無在達克出入境的可能。飛機既然要八十分鐘不能起飛，在可以自由出入的機場上，到外面吃點東西，或是買點紀念品，並不爲犯法。至於身上携帶大批的鑽石，被告的辯護律師道：『那是私產，有私產並不犯法，非法買賣才犯法，可是，法官閣下：非力普·斯克洛彼先生買、賣了嗎？沒有。既然沒有，當然非法買賣之罪名不能成立，就是非法入境之罪也同樣不能成立。您說是不是呢？法官閣下。不然的話，連法官自己左手無名指上所載的那只鑽戒—啊！足有七克拉的一只名貴河口水底產品—也不能隨便亂戴了！』

「法官被其說得無法還口，蒼老的面孔上，一陣子青，一陣子紅，窘極了。據說，當時在場治安人員，無不均爲那位老法官難過。

「當時原告方面（國際鑽石安全組的人員），立即提一項請求，要求把人犯與案子一併移往自由城辦理，理由是被告的目的地爲自由城。

「但是此一請求，亦爲被告的律師所推翻：他的解釋是：『如果被告在自由城下機，入城，你們可以檢查他—以國際警察的身分檢查他，甚至可以用單行法逮捕他，以各種手段迫其承認罪

名，但是現在不成了，他已經失去了乘坐原班飛機的時效，而且根據本市的法律，在此有了居留權（按該法爲居留一年以上者，即可獲得該市的永久居留權）。他既非通敵，又不是叛國，所以任何人不能對他加予一項引渡罪，不然的話，就是防害自由，身爲治安人員，更應當尊重別人的自由。

「要求引渡不成，國際鑽石安全組的人員，白白碰了一鼻子灰。因此，這件案子，就這樣的不了了之。」

布萊玆說到這裡，深長的吸了一口氣，在這一口氣中，我想像得到，它包含了無限的感慨，感慨裡又太半爲他所不滿之事。但却使他無能爲力。停了好久，他眼睛望着很遠的地方，慢條斯理的似問話，又非問話的道：

「易安・福萊明先生，你知道替菲力普・斯克洛彼辯護的那位律師是誰嗎？」

「我知道，一開始我就猜到他了。」

「他眞够厲害！」布萊玆搖了搖頭說，「全世界的治安人員，等於被他摑了一記耳光。聽說，爲了辦理（辯護）這件案子，他是專程從倫敦趕來的，頭一天發生的事情，第二天他就到了。也不知道是什麼人告訴他的，消息眞够靈通。

「自傑曼開始擔任辯護工作，一直到全案終了爲止，據估計他用去了將盡五萬英鎊，這筆費用，他沒有讓斯克洛彼花費一文，全是私掏腰包。此種作風，實屬空前，也實在厲害。

「現在，也許你心裡不太明白，倒底這件案子的眞象如何呢？我可以退出我原來的立場，向你說一句公正的話，菲力普・斯克洛彼的目的地，就是達克市，並非自由城。

「我這樣說，也許你更不解了。很簡單，他的飛機票只是他的一種花樣，他是故意那樣的。爲的是避免治安人員的注意，也就是東方人所常說的那句話—『調虎離山』之計。

「該筆鑽石，是來自斯德哥爾摩，至於它的最初來源，却沒有調查出來，但由於它不是工業用品，所以據推測，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由鐵幕內所拋售。

「此種鑽石的品質，甚爲高貴，主要產地爲非洲，印度亦有，但數量甚少。

「說起來，這是自由世界的一次失敗，一次損失。共產黨一向不求吃，穿，裝飾（指普通老百姓而言，政府大員們自然例外），拚命的發展武力，把用不着的東西，以及他們認爲不重要的東西（甚至包括糧食在內，老百姓可以用別的東西充飢）賣出去，把老百姓用不着的東西買進來。這就是全世界所週知的事實。

「像鑽石即爲一例，工業用的鑽石他們搶購，不擇手段的購買，而那些作爲飾物用的，他們却不表歡迎，力求外銷。說到這裡，不得不使我產生一種想法：即凡是有共產黨的地方，就永遠不會有和平。」

「我非常同意您的這種想法，那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我表示完全贊成他的見解。

稍停，布萊玆繼續說道：

「在一九五六年，另外的三件案子又發生了。這三件案子都是較大的鑽石案件，轟動一時，類別也與菲力普·斯克洛彼一樣，是屬於『旅客携帶』那一部份。

「其中一件發生在一九五五年的九月六日。駐在倫敦的國際鑽石安全小組，接獲情報，謂有兩個鑽石私梟，携帶着大批的鑽石自孟洛維亞前往巴黎。

「在所獲得的情報中，知道那兩個私梟的名字，一個爲尼格，一個爲蘇魯曼。二人身上均帶有大量的鑽石。他們計劃搭乘法國航空公司的班機，從達克直飛奧萊機場。抵達日期爲九月十七日。

「倫敦方面於獲得是項情報後，立即通知駐在巴黎的國際鑽石安全組的人員，要其留意。特別是他們並非一直飛往巴黎，而是下機之後，再換乘其他交通工具。

「按照慣例，我們要通知各地的有關人員，其中包括當地的警察機關在內。除了尼格與蘇魯曼之外，還有一個旅客，其名爲大偉，古蘭斯克，他携有一隻旅行袋，袋中裝有大量的鑽石原石。在袋子上面，印有『賴比瑞亞政府』的字樣。

「我們的人員，當即會同馬俐潘前往奧萊，馬俐潘是法國人，爲鑽石界的鑑定名手。在其看過尼格與蘇魯曼的鑽石後，認明爲西納俐歐的產品，重量約爲兩千六百五十克拉，價値在十萬英鎊左右。

「當檢查人員自機場開着車子把他們三人送往治安機關的途中，不幸的事情發生了，起先是

前面有一部車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在那裡掀起了引擎蓋子修理。緊接着後面駛來另一部大卡車。把治安人員的車子夾在了中間。動彈不得。

「在治安人員警覺事情的不對時，已經來不及了：自大卡車上下來的兩個戴黑色眼鏡的男人，已端着手槍指着了他們。（以上的情況是治安機關在無線電中收到的）。

「從此時開始，那三部車子就都失踪了。最緊張的當然還是國際鑽石安全組，以及警方的人員，經各方查詢的結果，均無下文。

「這樣一來，謠言傳開了：有的說，他們同流合汚，鑽石數量多，因此他們談好條件跑到別處安居樂業去了。

「也有的說，他們一定是遇到了『黑吃黑』，也就是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那句話，被共黨人員綁票到鐵幕去了。

「更有人懷疑，他們一定是中了私梟們的圈套，遭了毒手，被活埋、或是丟到海裡去了。

「在各方人員合力的尋找搜查下，於次日的傍晚，突然一位農夫向警察報告，謂在奧蘭西北方約八十公里的一個山谷口，停着一部車子，四個人躺在車子的附近。那位農夫又說，他是上午去他的女兒家，回來時路過那裡看到的。

「治安人員據報之後，立即派人前往，果然不錯；兩位國際鑽石安全組員，一位奧蘭的警察以及鑽石鑑定家馬俐潘等四人，均遭了毒手。該案發生之後，於一日半的時間，即傳遍了整個歐

洲與南非各大城市。

「案發後的第三天，警方在奧萊逮捕了不少的嫌疑犯。其中有一個爲黑人，他的籍貫在匈牙利，職業爲鑽石商人，身上持有赴英國與非洲的護照。

「他說他的籍貫雖然是匈牙利，但却大半時間住在印度，因此，他身上還持有自印度到開羅與大馬色的通行證。此人經常往來於賴比瑞亞與貝魯特之間。

「眞正說起來，我們並沒有逮捕他的充實理由，如果有的話，就是認爲他的錢太多了。尤其在最近幾個月以來，他在孟洛維亞坐定收購工業用的鑽石，其所出的價格，總高出市面的售價一成以上。

「他經常去的地方，多在法國，西非，有時候自巴黎轉往布達佩斯。他曾向治安人員表示：不要以爲他是來自匈牙利就懷疑他會做出殺人的事來，他說他也在恨共產黨，因爲共產黨强迫他做他不喜歡做的事情，並準備把他殺掉。

「他說：『你們不要懷疑我會殺人，我不會，即便殺了人，也不會留屍遺痕：這是共產黨一向殺人的原則。他鄭重的表示說：我不清楚你們把我召來是何用意，如果是認爲我與日昨發生的那件謀殺案有關的話，你們就完全錯了，因爲那是一次最低級的謀殺案。共產黨不會如此做，他們做的乾淨，不但屍首使你們找不到，就連汽車也使你們找不到。別忘了，我剛才所說的，我是來自匈牙利，我所瞭解共產黨的毒辣手段，比你們要多得多。你們應該轉移目標，到附近的城市

中下點功夫，這件案子，看起來不應該很困難的！』

「他說的頗爲動聽，但是我們仍然沒有立即釋放他，原因是他擅自抬高市價，搶購工業用的鑽石，說得更明白一點，他是來自共黨國家的抬高物價者。如果引用傑曼的辯論邏輯：那就是：『事實雖不能證明他與該案有關係，但也不能證明他與該案沒有關係』。假使他不是來自鐵幕內，自然對他當另作別論了。

「三個月之後，這個滿口理論的匈牙利商人，經不起一再的審問，終於良心發現了，他承認那件案子是他們幹的，是他們前後在非洲與歐洲所幹的第十六件案子，共計殺了四十四人。

「他說他們完全聽命於蘇俄各地的大使館，或是領事館指揮，經濟與情報的來源也悉由各使館供給。他說從事是類謀殺工作的人員，爲數約有兩百人至三百人，活動於各礦場附近，或是各市場中，方法不一，有時爲誘騙，有時爲搶掠，但最終目的，是獲得對方的鑽石，然後把他無聲無息的幹掉。

「他說他眞正的名字叫葛拉富·喬凡尼，三十四歲，在莫斯科受過專門殺人訓練。他說那件案子是他們三個人辦的，其他二人眞實的名字他不知道，只曉得一個爲倫谷脫，一個叫塞亞。案發之後，他們一起躲到奧萊的蘇俄領事館去了。他說他由於太過大意，認爲沒有關係。他承認他運氣不佳。

「葛拉富·喬凡尼最後被判了吊刑，行刑前，他表示後悔，他痛哭着說他應該老早就棄暗投

明的。可是，儘管他的懺悔是誠心的，但法律却鐵面無私，不能同情他。

「行刑那天，參觀的人很多，大家圍觀着這個共產黨的殺人犯。喬凡尼一直低垂着頭，流着痛悔的淚：當一條繩子高高的垂下來套在他的頸子上時，使大家產生了一個不約而同的感想—這就是殺人者的下場，不法者的結局！」

附記

次日早上，我特地趕到機場去給布萊茲先生送行。天氣有點陰沉沉的，時兒落着細雨，機場上的工作人員，包括警察們在內，看上去，都是懶洋洋的，沒有一點活力。

布萊茲先生的目的地是，首先飛往法國東南海岸的尼市，然後再轉赴摩納哥的首都蒙特卡羅。在該處渡一段假期之後，再飛往倫敦，盡情的玩上一個月的高爾夫球，然後再決定下一步計劃。

在爲他送行時，我心理有一種說不出的悵然。這種心理的產生，一爲首次見面時，他就給了我一個美麗的印象，再者是，於一週的相處中，使我在故事之外，又認識了他確是一位值得留戀的人，無論在品格，修養，學識，見聞等各方面，均非一般人所能及。至於其機智，膽量，責任感，榮譽心等方面，更是超過常人。

相處一週，在他的言談與舉動之中，我簡直就沒有找到他的一點兒缺點，說出來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情。

我們依依不捨的握着手，並安排着再會的時間與地點。那天布萊茲外面穿着一件英國製的橡皮布大衣，沒載帽子，應接不暇的週旋於一群送行者之間。

他特別喚了一聲我的名字，在我們的目光接觸時，他給了我一個「再會」的微笑，然後大步

走出候機室，走入毛毛的細雨中。

我走至敞開着的候機室門口，眼望着那架銀白色的四引擎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四隻引擎上的螺旋槳，相繼的開始轉動。

當那架飛機緩緩的滑入跑道，漸漸的離去時，於一陣轟轟聲中，我的視線模糊了，在模糊中，我看到了那架載着布萊茲的飛機，翹着頭，脫離地面，升入天空。

也不曉得過了多久，我才發現與我同時送行的人，均已離去。更不曉得，什麼時候我已不自覺的掏出了手帕，在輕拭着我那疲憊了的双眼。

當我離開機場，走向我的出租汽車時，我禁不住對自己又微笑了起來。「人生」二字的奧妙，使我又增添了一層體驗與認識。

六月末，我收到了布萊茲的一封信，信中除了一塊六月十九日的剪報外，別的什麼也沒有。該剪報上之標題為：

名偵探作家易安·富萊明非洲之行收穫豐碩。千里跋涉，萬種熱情，十分成功；七日聽講，八本筆記，一部著作。

下面是新聞內容，一段小字，報導我在非洲與布萊茲先生「述」與「記」的工作進行大概情形。

在收到這封信時，我正在忙着整理本書的章節工作，我曉得布萊茲先生此舉的用意是在為我

打氣，於是我當即回了他一封電報，電文為：

布萊茲先生：因為我正全神貫注在你的故事中，所以無暇回覆你一封長信。在最短期間，你將是這部書的第一位讀者。謝謝您。

（全書完）